



READERS

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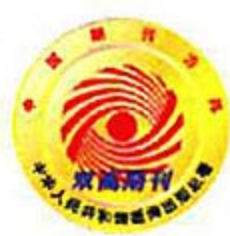
■ 旅途上 ■ 扬州之思 ■ 信用在中国为什么不值钱 ■ 人民生活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读者》

2016·1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22期 九月上



甘肃银行
BANK OF GANSU

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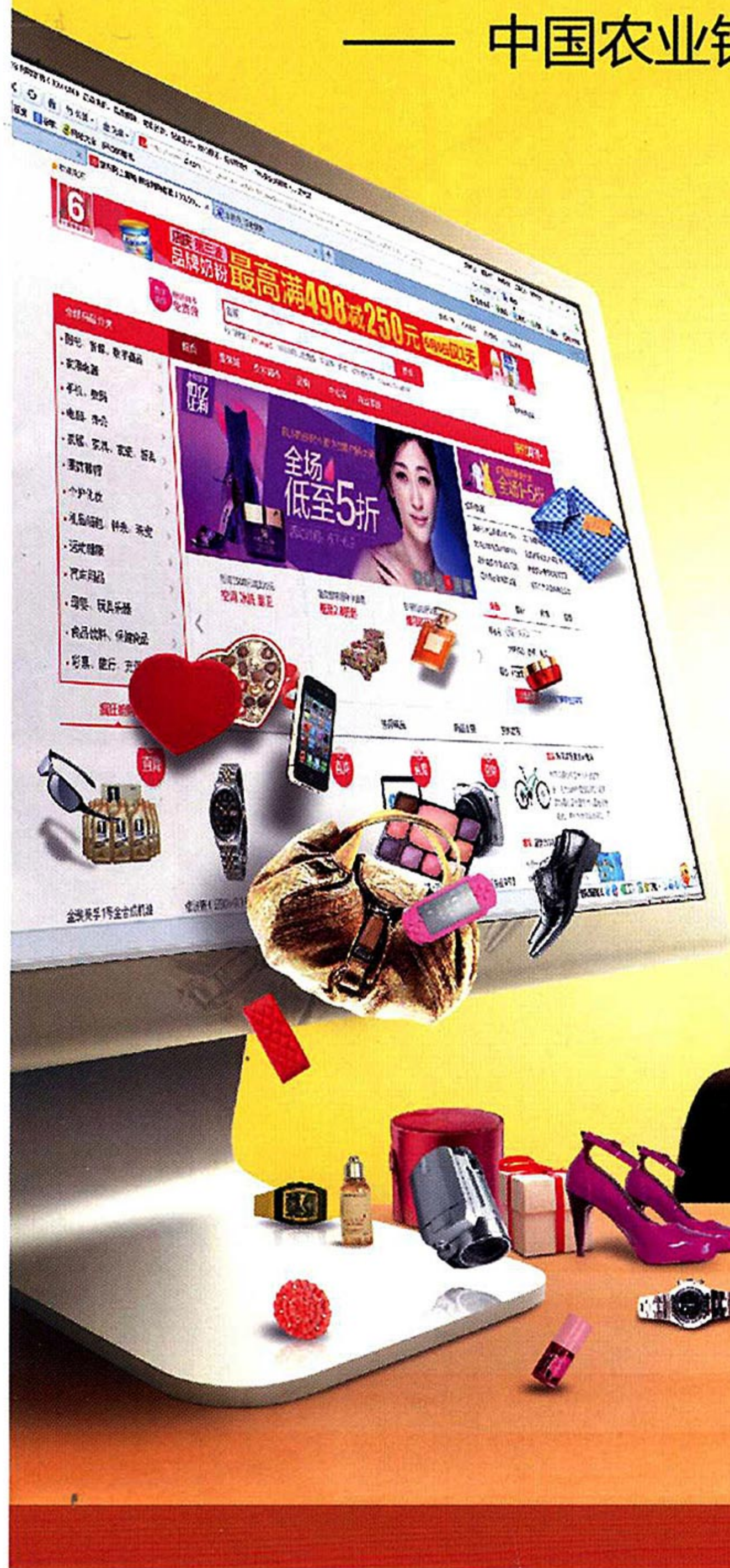
全球银联ATM取款免费

0 用卡费用

- 卡年费免费
- 短信通知免费
- 卡片工本费免费
- 账户管理费免费
- 换卡工本费免费
- 本行同城、异地存取款免费
- 本行同城、异地转账免费
- 网银Ukey工本费免费
- 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免费
- ATM转账手续费免费

金穗网购卡 把商场搬回家

——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网购卡



金穗网购卡持卡人享受中国农业银行基本金融功能服务，通过银联还可以享受特惠商户、特色积分等专属权益，玩转购物，轻松抢鲜，网购卡帮您轻松实现。



农行【金穗网购卡】

www.abchina.com 客户服务热线 95599



中国农业银行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Catherine Nelson的奇幻世界



来自澳大利亚的Catherine Nelson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师，她的作品是用数百张在世界各地拍摄的照片拼接而成。她将绘画与摄影结合于作品中，构成了植物、动物、水和野生动物共处的场景，形成了一个个虚幻的世界。

(封面图由视觉中国提供)

过客

◎辉姑娘

认识一位老牌男演员，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渐渐对他产生了欣赏之意。他为人亲切、坦然，见了谁都和和气气地打声招呼，从不对工作人员大声说话，助理给他倒杯水他不忘道声谢谢，在剧组搬箱子的几个工头晚上可以到他的房间喝酒、侃大山，他绝不会不耐烦。

我与他聊天，问他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本以为他会说演技或奖项，谁知他答了一个字：“人。”

他说：“我观察过的人都很有意思：新入行的演员刚入戏时一遍遍NG，跑龙套的演员没拿到红包就拼命眨眼睛，服装串戏了会被导演骂，化妆不到位也会被导演骂，导演回头又会被制片人教训，编剧坐在小板凳上现场改台词，改得揪头发，送盒饭的人因为饭少了两盒而急得焦头烂额……因为有了他们，每回拍戏都像是重新活了一次，非常精彩，所以我才这么尊重每一个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余娟摘自《爱你·健康读本》
2016年第6期）



一九八四年
岁首印度献花舞
叶浅予画于甘雨新居

印度献花舞 叶浅予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高翔飞

孙烈举 蔡喆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17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过客 辉姑娘
- 【文苑】 4 / 旅途上 莫泊桑
16 / 扬州之思 于 坚
18 / 江南小城 李少君
28 / 茶和交友 林语堂
29 / 暗途 许地山
42 / 星星 臧克家
65 / 每一个你都如此斑斓 安德拉德
68 / 人民生活 野 夫

人物

- 【人 物】 32 / 任继愈先生点滴 张国风
62 / 我的好友老狼 高晓松

- 【名人轶事】 34 / 我是最棒的 穆罕默德·阿里
35 / 民国吃家 二 毛
41 / 父亲“偷听” 丰宛音

- 【回 忆】 8 / 初中毕业后 贾平凹

社会

- 【杂谈随感】 7 / 人生与经典 刘再复
25 / 我试了试20多年前的圆珠笔 应 琛
42 / 故乡 蒋方舟
43 / 切换角度看富人 罗振宇
48 / 限量版人生 黄竞天
58 / 两个很能赚钱的民族之命运 郑蜀炎

- 【话 题】 44 / 信用在中国为什么不值钱 吴晓波

- 【社会之窗】 46 / 尊重每一个生命 爱玛胡

人生

- 【人世间】 22 / 跨越时空的信 傅 真
- 【人生之旅】 12 / 美好岁月 柴 静
21 / 孤独的法语 莫小米
40 / 耶路撒冷 碎 碎
47 / 五十二赫兹 郁喆隽

- 【两代之间】 11 / 儿女 丰子恺
56 / 你可能正在遗弃孩子 连 岳
60 / 落在父亲生命中的雪 熊蓉蓉

生活

- 【生活之友】 57 / 喝点什么 云无心
- 【经营之道】 24 / 匠人真正的秘密 木 多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5978906,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总第622期) 九月 (上)

生活

【心理人生】 36 / 你所怜悯的人 顾 怡
 59 / 红灯笼 钟伟民

文明

【人与自然】 10 / 美丽的兽性 刘世芬
 【在海外】 64 / 爱情博物馆 罗 强
 【科海览胜】 54 / VR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夏 斌
 【文化茶座】 14 / “绝境长城”背后的冷知识 岑 嵘
 15 / 此时无墙胜有墙 易中天
 37 / 情人节与巧克力 于晓丹
 【历史一页】 52 / 妈妈, 我还是想你 章铎文
 【史海拾贝】 20 / 光绪皇帝学英语 洪振快
 26 / 免死金牌与尚方宝剑 赵老实
 66 / 总是爱酣睡 雪 珥

悦读

【幽默小品】 13 / 在竞选的日子里 张 维
 【言 论】 19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 像】 30 / 最受欢迎的雕像
 50 / 温暖的瞬间

点滴

【意 林】 67 / 谁都会挑毛病 赵长春
 67 / 无题 陈先达
 67 / 母亲最尊贵 席慕蓉
 67 / 字纸篓 戴逸如
 【点 滴】 9 / 逃避生活 吴 玫
 45 / 草婴的“翻译六步法” 秦 湖
 49 / 切记人生苦短 赫尔曼·黑塞
 61 / 笨人 亦 舒
 63 / 久居中国 孟莎美

互动

【互 动】 72 / 互动

艺术

【封 面】 马语者(摄影作品) [西班牙]Fernando Cortes



旅途上

◎〔法〕莫泊桑



火车过了戛纳以后，车厢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彼此认识，一路尽在闲谈。经过塔拉斯孔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杀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于是大家就谈起那个神秘的、总是逮不着的凶手，两年来他已经数次夺走旅客的生命。人人都讲了一番自己的推测和见解，女人们则一个个战战兢兢，两眼望着车窗外黑黢黢的夜色，唯恐从车窗上突然冒出什么人的脑袋来。接着大家又讲起种种可怕的故事，例如半路遇见坏人，在快车上同疯子单独相处，跟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周旋好几个钟头，等等。

每一个男人都会说出一段让自己体面而光彩的故事，而且谁都是在想象不到的情况下，凭着令人敬佩的机智和勇敢，把坏人震慑住或打倒在地，最后把他捆绑起来。

有一位医生每年冬天都去南方，为了助兴，他也讲了自己的一段奇遇——

我嘛，从不曾有幸遇到像各位这种惊心动魄的事情来考验我的勇气。不过，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我一个病人，今天已经不在人世，她生前碰上了世上最离奇、最神秘，也是最动人的事情。

她叫玛丽·巴拉诺娃，是一位俄国伯爵的夫人，高贵典雅，风致韵绝。诸位都知道，俄国女人大都长得非常美，鼻子纤小细巧，嘴唇幽微动人，两眼稍稍靠在一起，是令人难以形容的灰蓝色，神情又是那样优雅冷艳，甚至有点儿冷峻。她们的神态中有某种既邪恶又诱人，既傲慢又亲切，既温柔又严厉的东西，对法国男人来说，实在是太迷人了。

她原先的那位医生在数年前就看出她患上了肺疾，总是劝她到法国南方来疗养，可她刻板固执，不肯离开圣彼得堡。最后拖到去年秋天，那位大夫觉得她已病得无药可救，于是把实情告诉了她丈夫。她丈夫当下安排她来芒通（法国东南部的海滨城市，疗养胜地——编者注）。

她上了火车，独自坐一个车厢的隔间，随行的仆人坐在另一个隔间。她靠在车窗上，怀着几分伤感，望着一片片田野和一座座村庄从



眼前掠过，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在这人世上举目无亲。虽然有丈夫，但他的爱已经泯灭，现在把她一人扔到天涯海角，都不想陪她一起来，简直就像把患病的仆人打发到医院去一样。

每到一站，伊凡就过来看看女主人缺不缺东西。这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仆人，忠诚笃实，对女主人忠心耿耿。

夜幕降临，列车全速疾驶。她心情过于紧张，久久不能入眠，忽然间想起丈夫在她动身前最后一分钟交给她的那些法国金币，她不禁想拿出来数数。于是她打开小包，把亮锃锃的金币全都倒在自己的双膝上。

突然一股冷风朝她扑面吹过来，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原来车门被打开了。她手忙脚乱，赶紧用一条披肩把摊在连衣裙上的金币遮起来，然后静静等着。过了几秒钟，门口出现一名男子，身上穿着晚礼服，没有戴帽子，手受了伤，呼哧呼哧地直喘气。他把门关上，然后坐下，目光灼灼地看了看伯爵夫人，然后掏出手帕，把还在流血的手腕包起来。

伯爵夫人吓得快要晕厥过去，这男子肯定看见她在数金币，他进来的目的当然是要抢她的钱，再杀她灭口。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嘴里还在喘气，面部抽搐着，无疑就要向她扑过来。

他突然开口道：“夫人，请不要害怕！”

她一声未答，这时她连嘴都张不开了，只听得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耳朵嗡嗡作响。

他接着说道：“我不是坏人，夫人。”

她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慌乱之下，她的双膝抖动着并在了一起，于是，金币就像雨水顺着檐槽往下淌一样，掉在地毯上。

那人惊诧地望着哗哗滑落下来的金币，突然俯下身去捡。

她惊慌失措地站起来，所有的金币都撒在了地上。她冲向车门，想往下跳。然而那人看出她想干什么，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她抱住，强迫她坐下来，然后捏住她的两只手腕说：“请听我说夫人，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把钱捡起来还给您。不过，我需要您帮我越过国境，否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我不便对您细说，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要抵达俄国境内的最后

一个车站，一小时二十分钟后，我们就能越过国境了。如果您不肯救我，我就完了。夫人，我一没有杀人，二没有偷盗，也没有做过任何败坏名誉的事情。对此，我可以向您发誓。其他的我实在不便多说。”

他跪到地上去捡金币，连滚到座椅下的都捡起来，滚到远处的几枚，也都一一找了回来。等那小小的皮包重新被装满后，他便一言不发地把它递给伯爵夫人，然后转身坐在了另外一个角落。

他们两人谁也不动。她默不作声，因为刚才的惊吓，这时她还觉得浑身发软，不过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至于他，绷着脸，板着身子，直直地坐在那儿，两眼直盯前方，脸色煞白，简直就像个死人。她时不时地迅速朝他瞟一眼，又连忙将目光移开。这个男人三十岁左右，相貌英俊，看模样完全是位绅士。

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疾驶，偶尔放慢速度，然后又全速飞驰，凄厉的汽笛声直刺夜空。突然，火车蓦地慢了下来，鸣了几声汽笛，最后完全停了下来。

伊凡来到车厢门口听候吩咐。

伯爵夫人打量了一番那位奇怪的旅伴，然后用颤抖的声音生硬地对老仆人说：“伊凡，你回伯爵那儿去，我这儿用不着你了。”

仆人十分惊讶，瞪大了眼睛喃喃地说：“可是……夫人……”

她接着说：“不，你不用来了，我已经改了主意。我想你还是留在国内吧，这钱是给你回去的路上用的，把你的帽子和大衣给我。”

老仆人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脱下帽子，又把大衣递了过去。主人的想法说变就变，这样的事他早已习以为常。他噙着眼泪走开了。

火车又开动了，朝着国境线驶去。

这时，伯爵夫人对旁边的那个人说：“这些东西给您，先生，您现在叫伊凡，是我的仆人。我会帮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您永远不要对我说话，不管是感谢我，还是别的什么，一个字都不要说。”

陌生人欠身鞠了一躬，一言未发。

不久，火车又停了下来，几位身穿制服的官员上车检查。伯爵夫人把证件递给他们，指



着在车厢后面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人说：“他是我的仆人伊凡，这是他的护照。”

火车又开动了。

整整一夜，他们两个人待在一个车厢里，谁也没有开口。

第二天早上，火车停靠在德国的一个车站。陌生人下了车，他站在车门口说：“请原谅，夫人，允许我违背一次诺言，因为我，您没有了仆人，理应由我替代他。您有什么吩咐吗？”

她淡淡地回答：“去给我找个随身的女佣人来吧。”

他离开了。接着就不见了踪影。

她下了车，在去餐室的路上，却发现那人正在远处望着她。

他们都来到了芒通。

二

说到这里，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讲下去——

一天，我正在诊所看病，进来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对我说道：“医生，我来向您打听玛丽·巴拉诺娃伯爵夫人的情况，我是她丈夫的朋友，不过她不认识我。”

我回答说：“她的病已经治不好了，她不可能再回俄国。”

这年轻人突然失声哭了起来，随后站起身，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当天晚上我就告诉伯爵夫人，说有一个外国人过来向我打听她的健康状况。她显得很激动，一五一十对我讲了刚才我说给各位听的这段故事。最后她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现在他却像我的影子似的跟着我。我每次出去总会碰见他，他用古怪的目光看着我，但从来不同我说一句话。”

她思索了一下，接着又说：“我敢打赌，现在他就在我的窗户底下。”

她从躺椅上站了起来，过去拉开窗帘并指给我看。果然是来找过我的那个年轻人，他正坐在便道的长椅上，抬头望着这里。他看见我们，便站起来离开了，头也不回。

就这样，我目睹了一件令人惊讶而又悲怆凄恻的事，那种属于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的无言

的爱情。

他爱她，真诚恳挚，仿佛得救后的野兽感恩图报，至死忠贞不贰。他知道我已经猜出了他的心思，于是每天都来问我：“她好吗？”有时他远远地看她走过，见她日渐虚弱苍白，每次他都会极其伤心地哭起来。

她对我说：“这人很特别，我只同他说过一次话，可我觉得认识他仿佛已经有二十年了。”

后来，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她向他打招呼，脸上挂着微笑，既庄重又迷人。我觉察出她虽然已是无依无靠，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望，但她感受到了幸福。她感到幸福是因为她得到了这样一份爱，充满了敬重，诗一般的热情洋溢，始终不渝。可是，她始终固执，说什么也不答应见他一面，也决不想知道他的名字，不会同他说话。她只是说：“不，不，这样反而有损我们这种罕见的友情，我们还是彼此做一个陌生人为好。”

至于他，他无疑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因为他从来没有试图接近她。他信守自己在火车上作出的承诺，永远不再同她说一句话。

在漫长的病榻时光中，她常常从躺椅上起身，轻轻揭开窗帘，看他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还在她的窗下。一看见他在那儿，在那张长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就嘴角带着微笑，再回到躺椅上。

一天早上，临近十点钟的时候，她去世了。我从伯爵夫人的旅馆走出来，他满脸悲哀地走到我面前。他已经知道噩耗了。

“我想当着您的面看她一眼。”他说道。

他走到死者的床前，抓住她的手，久久地吻着。然后他像个傻子一样匆匆地走了。

医生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毫无疑问，这是我所知道的铁路故事中最离奇的一个了。应该说，这两个人都是痴心的疯子。”

听故事的一个女乘客嗫嚅道：“他们两个并不像您想的那样痴傻……他们是……他们是……”

她已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为了让她平静下来，大家立即改变话题，所以，她究竟想说什么，也就不得而知了。

（张秋伟摘自《羊脂球》一书，李晨图）



人生与经典

◎刘再复

我在童年时代就听堂哥讲三国故事，后来一直崇拜诸葛亮。读初中时，有一位很亲近的比我年长两三岁的同学，他也是诸葛亮的崇拜者。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买了一本书名就叫《诸葛亮》的小书，大约十万字。他看得如痴如醉，也借给我看了好几天，看后我们就讨论。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思想能力分辨计谋、机谋、心机、心术这套东西的好坏优劣，也跟着崇拜诸葛亮。到了国光中学（高中）之后，我才第一次阅读《三国演义》的全文本，奇怪，读后并不那么喜欢，虽然非常钦慕诸葛亮，但总觉得味道不太对。不过，也没有深想下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开始怀疑《水浒传》（从心灵角度），也怀疑《三国演义》，觉得“三国”中的英雄都戴假面具，很像在“文革”中读到的小说和戏剧，那些所谓“高大全”的人物，个个都戴假面具。不过，因为诸葛亮的光辉仍然覆盖着自己的内心，所以也不敢多想。出国之后，我的心灵更开放，对以往的人生（包括阅读）进行反省，才真正有所觉悟，最后终于产生一种对《三国演义》的厌恶感。厌恶感从心理转为生理。人们一提起刘备、曹操（《三国演义》中被歪曲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我就恶心。觉得这一伪（虚伪）一黑（黑心），正是人性恶的极致，中国式病态灵魂

的“典型”，非常丑陋，非常恶心，实在受不了。对于诸葛亮，我也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盲目崇拜，虽不否认他的智慧，但知道他的智慧乃是破坏性的智慧。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诸葛亮也常常戴假面具。他知道周瑜死了，高兴得不得了，但去悼念时却装得格外伤痛，哭得死去活来，连鲁肃都深受感动。出国之后，我的心灵经受了沧桑、苦难、环境大变动的洗礼，真的有所觉悟。到了新旧世纪之交，我已完全不能忍受一切戴假面具的假人假行了。我开始觉悟到，人生，唯有真，唯有诚，才有价值。对于人性，最强最烈的腐蚀剂，乃是虚伪。我姓刘，但要自觉地拒绝刘备那一套假言假行，那一套瞒和骗。也要拒绝小说中的曹操，拒绝他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的自私哲学。正因为有曹操这个参照系，我才更爱贾宝玉身上的佛性。他与曹操正好相反，他做人不在乎别人对自己如何，只在乎自己要如何善待他人。父亲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没有半句怨言；赵姨娘老是加害他，他却从不说姨娘一句坏话。因为父亲和姨娘打击他，这是父亲、姨娘的事，而如何对待父亲、姨娘，则是自己的品格。我从内心深处明白了怎么做人，明白了应有怎样的良心接受与良心拒绝。

（文子摘自《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刘程民图）





初中毕业后

◎贾平凹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着：贾平娃，男，14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1967年8月。

眼下是1968年，领的却是1967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

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4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40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他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

问起作文，我嗫嗫讷讷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夸了句：“好小子！”当我的成绩以第三名出现在分数榜上时，一家人欢喜得放了鞭炮，我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特地为我买的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米面，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在那条沙石公路上，罐子被打碎过6次。我保留着6条罐子系带，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校的时候，规定每周做一次作文，而我总是做两次让他批改。他抚摸着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

本，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走掉了，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

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再用不着梳理，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里，就往大场上跑——队长在那里分配活儿，或者是套牛，或者去割草。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工分栏里满写着“3分”。那时候，队里穷极了，一个工分工钱是2分5厘，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报酬是7分5厘钱。

父亲夜里从学习班回来睡觉。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带着黑帮字样的白袖标。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他教了一辈子书，未经过什么大事，又怕又气，人瘦得失了形。每次出门，他都要亲亲我们，对娘说：“要真的不能回来，你不要领平儿他们来，让人捎一床被子就是了。”

说罢，一家人都哭了。娘总要给他换上新洗的衣服；父



纽约有一名叫威廉·西米洛的公共汽车司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看着同样的人上上下下，看着他们往钱箱里扔5分硬币、1角硬币。1947年，已经这么平淡无奇地过了20年的威廉·西米洛终于在某一天早上爆发，本应该右转去站台接客人的车左转开上了华盛顿大桥，开始了一次想走就走的旅行。3天里，西米洛去了不少地方，包括白宫，最后在距离纽约、距离烦恼的生活1300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抓回。回到纽约，出人意料地，威廉·西米洛受到了纽约人民的夹道欢迎。



威廉·西米洛

逃避生活

◎吴 玫

一个偷偷将公共汽车开出自己应该行驶的线路、开到了1300英里以外的佛罗里达的人，干的显然是违法乱纪的事，为什么会得到纽约人民的礼遇？“今天，全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劳动者在继续他们单调乏味的工作时，心里稍稍多了一点轻松的感觉，因为威廉·西米洛成功逃脱了他单调乏味的生活”，这是事后纽约一张报纸所发的报道。可见，逃避生活，是普天之下所有被单调生活笼罩的人的必然想法。

（普 宁摘自《广州文艺》2016年第6期）

亲剪下领口的扣子，防止被绳索捆绑时，那扣子会勒住脖子。父亲一走，娘就抱着我们哭。但去上工的时候，娘一定要我们在盆子里洗脸，不许一个人红肿着眼睛出去。

秋天，被开除公职的父亲回来了。他到家的那天，我正在山坡红薯地里拔草，闻讯赶回来，院子里站满了人，一片哭声。我们槛跨不过去，浑身就软得倒在地上。娘拉我到了小房里，父亲睡在炕上，一见我就死死抱住，放声大哭：“儿呀，我害了你啊！我害了我娃啊！”

我从未见父亲这么哭过，害怕极了，想给他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只是让父亲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

家里家外一切重担全都落在了娘的身上。多年的饥寒交迫、担惊受怕，使她的身子到了极端虚弱的地步，没过多

久，胃病就发作了。每次犯病，娘就疼得在炕上翻来覆去。我和弟弟祈求过神明，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那支上中学时买的钢笔，却依然插在我的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每天夜里，我和父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他说，我记，我们写着一份一份“翻案”状子。娘看着我，说：“平儿的书没白念呢！”

父亲就对我说：“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抽空读读书，不管日月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开始读起我过去学过的课本，读起父亲放在楼上的几大堆书来。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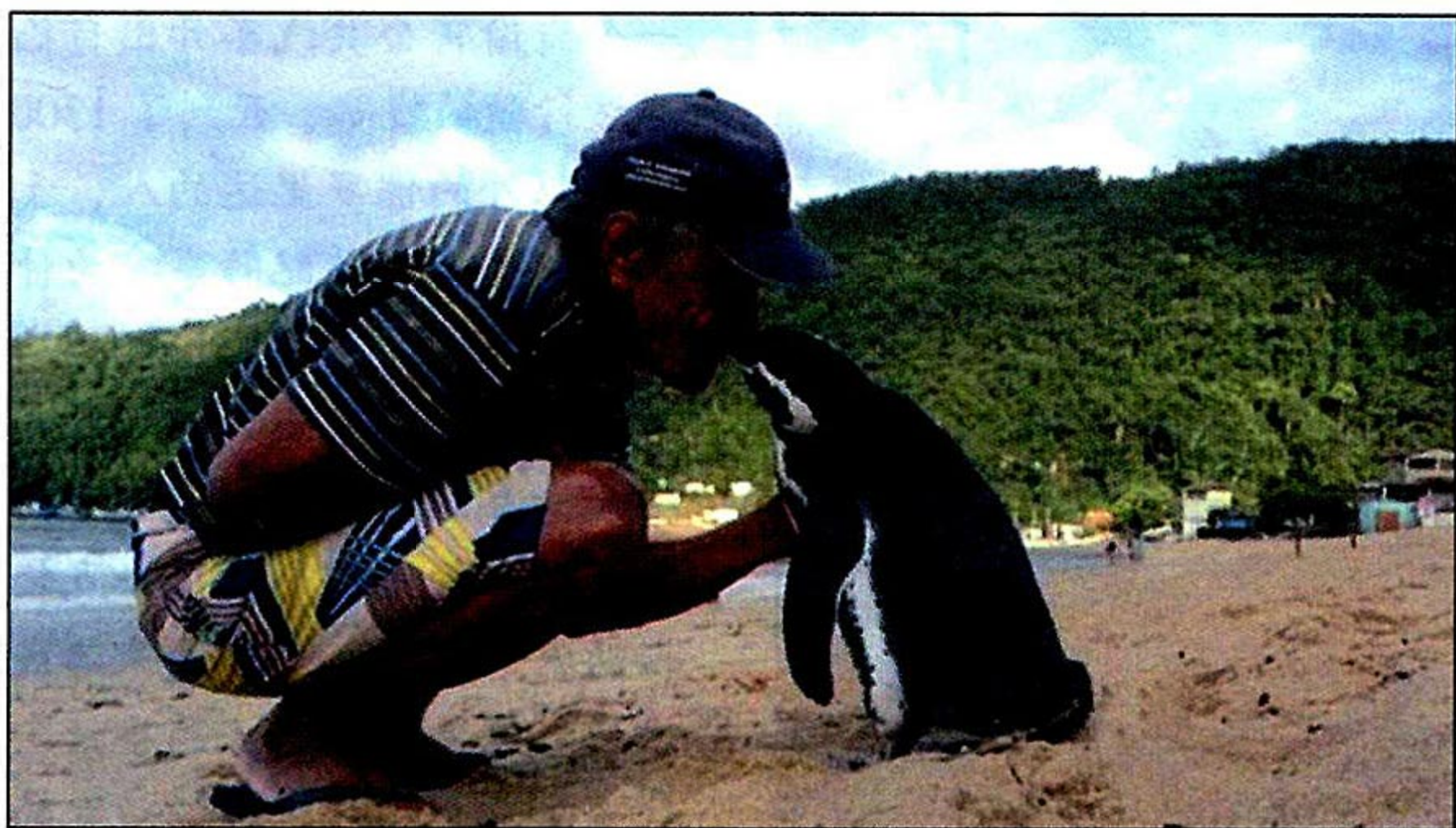
天中午收工回来，娘还未将饭做熟，我就钻到楼上，在那里铺一张席，躺着来看书。楼上很热，我脱得赤条条的，开工铃响了，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道湿湿的人字形的汗痕。

受饥荒的时期，我们开始分散人口：娘带着小妹到姨家去，弟弟到舅家去，我和父亲守在家里看门。

夜里不吃晚饭，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饿了。”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反倒更加懂事，过早地成熟了。如今还能搞点文学，我真还感激那些岁月的磨炼。有人讲作家的“早年准备”和“先决条件”，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受人白眼所赐予的天赋吧。

（娟 秀摘自《文摘报》2016年6月18日，李小光图）



Joao 和 Dindim

美丽的兽性

◎刘世芬

2011年，一只被海上泄漏的石油呛得奄奄一息的小企鹅，漂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一处海岛渔村，被71岁的老渔民Joao花了一周时间清洗，活了下来。Joao明白企鹅是离不开水的，在喂养数月并确定企鹅完全康复后，他拿出几条鱼喂饱了它，并将它放归大海。

然而，老人把企鹅放到海里，它却跟着老人又回到岸上。反复几次之后，老人认为是水浅载不起企鹅，便借了一条船，划到深海区，将企鹅抱下船放到了海里。

“再见了，小企鹅……”回岸的路上，Joao心里很是不舍。然而，这只企鹅早就先于老人游回了岸上，正因为找不到老人急得团团转。看到老人回来，它摇摆着尾巴尖叫着迎了上去。Joao没再狠心赶它走，而企鹅也跟老人越来越亲密。

老人没有亲属子女，自从有了企鹅，企鹅就成为家庭一员，老人为它取了名字Dindim，Dindim也像对待老朋友那样跟Joao热络着。于是小小的渔村里出现了奇特的场景：别人遛狗，Joao走在路上时，身后却跟着一只大摇大摆的企鹅……

当大西洋的季风吹来的时候，这两个老伙计已经共处了11个月之久。这期间，企鹅褪了毛，在长出新的羽毛后，

突然不见了。

Joao以为这只可爱的企鹅永远离开了。第二年6月，它却回来了。根据企鹅世界的生存定律，企鹅们本该聚在一起，前往共同的目的地繁衍后代，但Dindim却选择放弃同伴，万里迢迢赶回来陪伴这位古稀老人。它准确无误地找到了Joao的住所，用带着海腥味的嘴亲吻老人，黏着老人，蹭鱼吃。

此后5年，企鹅每年6月来，次年2月离开，到阿根廷、智利附近海域繁殖，周而复始。生物学家做过精确计算：麦哲伦企鹅的聚居地位于南美洲南端，从距离上估算，它每次为了见到Joao，要游至少5000英里（约8000千米）。一路上，它要克服疲惫和疾病，躲过海豹、鲸鱼等天敌。它就这样远涉重洋，年复一年，只为与它生命中的恩人相聚。在小企鹅的世界观里，Joao值得它跋山涉水去致谢。

老人的双手布满大片的白癜风，青筋鼓胀，企鹅那黑白相间的小身体娇柔地依偎在老人胸前，安详，平静。他们的身后是一间破旧的屋子，没有院子，屋前的地面泥泞不堪，挂满渔网，但我相信，这里是企鹅最温馨的伊甸园。在一张老人与企鹅亲吻的照片上，老人穿着脏旧的条格衣衫，头发花白，赤脚，阳光把他晒得黝黑，他已经微微驼背了……可是怎能否认他在企鹅眼里是健美无比的呢！这是一



《法兰西西部报》的新闻配图

儿 女 ● 丰子恺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布置着稿纸、信篋、笔砚、墨水瓶、浆糊瓶、钟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庄，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被破坏或扰乱。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拨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下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挚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般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物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害这天赋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与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凉意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丰子恺散文精选》一书，丰子恺图）

种比亲情还美的情感。

生命如此短暂。人类只顾伤心、争吵，斤斤计较，而老人与企鹅，他们比谁都明白要抓紧时间去爱。这只憨笨的小兽，给人类上了怎样的一课？

时光荏苒，人们担心着两件事：老人等啊等，企鹅却再也没出现；企鹅来到老人所在的渔村，找啊找，却再也找不到老人……我再难抑久蓄的泪水。

但我又相信，一个人如果真心在等着什么，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不会随便从这个世界消失的。

（听风赏雨摘自《燕赵都市报》2016年4月9日）



美好岁月

●柴 静

刚做“时空连线”时，制片人陈虹天天骂我，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陈虹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期待答案吗？你要不期待，就别问了。”

我不做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是情绪影响了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如此。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边深呼吸，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

味道，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

很多年后，我看到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4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口音，偶尔说粗话，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74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烂的死尸，对认为她只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那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每天给各个部门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板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时他负责拍摄，冲我默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在演播室录制，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的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摄像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虹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虹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到华盛顿特区动物园，他看到一个调皮的小女孩翻过铁栏杆，站在离狮笼很近的地方观察狮子。忽然，笼子里的狮子一下子立起来，从笼子里猛地伸出爪子抓住了小女孩的夹克领子，死死不松爪。小女孩尖叫起来，拼命挣扎着。小女孩的父母也被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除了大喊大叫不知道怎样做才好。骑摩托车的男子赶紧跳下车来，翻过栏杆，跑到狮笼跟前，挥拳狠狠地击打着狮子的鼻子。

狮子疼得嗷嗷直叫，赶紧放开小女孩，退到笼子的角落。这位勇士把小女孩带到了她的父母面前，如梦方醒的父母一个劲地道谢，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一位记者目睹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他赶紧采访这位摩托车骑手：“先生，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你刚才的行为也是我见到的最英勇的举动。”



在竞选的日子里

◎张维编译

摩托车骑手回答：“哎呀，其实也没什么，狮子毕竟关在笼子里，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记者为这名男子拍了特写照片，接着对他说：“我敢肯定，你的壮举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是一名记者，请你

相信，你的照片会刊登在明天我们报纸的头版上，到时整个华盛顿地区的人们都会知道你的英勇事迹……请问，你从事什么职业？还有，在这场竞选中，你的政治倾向如何？”

骑手回答：“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现在正在休假，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

采访完毕，这名记者随即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摩托车骑手买了一份记者说的那份报纸，想看看自己的事迹是否真的像记者说的那样上了报纸。他打开报纸，果然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登在头版，可是文章的标题让他大惊失色：“一名支持共和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华盛顿特区动物园里攻击非洲移民，并且抢走了他的午餐。”

这是一份民主党办的报纸。

（赵红星摘自《喜剧世界》2016年第6期）

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袋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

停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已经受伤的

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西瓜与糖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





绝境长城是美剧《冰与火之歌》中的著名防御工事。它坐落于七大王国极北地带，长300英里、高700英尺，由冰雪筑成。经过几个世纪的修筑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凭借着它，七大王国数百年来抵御了绝境长城之外的野人和异鬼。

绝境长城并非完全虚构，据《冰与火之歌》的原作者乔治·马丁说，它的灵感来自哈德良长城。

公元43年，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后，难以向北推进，而北方的苏格兰人屡次进犯。哈德良皇帝下令修建长城，以保卫罗马帝国的占领地。3个罗马军团历时约6年筑成了哈德良长城（约130万立方米的砖石），对于当时的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来说，这也是一项规模惊人的庞大工程。

那么消耗巨资修建长城是否合算？这要看征服敌人的成本有多大。无论是七大王国征服野人和异鬼，还是罗马帝国征服苏格兰人，都需要惊人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帝国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公元前200年的秦始皇，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由大将蒙恬率领的秦军把匈奴人打得远遁大漠。这时的秦国面临两个选择：继续乘胜追击，或者修建巨大的工事转入防御。

那么追击的成本是多少呢？单就军队补给而言，《史记》有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到达北方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然达到192石。战争要花的银子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在这样的权衡

下，秦始皇做出的决策是修建长城。虽然长城也耗资巨大，但相对来说，还可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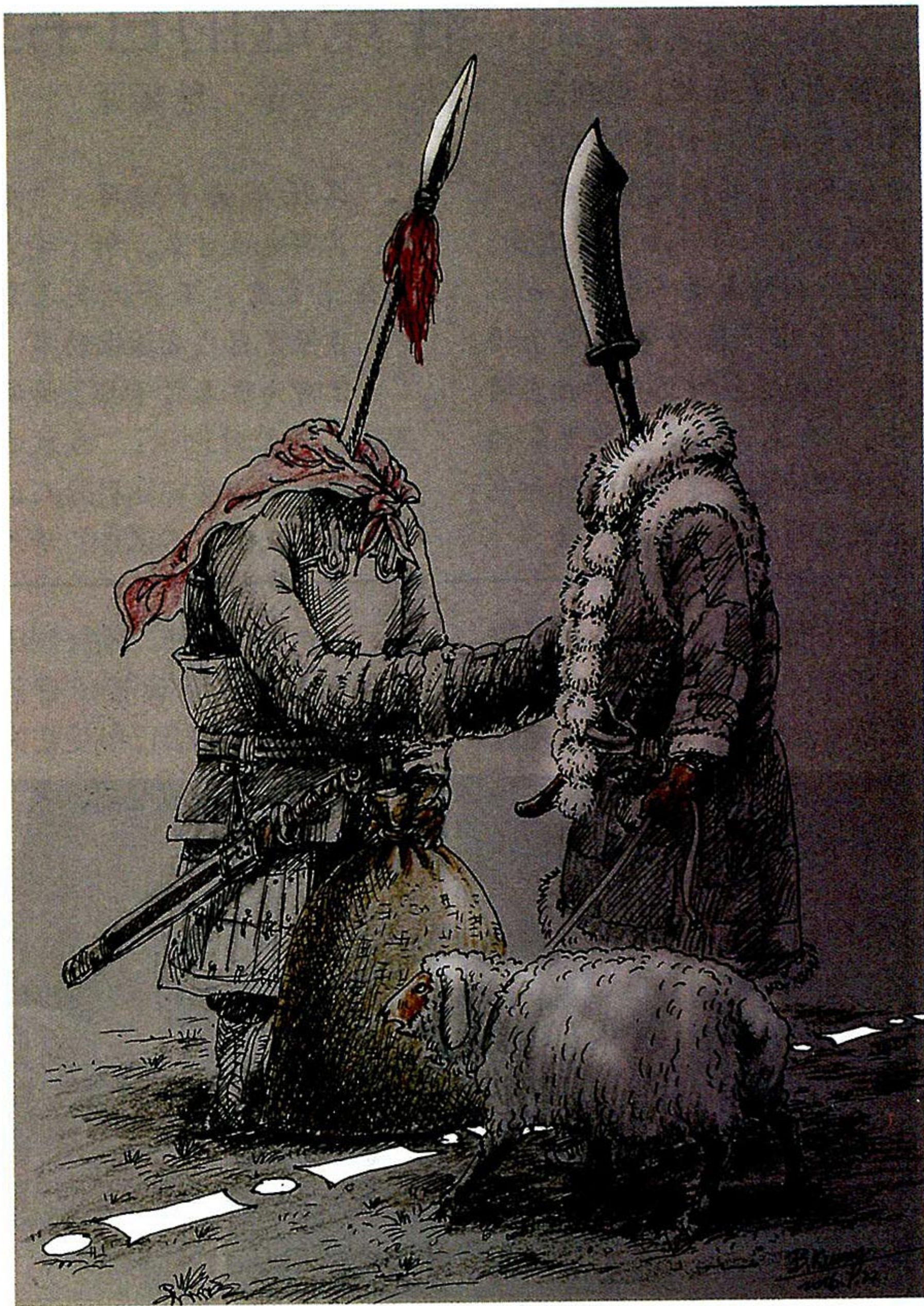
《冰与火之歌》中，各个王国钩心斗角，守夜人军团规模小得可怜，七大王国根本无暇也无能力打败野人或异鬼，因此修建和加固长城是理性选择。

那么修绝境长城是最好的选择吗？其实对手也是理性人（虽然被长城内的人看作野蛮人），他们也会计算成本收益。他们之所以攻打长城，也是为了利益，同时他们对自己的损失也很在意。

蒙古的俺答汗就曾向明朝表示，蒙古南下抢劫，不过就

“绝境长城” 背后的冷知识

●岑 嵘





此时无墙 胜有墙

◎易中天

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赵世英摘自《北京晚报》，荆崇强图）

上海原本也有城墙。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

是为了点草原上没有的丝绸、茶叶啥的，可是每次也抢不了多少，自己的损失却不小。

什么是比修长城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合作。俺答汗明确表示，希望明朝的皇帝和自己开展边境贸易。

那么野人会同意和各王国贸易吗？数百年来野人们通过战争也没占到啥便宜，抢劫这件事其实成本也很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比较优势，野人们劳动力成本低，盛产牲畜、木材和矿产，而他们需要的粮食、衣物、器具完全可以通过贸易获得。

当琼恩·雪诺当上了守夜

人军团总司令后，就果断采取了这种更有效率的方法保卫长城——和野人合作。琼恩允许野人在赠地定居，还招募野人帮助守卫废弃的堡垒来保卫长城、防御异鬼，于是守夜人和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互利互惠的新的长城。

高墙带不来繁荣。现实世界中，明智的统治者也会采用互惠的方法替代一味的防守。

1005年，宋真宗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宋辽结束了长达40余年的战争，自此之后，两国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

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辽国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的消息传来，辽圣宗甚至“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同样，公元1570年左右，明朝和蒙古各部在边境展开了互市贸易，这使得明朝仅军费支出就节省了七成，还不包括贸易带来的好处。

这正如《冰与火之歌》剧中人物凯岩城公爵泰温·兰尼斯特所说：不是所有的胜利都靠宝剑和长矛来赢取。

（赵红星摘自《杭州日报》2016年6月24日，邝 飏图）



我在中午一点去何园附近的一家馆子吃盖浇狮子头面，已经卖完了。又走去冶春茶社，也打烊了，这是著名的连锁店，却不将24小时都“连锁”起来。扬州城还遵循着那些古老的世道：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自己赚，也要让别人赚。这就是和。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如果天意味着形而上的诗意，人意味着形而下的具体，扬州就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天人合一”。

然后，我拐进小巷去散步。从甘泉路的一个路口转进去，有条长三百米的巷子叫史巷，巷口坐着几个绣娘，专门为人补毛衣、织物破洞什么的。卖包子的伙计光着膀子揉面。有人在弹古琴。许多人家将衣物晾在空处，组合出灿烂或朴素的图案，就像印象派某大师未完成的作品。修脚店换了玻璃门，在外面可以看见师傅在修脚。在这个行色匆匆的时代，人们能停下来修脚的恐怕只有扬州了。巷子不宽，好像是预见到汽车时代的来临，宽度刚好不够汽车开进去。大家骑着电摩托、自行车穿行，让着行人，人行落花步。也有三轮车载客。一些猫在巷子中央

睡觉。如果没有汽车就意味着贫穷的话，那么在史巷，贫穷受到尊重；如果有颜回那样的人物，他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心无旁骛地走路，一点也不会自卑。居住格局被革命打乱了，一个个小院都成了大杂

扬州之思

◎于坚

院。居民像移民那样，在别人的故居里隔墙、开门、打洞、开窗……将花厅改成厨房，将书房用作卧室，将匾锯断做了案板……新的格局虽然霸道龌龊，但是家家户户的水井大都还在。革命再怎么激烈，终究不敢革掉水井的命，许多宗教兴起的时候，纷争都与水源、井的位置有关，水井在着，就为重建“仁者人也”“温良恭俭让”的生活世界留下了基

础。几十年下来，这些市井已经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了。有篇文章介绍史巷9号大院，清末民初的民居。一位居民患了肺癌，“快乐地活到了现在，主要因为左邻右舍的关照。每天上午，大家坐在天井里拣菜、聊天、说笑话；她在家里闻到别人家烧的菜粥、菜面等爽口的东西，她只要喊一声，邻居就会送过来”。这篇文章只是将此作为好人好事表扬一下，其实在这里面，暗示着中国最深刻的生存哲学。

老扬州还在。树木、花鸟、落日依然高于建筑，最高贵的建筑物不是钢筋水泥结构的高耸入云的长方形盒子，而是土木结构的浅屋深宅、茂林修竹、池塘浅草。它们环绕着一座座念珠般散布其间的经典名园，日日向它们学习生活的艺术。天长日久，家家户户都艺术化，成了规模不等的大大小小的园林，花台、盆景、曲径、博古架……个园、何园鹤立鸡群，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被顶礼膜拜，俨然成了中国古典生活的教堂。人们蜂拥而入，怀着敬畏之心，在已经具有圣人光环的大师石涛搭建的片石山房中，抚摸那些仙人般的太湖石，品味刻在匾联上的圣经般的诗句，重温着那句古老的箴言：“上有天堂，下有



小小的园林，花台、盆景、曲径、博古架……个园、何园鹤立鸡群，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被顶礼膜拜，俨然成了中国古典生活的教堂。人们蜂拥而入，怀着敬畏之心，在已经具有圣人光环的大师石涛搭建的片石山房中，抚摸那些仙人般的太湖石，品味刻在匾联上的圣经般的诗句，重温着那句古老的箴言：“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迷惘而失落，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是否已经被天堂抛弃？无边无际的老街老巷，破旧而坚固。在别处，这些弯弯曲曲的旧墙，暗淡素朴的院落，画栋雕梁的门楣……早已被视为“落后”“脏乱差”，贴满“拆迁”字样，成为废墟。在扬州，旧事物保持着尊严和自信。热衷唯新是从、猎奇争光的游客感到无聊，这不就是过日子嘛，瞧，那些从四书五经中截词命名的巷子里到处飘扬着谁家不登大雅之堂的被单、衬衣、裙子、内裤……猫到处窜，青苔藤子到处爬，鸟喜欢停，屋宇门面参差不齐，高低不等，全是旧的，随便、散漫、衰败着……不堪其扰都来不及，有什么好参观的。于是扬州城里大部分角落都很清静，我行我素，在四月，依然像杜牧李白们的时代，寂寞地滚着落花。那些巷子仿佛涂抹了暮色似的，灰蒙蒙的。卖油条的铺子将炸好的油条架在黑乎乎的锅子边上，从斑驳的砖墙边冒出来，老远就能看见。在这位油条铺的伙计眼里，这些油条不仅仅是油条，还是一束花枝，他将这些油条像花束一样地陈列着，令人赏心悦目。他也许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是受了日日在巷子里驶过的卖花车的熏陶吧。当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小区在中国如火如荼地铺开，这里依然是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熟人社会。老者安然漫步如落花，邻居互相问候，站在巷子里闲聊，彼

此祝福。他们不必去养老院，这就是送终之地；盲人不会害怕出门，整条巷子都是盲道；小孩背着书包回家，穿过一条条小巷，受到邻居长辈各种行为言谈的教诲，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着礼仪规范、待人接物、世故人情；年轻人骑着电动车过来，赶紧减速，鞠躬般地让到一旁。絮花沾了谁的衣襟，掸都不掸，仿佛这是福气。谁家大院的墙头开着琼花，鸟跳进去不见了。芍药的香气一阵阵来袭，像是从一张只能弹出香味而无声的古琴上传出来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我为烟花而来。现代化再怎么威猛刚烈、所向无敌，李白歌咏过的“烟花”大约还是拆不掉的吧。我对扬州城不抱什么指望，同质化席卷中国，一切都要拆掉或者正在拆掉，老扬州没有什么理由例外。但是，出乎意料，扬州还在着。有个夜晚，我去拜见广陵派的传人古琴大师刘扬，座中多是英豪，杏花疏影里，抚琴到天明，窗外的运河在月光下已经道法自然，仿佛是原始之流了。是什么力量使得扬州抵抗住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拆迁？值得深思。拆迁植根于20世纪的中国世界观，从道法自然到理当如何，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深刻转变。扬州罕见地坚持了传统。中国文明植根于生活世界而不是观念世界，扬州的幸存使这一真理再次彰显。为什么传统中国要这样建造，这样生活，持续千百年；为什么苏杭地区被传统中国称为天堂，扬州是一个证据。幸存者必有其

道，这个证据在今天，像一部在场的启示录，启示着人们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为什么老中国要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生活。

我们时代的舆论无视苏轼、欧阳修、白居易、杜牧、马可·波罗、石涛、郑板桥、朱自清们对扬州城斩钉截铁的肯定，一直在散布这些地方不宜居，只能拆掉的谣言，弄得在这些地方苟且偷生的原住民相当自卑。我在史巷里问一位老太太，这一带的房价是多少。老太太一愣，说，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人卖房子。这位老太太的房子非常简陋，低矮的平房，依附着豪宅，屋外杂七杂八地堆着些木板、花盆、废纸什么的，但是砖是晚清的古砖，门是晚清的古门，令文物贩子垂涎三尺。她正坐在门口吃着一碗小馄饨。她家对面，另一位白发大娘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墩上拣着一小堆绿生生的茼蒿。问她，她也不知道。大多数原住民不愿意搬走。在“如何在”上，原住民显然有着与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不同的世界观。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的“好在”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口碑。老太太说不出来，她只是相信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这是一个“好在”的地方。

史巷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它正是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描绘过的细节天堂。现代主义正在打造一个没有细节的世界，同质化就是细节的丧失。故乡不是空洞的乡愁，而是在时光中生长起



来的各种生活细节。“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在这个到处显得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的世界内，我们只能勉强从感性的细节里辨认神性的维度——这里的一个微笑，那里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斯拉沃热·齐泽克）老中国本是一个细节天堂。中国天堂的典范就是苏杭、扬州这样的生活世界，天堂不是一个许诺，一个观念，而是人们入世、在世创造的细节现场。创造细节与布施真理的观念不同，布施真理是少数圣人的特权，创造细节则是芸芸众生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以仁为方，止于至善，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滋润生命的细节，所以人“皆可为舜尧”。一方面是三百六十行的充满敬业精神的创造，一方面是芸芸众生在“道法自然”“师法造化”这些中国真理中潜移默化的创造。瞧那些扬州圣人，就是在窗台上晾晒一排鞋子，也要“以仁为方”，美化一番；在门口摆一把拖把，也要尽善尽美。在扬州的小巷里，美不胜收。只要你看得见，就是墙上流下的一溜水渍，也会令人想到颜真卿的书法。在个园里，就是一条通向厕所的小路，也要铺成地毯式的。扬州是中国最深厚的文明的产物，欣赏扬州必须有极高的审美力，用“唯新”的眼光是不见扬州的。大多数时候，细节像诗一样无用。明式家具的美感就来自大量无用的细节。本来直线已经达到实用之目的，明式家具也要创造富于美感的曲线。细节不指向实

用，细节在于好玩，美感，诗意地栖居，在于生发出生命的无限意义。细节使生活充满意义而不仅仅是谋生，令生活充实于每时每刻。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细节是中国神性的在场。

细节也是一种古老的经济，人们通过创造丰富的生活细节而活泼泼地在着，细节将生计、财富分布给三百六十行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细节是生活的生物链。比如那些修补旧衣物的绣娘、卖花女、花匠、鞋匠、木匠、锁匠、理发匠、铜匠、桶匠、铁匠、皮匠、修脚师傅、古琴老师、裁缝、送外卖的、卖阳春面的、开饭馆的……三百六十行，每一行又牵扯创造出与之关联的三百六十行。各种令人生不仅仅只是糊口，而是好在、好玩，充实丰富，活泼泼的，富于诗意的生活细节一环扣一环，人人都找得到自己的生计、事业。在现代小区中，这些细节丧失得很惨重，几家超市就消灭了三百六十行。那种彼此隔绝，断绝了人们的世俗联系的建筑格局，永远无法像扬州小巷这样创造丰富美好的生活世界，更无法发展出个园那样的经典。现代建筑在商业上很成功，在生活世界则完全失败，没有细节的生活是贫乏的，人们获得的是财产而不是生活。史巷也许平庸，但不会无聊。

那个老太太一面在阳光下修着脚，一面与对面那家正在浇花的街坊说着闲话。我给用竹竿晾在小巷高处，正在微风

里摇晃着就要变成云的一群裙子拍照，一位女士走来，瞪着我，你拍什么？我很做作地说：美啊！她说，美？你恐怕是来出扬州的丑的吧。

（屠山摘自《四川文学》2016年第6期，刘宏图）



江南小城

◎李少君

仿佛慢得回到了上一个世纪……

风慢得适合在柳条间缠绵

船慢得适合在狭长的运河上漂荡

人慢得适合在此散步流连抒情

——和每一个人都要点头问好

你慢得适合幽居在一个寂寞的巷子里

——小院深深绿荫浓

而这一切啊，慢得适合回旋回忆回味

当一朵花从桥上扔到我头上

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丁丁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李少君自选集》一书，吴冠中图）

我自己的生活都经营得不怎么样，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去指导别人的人生。

——15岁的少年采访83岁的博尔赫斯，最后少年依照采访的套路问道：“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忠告？”博尔赫斯微笑着回答

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控制厌恶。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伤害人们的东西有三：烦恼、争吵、空钱包，尤其以空钱包为最。

——犹太人名言

老一代是建兵红军，中生代是勇静伟涛，现在的孩子是子轩梓涵。

——有人说，从中国人的名字能大致推断出其年纪

如果你看清了这个世界，必定因为它的荒诞而变得幽默。

——查理·芒格

说的比做的好；说的不算，算的不说；自己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破坏者。

——林凯谈“领导者不能取信于民的原因”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林语堂

建议这位作家参加写作



课，借此得到对小说的建设性批评。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3月25日的Twitter上称，她以笔名写的一部小说被退稿，出版商在退稿信上如此写道

我对幸福的看法日趋朴实了。在我看来，一个人若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靠这养活自己，同时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感到快乐，即可称为幸福。

——周国平

爱吃鸡蛋和熏咸猪肉片，非常喜欢睡觉，不抽烟，不喝酒，有过几年婚姻生活，但没生过孩子。

——世界最长寿者美国亚拉巴马州人苏姗娜·穆沙特·琼斯于5月12日晚去世，享年116岁。以上是其生活概况

你为买一部iPhone6付出的代价。

——纽约人需要平均工作24小时，伦敦人需要41.2小

时，而北京人需要218小时，基辅人需要627小时

世间许多人需要的其实不是实用的忠告，而恰恰是充满暖意的附和。

——村上春树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钱锺书《围城》

全球都爱熬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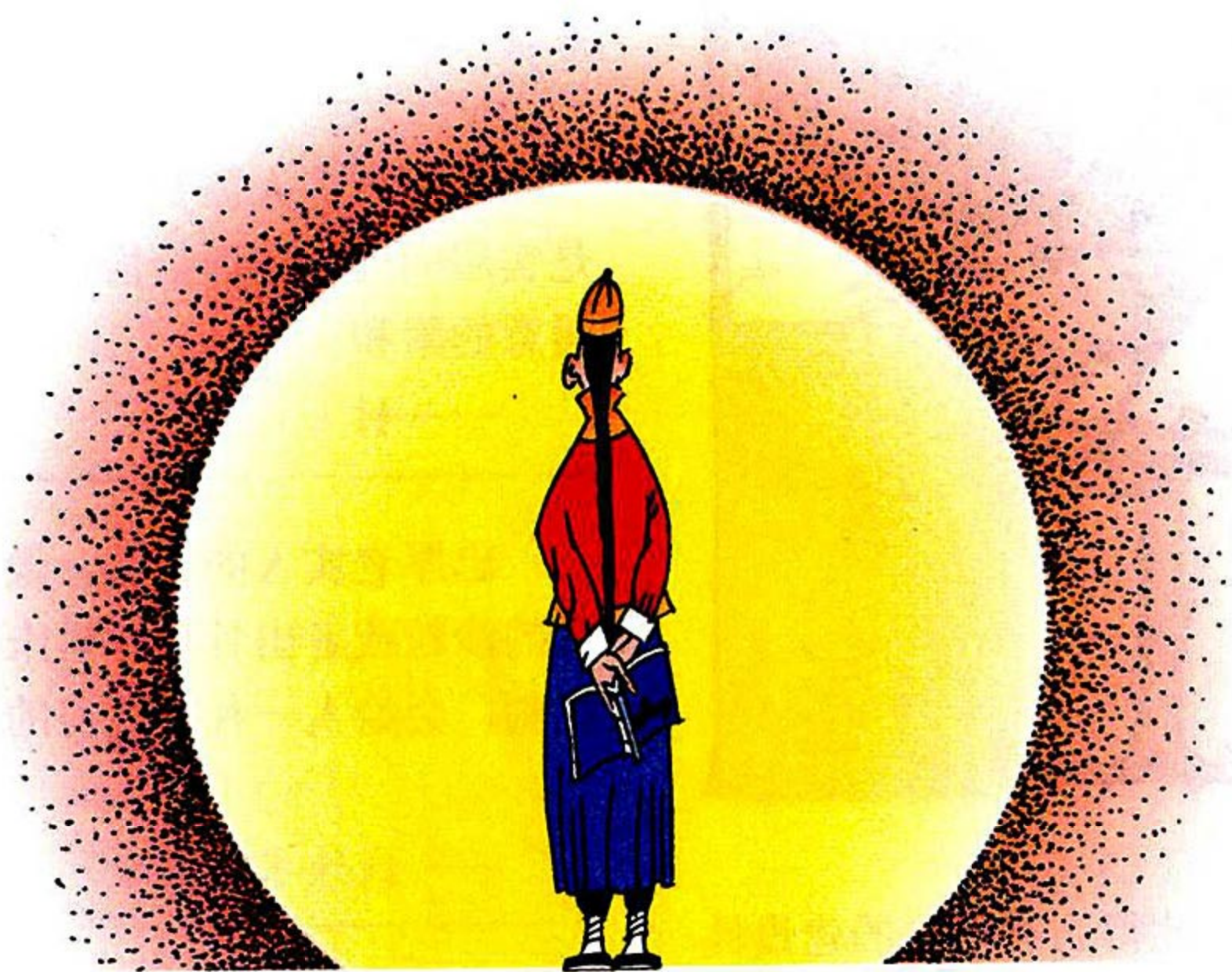
——《全球睡眠报告》调查了超过50个国家、近200万人的睡眠状况，结果发现，俄罗斯、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入睡时间均在凌晨1点以后；日本不仅人均上床睡觉时间超过凌晨1点，平均睡眠时间也是世界最少的，不足6小时。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国家的平均入睡时间在晚上11点以前，最早的罗马尼亚，平均入睡时间也在11点10分。在熬夜这件事上，全球人民做到了惊人的一致

我们坚持了25年，坚持不住了。

——日本某知名品牌棒冰涨价10日元（约合0.58元人民币），全体员工广告出镜鞠躬道歉

堕落的本质，就是逆着自己的天性生活。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卡罗尔》



光绪皇帝学英语

●洪振快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1891年12月7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一句话:“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当然,翁师傅教的是中文,更准确地说,教的是儒家学说之类的传统学问。而皇帝的桌案摆上了洋文书,是因为几天前光绪开始学英语了。皇帝学英语,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跨出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这可以从19世纪中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变迁中看出来。

在19世纪的头40年,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英语是极为鄙视的。当时中国人称西方人为“番鬼”“红毛鬼”,在译名中常常故意将西方人丑化,以示蔑视。

1834年,英国政府委任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 Lord Na-

pier 来华。按英方要求, Lord Napier 应翻译成拿皮尔勋爵,但是中方将之译成律劳卑。实际上, Lord Napier 在英国拥有高贵而显赫的身份,他是苏格兰贵族,1823~1832年为英国上议院议员,是政治家和外交官。他被委任为驻华商务监督,担负重要使命来华,加上在英国的高贵身份,使他到广州后不能按以往英国商人在中国官方面前的卑微身份行事。特别是当他知道其名字被译成“律劳卑”及这一译名的中文内涵后,非常不高兴。

“劳”和“卑”在汉语中的意思是劳苦、卑贱,两个字加在一起使用,自然是极其卑微、低贱的,在中国即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不会用来作为名字。Lord Napier 感到自己和大英帝国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与两广总督卢坤交涉未

果,反被驱逐,于是派出三艘军舰向天朝示威,与中方在虎门发生激烈炮战。但他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非常郁闷,加上天气潮热,染上疟疾,于当年10月在澳门病逝,时年47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官方并没有专业的英语人才,对英交涉中的翻译靠非官方的中国籍通事和外籍传教士,以及一些英美商人和海员。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仍将英语作为怪异难懂的蛮夷之语加以鄙视。愿意去学英语而成为通事的中国人,按照当时知名学者冯桂芬的观察,“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身份卑微之人,为生活所迫去学英语,资质差,一般只会一点生活口语,不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无法胜任外交需要。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取得了在中英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中方被迫应允,交涉文书中若有歧义,须以英文为准。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凡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

在外交中吃了亏,清廷才知道外语人才的重要性,须知外交无小事,保护国家利益就必须先准确掌握外语。为此,1862年清廷决定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但是,同文馆招生很困难。基于

我编辑人物版面十余年，采访对象六七百人，他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人之一。

都知道学习语言，要的是语境。杭州西湖边有英语角。瘦小的马云骑着自行车给老外当导游顺便练口语，全世界都知道。

可我故事里的人物没这么幸运，他是个下乡知青，“文革”时期，拿个小收音机学外语都得偷偷摸摸，生怕让人发现，被安上偷听敌台的罪名。

除了教材，他最早背诵的法文是《人民日报》社论；他学习法语两年后，才遇到一个可以用法语对话的人：学习法语15年后，才真正到了法国，打破了语境的孤独。

而这之前，日出东方，他一个人在空寂无人的江堤上，在早潮哗啦啦拍岸的背景声中，大声朗读，背诵，将已经在心里憋得烂熟的法语，畅快地倒出来，倒出来……他下乡的农场在钱塘江边。

老师是谁？用是花一年积蓄买下的带短波

的半导体收音机，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外语讲座。便宜的收音机，在江边只剩下沙沙声。

江风呼啸时，他还得贴着耳朵收听。

本来也不至于这么孤独，当时学外语的也有一小群人，别人都选择英语，只有他选法语，动机完全是理想主义的——他从小喜欢

巴尔扎克、罗曼·罗兰、雨果等法国大师的小说，总幻想有一天能

看懂他们的原著。

广播电台的教学质量怎么样？到了恢复高考时，复旦大学的面试老师问：你父母是教法语的吗？不是。外交干部？也不是。干什么的？平民百姓。这还不算，最牛的是15年后

他刚刚踏上法国土地，就有人为他的口语打赌，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孤独是一场寂静的风暴，能连根拔除我们所有枯萎的枝条。

（郭红英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7日，连培伟图）

孤独的法語 ●莫小米



固有的儒家传统观念，学洋文等于是向洋人投降，无疑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所以汉人都不愿学。同文馆招不到学生，只好从八旗官学中挑选了10名学生入同文馆（其中便有给光绪皇帝当英语老师的张德彝），给予优厚待遇，但“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洋文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为先”（郑观应语），掌握语言是探究

学问的前提。但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学习洋文仍是非常抵触的。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891年，20岁的光绪皇帝决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的翁师傅仍用“伤哉”两个字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士林是颇有代表性的。皇帝屈尊纡贵学洋文实在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支持者也有，如李鸿章等，但毕竟是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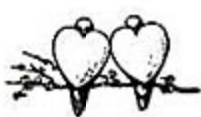
对于光绪皇帝学英语，《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

的报道评论说：“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改变国家制度。”

光绪非常用心地学英语，用翁师傅的话说，“上于西文极用意也”。在1903年前后，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对西方文明也相当了解。

从“律劳卑事件”到皇帝学英语，19世纪中国的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林冬冬摘自《感悟》2016年第6期，喻梁图）



跨越时空的信

● 傅 真

每天坐地铁回家，经过自动扶梯的时候，总能看见旁边墙上挂着的《给朱丽叶的信》的巨大电影海报。海报上的女主角美得不可方物，甜蜜的笑容像是由牛奶和果冻做成的一般。

虽然电影下线已经很久了，然而被这样的笑容蛊惑了好几个月，一向不太爱看爱情轻喜剧的我还是忍不住上网点开预告片来看。看过之后真是大吃一惊——真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烂的预告片了，几分钟之内把开头、经过甚至结尾向观众交代了一遍。当下搞得我兴致全无。可是过了两个星期，伦敦忽然进入秋天，寒风萧瑟，天空开始变成水墨画，阳光也渐渐褪色，变得一片苍白。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不得不开始怀念夏天在意大利旅行时那灿烂得令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也因此再次点开了堪称意大利旅游风光宣传片的《给朱丽叶的信》。

我先后去过意大利五次，所以对电影中出现的所有场景都很熟悉，尤其是女主角苏菲来到意大利的小城维罗纳，在朱丽叶故居的庭院中看到铜像和留言墙的情景。五年前我也曾经站在同样的地方，默默看着无数痴情男女将自己对爱情的感怀或是疑问写成书信贴在留言墙上。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当年幼稚的我也曾试图联系朱丽叶，不过并没有手写书信，而是通过电子邮件（是

的，朱丽叶必须与时俱进。在21世纪的今天，她的故居内有电脑可供游客发邮件给她）。

五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得到朱丽叶的回复。她一定是太忙了，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信件。也正因如此，电影中的朱丽叶得到了四名女秘书的帮助，她们替朱丽叶回信给留言者，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专长为身在爱中患得患失、或悲或喜的人们指点迷津。机缘巧合之下，苏菲也加入了她们，并神奇地在留言墙的石块缝隙中发现了一封五十年前的来信。感动于信中文字的情真意切，苏菲以朱丽叶之名回信给她：

“亲爱的克莱尔，‘what’和‘if’是最不相关的两个词语，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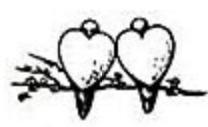
紧紧挨着，它们便有了强大的力量，在你的余生之中缠绕着你，what if……？”

我不知道你的故事将如何结束，但如果你心中牵挂的是真爱，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太迟。如果这曾是真爱，它现在依然是。你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跟随你的心。

克莱尔，如果你曾经放手，我希望你可以在某天重新牵手。”

苏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天后，当年写信的克莱尔竟然真的在孙子的陪伴下，从英国来到意大利寻找旧爱。而在经历了一路的风尘仆仆、一路的乌龙事件之后，就在决定放弃之际，五十年前树下的少年，五十年后的老人洛伦佐竟然奇迹般地骑着白马翩翩而至。当他翻身下马，凝视眼前五十年前的少女，现在已身为祖母的克莱尔，两人目光相





接，深情脉脉，五十年的岁月竟像是从未存在过一般。

像不像童话？我完全可以猜得到影院里大多数观众的心情。在片刻的感动之后，他们会在心里嘟囔：“嘿，这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奇迹啊！”

可我看着荧幕上的这个场景，想起的却是一件真实的往事。

1997年，当时我的爷爷已经九十几岁了，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八月一日晚观广东电视台，为庆祝南昌起义七十周年，记者走访您老人家，忽然勾起我们母子埋在心中的一段往事，心想是否‘巧合’。我当即打电话请教妈妈，答曰‘姓名、年龄吻合’，命我写信问候。我母亲现年八十一岁，抗日战争时在揭阳普宁参加青抗会训练班，导师是独九旅×先生（江西籍）。在学习期间，×老给母亲留下难以磨灭的光辉形象，永驻母亲心中。从我幼年起就总听母亲提起，铭刻在我脑海里。×老离开潮汕后，音信渐杳，多次投书均无回音，成了母亲心中死结，如能解开，深感万幸！”

抗日战争期间，爷爷曾在广东部队160师效命。160师于庐山一役后回到广东修整，改编为独立第九旅驻守潮汕。在爷爷的大力斡旋下，独九旅与当地的抗日救亡团体“青抗会”结成合作伙伴，并在日军进犯潮汕时一起喋血战斗。因此信中所说的这位令他母亲难以忘怀的青抗会训练班导师，

是我爷爷无疑。

回信不久之后，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异常热闹。妈妈悄悄告诉我：“写信的人来了。”

那是一位面容端庄、满头白发的老人。时隔六十年，八十一岁的Z女士竟然在儿女的陪同下，千里迢迢来到南昌看望故人。我不知道他们六十年后再度相逢的时候有没有“执手相看泪眼”，只看见她静静地坐在那里，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微笑地看着身边九十几岁的爷爷。

我常觉得老人的心灵世界是个谜，尤其是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而自身涵养又极其深厚的老人。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又有过什么样的感情。说实话，我看不出爷爷对于Z女士的到来有什么超越“故人重逢”的惊喜，然而令当年年少的我震撼的是，Z女士的眼神里却分明有极力压抑却依然无法掩饰的爱情。当一张衰老的面容呈现这样的神情，看到的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忍不住想象他们当年初遇的情景。她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我看过爷爷年轻时的照片，他并不能算是常规意义上的“美男子”，可是相貌清正，凛然有自尊，目光“闪闪如岩下电”，加之文采飞扬，有一股典型的坦然率真的民国范儿。当作为青抗会训练班导师的他站在讲坛上，意气风发，议论时政，我毫不奇怪台下的她会仰慕于这种人格魅

力，一眼便是一生。

五十年，六十年，几个字而已，脱口而出。可是谁又会明白，这当中的千千万万个日子伴随了怎样的思念。是谁在南国的夜里心事重重，谁又是你不愿醒来的梦？

吃饭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凝视Z女士的侧脸。她还是那样恬静地微笑着，眼里写满深情，还“反客为主”地频频为爷爷夹菜。我轻轻叹一口气——岁月是老的好。连那时的爱恋，或是单恋，都浪漫得无可救药。

《给朱丽叶的信》有个意料之中的喜剧大结局。克莱尔丧夫，洛伦佐丧妻，饱尝人世间甜蜜与痛楚的两个人都把五十年后的重逢当成上天赐予的礼物，并在子孙及亲友的见证下举行婚礼。而看到他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吃饭拍照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

因为爷爷和Z女士的故事也有个喜剧性的结尾。不过此喜剧非彼喜剧。

那时Z女士的丈夫已经病逝多年，而我的奶奶不但精神抖擞地健在，而且醋意还一点儿不小。当儿女们提议三位老人一起合影留念的时候，本来是爷爷坐在两位女士中间，而就在快门即将按下的瞬间，奶奶飞快地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插坐在爷爷和Z女士之间……

这，大概也是一种浪漫吧。

（大浪淘沙摘自《文苑》2016年第6期，沈璐图）



秋山利辉(中)和学生们

匠人真正的秘密 ●木 多

“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读《匠人精神》，想到《庄子·寓言》里这段学生对老师说的话。但凡专习一事而有成，所经关要大抵无差。

秋山木工八年育成，见习一年，学徒四年，匠人三年，第九年可以独立出去闯荡世界。学徒多为高中毕业生，十八九岁的年纪，最好的时光。八年里，不许恋爱，禁用手机，不论男女一律留光头，一年两度共十天的节假日才可见家人。该校被豆瓣网友称作军事化管理，尼姑养成班，确有相类处：封闭，规矩，修炼。倒也不难理解，君子不器，匠人却要成器，成器少不了规矩。耳提面命，耳濡目染，言传兼身教，教育才不致落空。

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木工学校40年间养成50余名匠人，教养人的不是规则，不是木头，也不是师父。

前五年为学徒，边学边做；后三年做师父，边教边做；中间是标志着正式成为匠人的“修了式”。成为匠人的同时成为老师，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进一步修炼，也因有了为他人之心和担当之愿，让心性技艺进一步沉淀下来，内化到如先天生成的一般。

这本书很易读，正文中《匠人须知三十则》不作惊人语，更像家书，如父母般反复叮咛：要跟人好好打招呼，要为别人着想，要省着花钱。

印象较

深的是第25则：“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要成为乐意打扫厕所的人。”工匠的首要条件是谦虚，而让人变得谦虚的捷径，就是打扫厕所；无论是多么脏的厕所，只要认真打扫，都能把它变得像新的一样干净。秋山将人比作白纸，初生洁净，渐受秽染，“只要活着，每天都要使用厕所和心灵，所以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够清除污秽，就能够回到纯净的心”。秋山训斥学徒，以打压他们的“骄傲之心”，他说自己到现在隔一个月还会生起“骄傲之心”，学徒们则是三日一生。从三日到一个月，修了50年，只要活着就得一直打扫下去。

秋山说自己的严厉是从学徒时期师父的母亲那里学得的，她当时负责管理学徒的日常生活；而勤苦肯干的精神，则来自起早贪黑当小贩养活一家的母亲。木器本是寻常日用品，木匠的道理也取诸人生，执着、坚忍、谦卑、洁净，承继的是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匠人都像《陶庵梦忆》里走出来的，或痴或癖，奇技淫巧，带着日常的喜乐清明，固然可说是中华民族的气质，



秋山木工使用的工具



我试了试 20 多年前的圆珠笔

● 应 琛



小小的圆珠笔头，竟然难倒了上天入海都不愁的中国人。这一事实引发热议。

不仅我们外行人感到惊讶，就连原来上海圆珠笔笔芯厂的老工人也感到不能理解。采访中，两位老人反复提及：“为什么我们做的圆珠笔曾经也出口国外，我们做的笔头也和派克笔配套过，但现在反而要进口了呢？”

圆珠笔头看似简单，其实内有乾坤。笔头开口处厚度不到 0.1 毫米，却要承受各种书写姿势带来的压力和摩擦，同时还要和滚珠完全贴合，既要书写流畅，又不能漏墨。因此，其硬度、开口大小、墨水

槽位置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故而，笔头的每个参数都需要由计算机精确计算到头发丝的约十分之一。当然，还有原材料的因素。

60 年前，许桂凤负责的就是圆珠笔笔头圆珠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将钢丝粗加工为一颗颗小圆珠。尽管已经 89 岁高龄，但老人思路清晰，对于当年工作中的每个流程都记忆犹新：“一个圆珠从车间到出厂，一共需要经过 13 道工序。”

采访间隙，老人拿出了自己 20 多年前回厂帮忙指导时制作的几支圆珠笔给我看，还让我在纸上写字试试是否书写流畅，她信心十足地说：“你

看现在还能用。”之后，她又拿出了几支制作颇为精细的钢笔杆说道：“这些笔杆挺好的，只是可惜配套的笔芯已经停产了。”

但问到有没有徒弟的时候，许阿姨显得有些失落：“后来的年轻人不太能吃苦了。”

如今，一台先进的笔头制造设备，就可以完成当年众多人工才能完成的工序。只希望现代的企业家不要失去了当年老工人那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尽早解决圆珠笔制造的尴尬。

（吉 冈摘自《新民周刊》2016 年第 23 期）

大概更因为工匠一直以来地位不显，但他们身后被淡化隐去的日用功夫和念兹在兹、日夜与之的生命投入，和日本匠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重品质，讲究工艺，愿意为喜爱的东西埋单，这可能是做一个中国匠人最好的时代。最近我正好接触到几位国内的文创人，多是从原先的工作中脱离出来，转而做自己喜欢的事。有做老木地板的，有开插花课的，有做独立编辑的，他们都乐于自称匠人。我问其中一位由建筑设计转行做木工手作的姑娘，做木工是不是很有意思。她说，其实比较枯燥，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儿，在木屑堆里一遍遍地打磨，也会焦

虑，怕做不好。“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听起来很好，实行很难，而日子的功劳和造化便在坚持之间呈现。”

“人生全部都是自己的时间，所以应该毫无保留、热衷



秋山利辉 16 岁时买的工具一直使用至今

地投入。”秋山师父的话虽不起眼，道理却很深刻。时间从道理上看当然都是自己的，但又有谁能说自己“有”时间？学徒日复一日地打磨木器、修炼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不仅知

道怎样做（技艺），更知道为何而做（心性）的匠人，而后继续日复一日的工作，看似没有区别，但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截然两样，这大概就是秋山所谓“为天命而活”。匠人精神借由一个木匠之口晓以所有行业中人的，终究也不过是这样一句话：给时间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时间。

书里有三张秋山的工具照片，从 16 岁开始使用的凿子，经过不断使用、打磨，刀刃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光阴如流水，时间中有一部分却从未流逝，它在人身上长久存留，这或许才是匠人真正的秘密。

（张靖榆摘自《工人日报》2016 年 5 月 16 日）



免死金牌与尚方宝剑

◎赵老实

历史上的“免死金牌”，真名叫作“丹书铁券”，是皇帝赐予功臣的一种莫大奖赏。它既不是金的，也不是个牌子，而是一块半圆形的铁板。在这封“丹书”的内容里，一般都明确地记载着赐券日期、赐券对象，以及被赐者的功勋和特权。为了防止假冒伪劣，“铁券”往往还要被分割成左右两半——右边的一半留于皇宫，左边的一半由被赐者保管。需要的时候，左右部分进行对接，如果二者吻合，即为正品；反之，则为赝品。

那么这个丹书铁券真的可以用以免死吗？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那些拿着这玩意儿的功臣到最后有什么下场吧。

丹书铁券是汉高祖刘邦发明的。汉初的时候，为了褒奖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刘邦给每个功臣都发了一个这玩意儿，说明世袭罔替，子孙都可以用，然后还非常严肃地装进金盒子，保存在祖庙里面，代表世代代不违誓约。既然搞得这么隆重，皇帝说话总要算话吧。可是没多久，大功臣韩信就被吕后骗进宫里给干掉了，而且还一连诛了韩信的三族。又过了没多久，被刘邦亲封的最大功臣萧何，因为被人告发贪污，也被关进了大牢，差点没死在牢里面。

最搞笑的例子是，汉朝另一个忠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是平定七王之乱的功臣，周家可谓满门忠烈。周亚夫快去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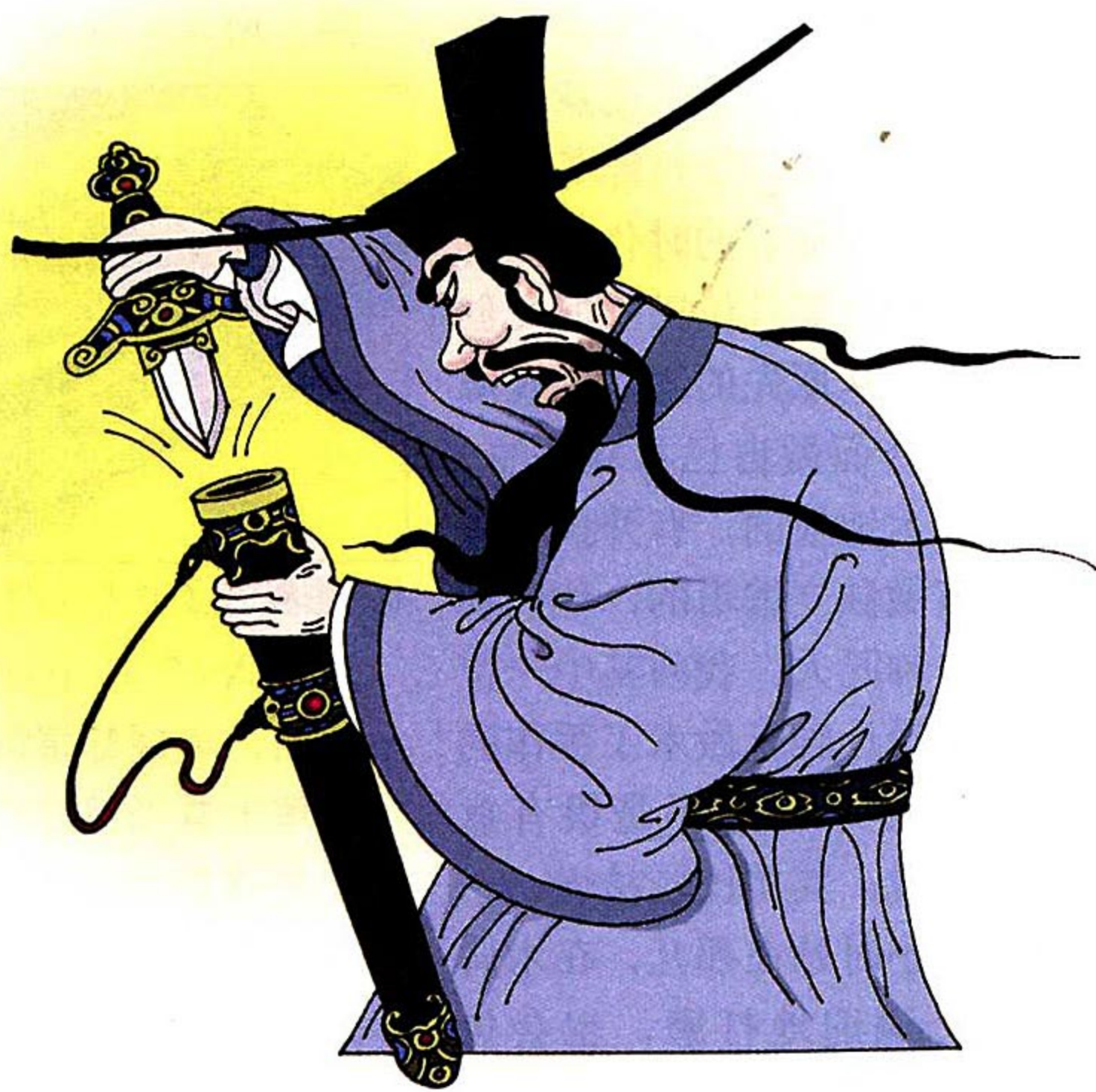
时候，他儿子给他准备了500副盔甲和武器，准备日后当陪葬品。武将嘛，到阴间也可以组织个亲卫队，不会被阎王爷随便欺负，这也算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可是皇帝不这么想啊，“这是想造反！”周亚夫心里清楚，我都快死了，造的哪门子反，分明是皇帝嫌我功高震主啊。他要找皇帝讨个公道。皇帝支吾了半天，反正就是不能让你赖活着，在阳间造不了反，那你就是要到阴间去造反！莫须有的罪名如此信手拈来。周亚夫在监狱里面绝食5天，吐血而亡。

明朝的时候，大功臣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谋士，在朱元璋刚刚起来造反的时候，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帮忙，为明朝的建立是立了大功的。后来，朱元璋也发了丹书铁券给他。人家

李善长是读过书的，知道当年的流氓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是怎么对待功臣的，现在这个皇帝比刘邦还流氓，他把我比作萧何，还发这个东西给我，这是要我死的节奏啊。李善长赶快就辞官回家了。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跑？你跑得了吗？没几年，因为胡惟庸造反，皇帝就硬说李善长是幕后黑手，李家遭到了灭门之祸。

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了，《水浒传》里面的柴进拿着祖传的免死金牌，活得多逍遥啊。且不说《水浒传》是小说，就算是在历史上，宋代对大臣那是好得不得了，压根也没杀过几个大臣。

二月河在《雍正王朝》里面写过，邬先生和十三爷说，千万不要当什么铁帽子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免死不免死





的，和金牌根本也没什么关系。

讲完了免死金牌，就该轮到尚方宝剑了。话说开封府尹包青天包大人就有一把“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话说这个尚方宝剑中的“尚方”，指的是秦汉时期管理和制造皇家刀剑兵器的官员“尚方令”。因为制造的武器锋利无比，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从尚方令手里出去的武器，就是皇权的象征，别的人是不能乱用的。

“尚方宝剑”这个词出自汉代，汉成帝的时候，当朝丞相安昌侯张禹贪赃枉法，广蓄良田，欺压百姓，可是官员们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是丞相，位高权重以外，他还当过皇帝的老师。

可是，偏偏有个叫朱云的大臣不信邪，一定要出来告发他。有一天上朝，这个官员就在朝廷上把丞相给告了，最后总结了一句：“皇上，请你把尚方宝剑赐给我，让我去赐死那个张禹！”

很有气魄吧。可是皇帝说什么呢？“你敢侮辱我师傅，还想动皇室御用的宝剑，我看你是皮痒啊，给我拖下去砍喽！”然后就吩咐侍卫要把朱云拖走。

可能是临死之前的最后挣扎，朱云居然死死抱住皇宫里面的栏杆就是不撒手，侍卫上来

几个人都拖不走。最后，侍卫一使劲，居然连朱云加栏杆，一起扯下来了。后来，还好旁边一些有良心的官员给他说了好话，这才免去杀身之祸。“朱云折槛”也就作为忠臣敢于直言的成语保留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谓请尚方宝剑，只不过是把宝剑比作皇帝，希望皇帝能够重视丞相贪污的事情。

同样在汉代，就出现了皇帝将御用尚方剑赐给臣下的事例。比如汉景帝时，皇帝赐剑给大臣卫绾，卫绾说：“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尚方剑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太珍贵的物件，你看人家卫家，一口气可以拿出6把，皇帝再送，人家都不要了。本来嘛，这种赐剑的行为，无非是皇帝给打个赏，并不具有赐予特殊权力的含义。

据史学家分析，迟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都还没有“专杀”的权力。所谓专杀，是指无须听皇帝命令，可自由决断杀人的意思。而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宋人所著《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也就是说，在宋代的军事上，开始实现了尚方剑“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同时，在同一时期的辽、金以及后期的元，都有赐剑专杀的例子。

但是，这时候的尚方剑专杀之权，大都用在军事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将在作战过

程中“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的问题，在司法领域并不适用“尚方剑”。也就是说，包青天是没有尚方宝剑的。

到了明代，也鲜有将尚方宝剑用于官员监察和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等“非军事用途”的。

有明一代，尚方宝剑的出现频率比宋代高，制度也比宋代完备。赐尚方宝剑必须经过一项重大的仪式——“代行授钺礼”。明末，剑（尚方宝剑）、敕（敕令）和印（印符）共同构成了督师权力的象征。

因此，尚方宝剑再风光，使用起来也是有规则的。在封建专制时代，皇权独大，绝对不允许出现什么“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制度bug。

比如《宋史·陈执中传》中就提到过，太祖赵匡胤吩咐大将曹彬：“副将以下，不听命令的可以杀。”《明史·杨镐传》中也说，皇帝赐杨镐尚方剑，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官员。这就限定了专杀权的使用范围。而且，尚方剑赐予地方将领，只能用于将领管辖地区，不能跑到别人的地界去杀人，否则就是越权。而有清一代，在历史记载里甚至很难找到“尚方宝剑”的影子。

戏剧中的尚方宝剑，只不过是民间对于“除暴安良、沉冤昭雪”的一种美好想象。就像免死金牌不能真的免死一样，尚方宝剑也没法实现公平。真残酷呀。

（涛 涛摘自“十五言”社区，黎 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茶和交友

◎林语堂

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僮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在饮处。茶僮须受过训练，当主人的面烹煮。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僮儿的两手须常洗。“三人以上，止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令兼作，恐有参差。”（许次纾《茶疏》）

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茶炉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意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看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扇，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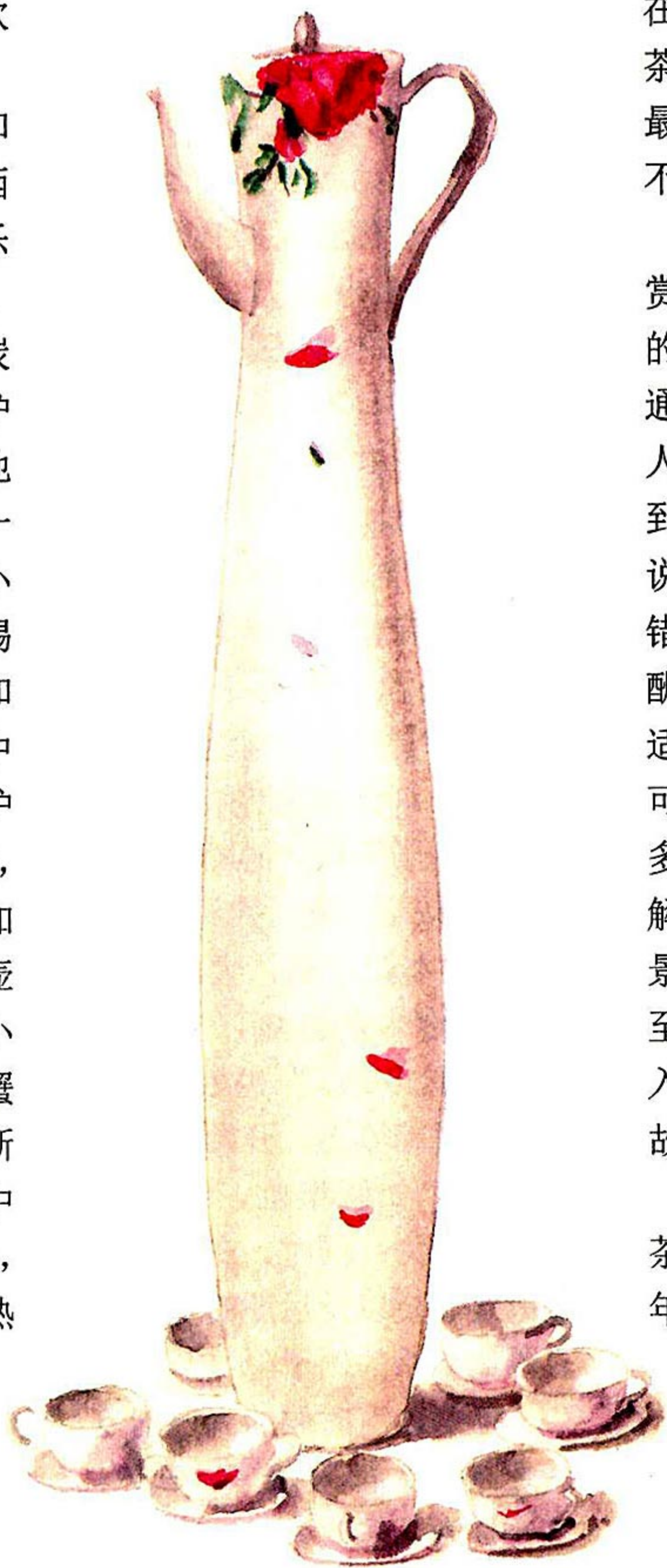
汽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这种茶如福建人所饮的铁观音，大都泡得很浓。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空隙。因为茶叶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后即可倒

出来喝了。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二八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为第三泡的茶不可复饮，但实际上，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

以上所说是我本乡中一种泡茶方法的实际素描。这个艺术是中国的北方人所不晓的。在中国一般的人家中，所用的茶壶大都较大。至于一杯茶，最好的颜色是清中带微黄，而不是英国茶那样的深红色。

我们所描写的当然是指鉴赏家的饮茶，而不是像店铺中的以茶奉客。这种雅举不是普通人所能办到的，也不是人来人往论碗解渴的地方所能办到的。《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繁简。”而《茶解》作者所说的就是此种情景：“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滟。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凡真正爱茶者，单是摇摩茶具，已经自有其乐趣。蔡襄年老时已不能饮茶，但他每天





“我的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吾威听见他的朋友这样说，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我为女人么？女人在夜间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张罗，我空手回去吧——省得以后还要给你送灯回来。”

吾威的村庄和均哥所住的地方隔着几重山，路途崎岖得厉害。若是夜间要走那条路，无论是谁，都得带灯。所以均哥一定不让他暗中摸索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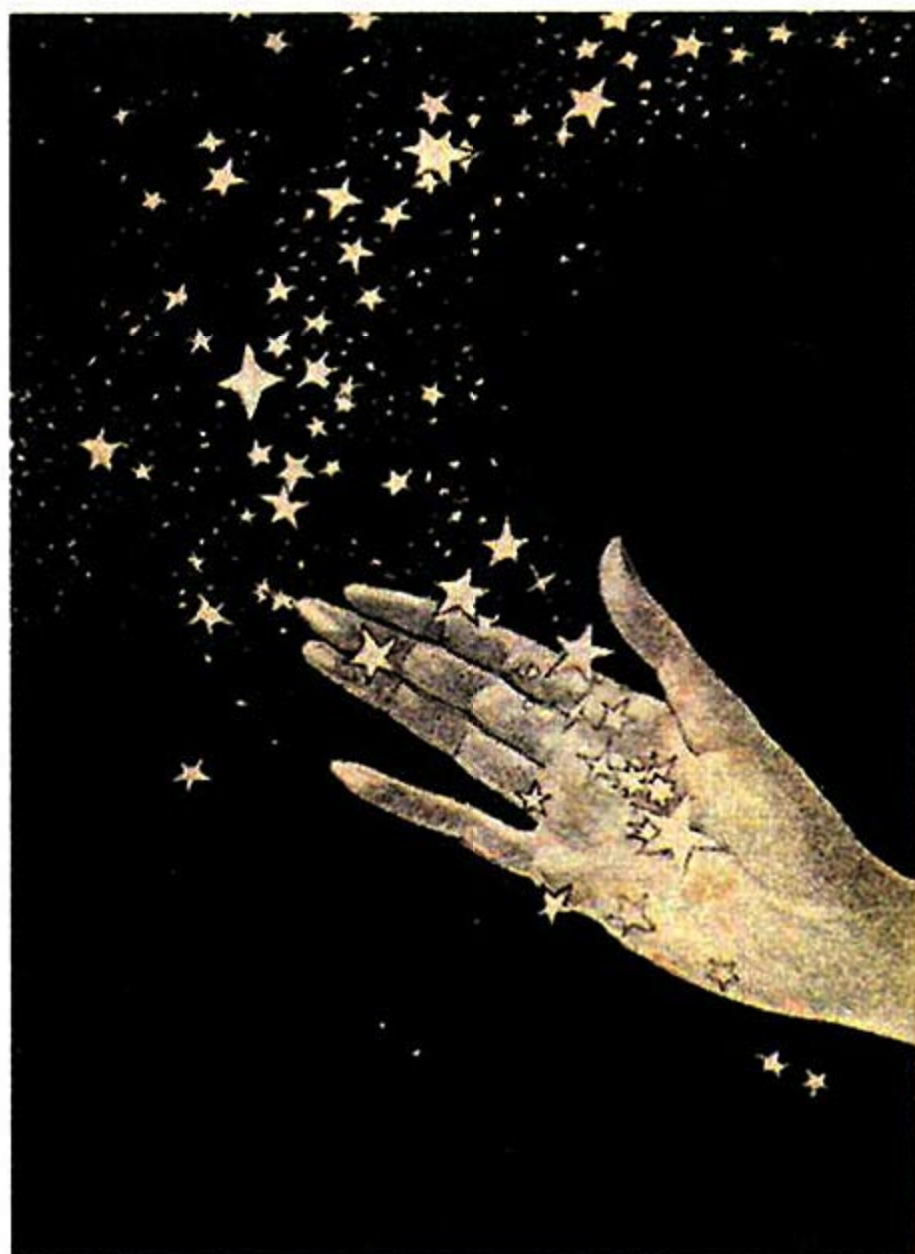
均哥说：“你还是带灯好。这样的天气，又没有一点月影，在山中，难保没有危险。”

吾威说：“若想起危险，我就回不成了……”

“那么，你今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如何？”

“不，我总得回去，因为我的父亲和妻子都在那边等着我呢。”

“你这个人，太过执拗了。没有灯，怎么去呢？”均



暗途

◎许地山

哥一面说，一面把点着的灯切切地递给他。他仍是坚辞不受。

他说：“若是你定要叫我带着灯走，那教我更不敢走。”

“怎么办呢？”

“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步远；且要累得满山的昆虫都

不安。若凑巧遇见长蛇也冲着火光走来，可又怎么办呢？再说，这一点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的地方越发显得危险，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时虽觉得有些妨碍，不多一会儿，什么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别一点。”

他说完，就出门。均哥还把灯提在手里，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条小路穿进去，才摇摇头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边虽常听见飞虫、野兽的声音，然而他一点害怕也没有。在蔓草中，时常飞些萤火虫出来，光虽不大，可也够了。他自己说：“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为我点的灯。”

那晚上他没有跌倒，也没有遇见毒虫野兽，安然地到了家。

（天堂飘雪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许地山散文：春底林野》一书）

必烹茶以自娱，即其一例。又有一个文士名叫周文甫，他每天自早至晚，必在规定的时刻自烹自饮六次。他极爱他的茶壶，死时甚至以壶为殉。

因此，茶的享受技术包括下列各节：第一，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

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扇，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

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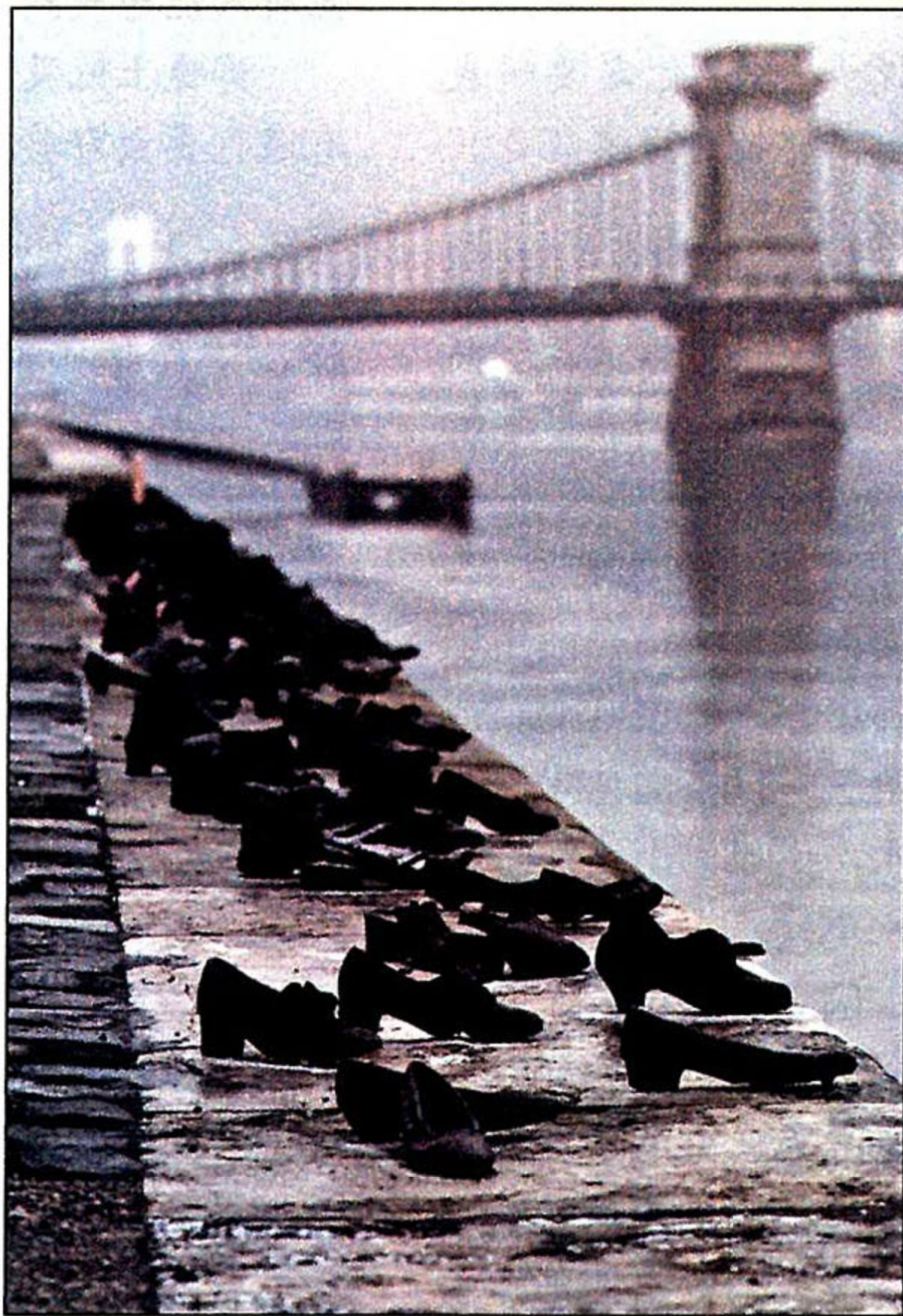
（玲珑心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林语堂散文》一书，王青图）

最受欢迎的雕像

美国网站 boredpanda 邀请读者票选出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 25 个最受他们喜爱的雕像，以下是其中的二个。



冰岛雷克雅未克，《纪念一位不知名的政府官员》，作者 Magnus Tomasson。很多国家都有无名战士的纪念碑，但也许只有冰岛才有一尊纪念无名官员的“纪念碑”。套在他头上与肩上的未经雕琢的巨石，隐喻了官员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匈牙利布达佩斯，《铁鞋》，作者 Can Togay 和 Gyula Pauer。它是导演 Can Togay 为纪念犹太人大屠杀而创作的作品。1945 年 1 月，250 名犹太人被送至集中营残忍杀害。这些受匈牙利“箭十字党”迫害的犹太人，在死前被要求脱下鞋子，跳入河中。鞋子是他们活过的证据。



法国马赛，《旅人》，作者 Bruno Catalano。这是一个系列雕塑，描绘了一个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世界。这些铜像手提公文包，穿着相近却各不一样，用艺术家的话说：想强调的不是他们拥有什么，而是他们缺失什么，取名“旅人”，更像是现代城市工作中工人不完整的灵魂、空洞生活的一种反馈。



美国波特兰，《超验》，作者 Keith Jellum。一条鱼跃进一座大厦的一角。波特兰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那里适合艺术创作，人们都很友好，也许这就是 Keith Jellum 选择将自己的作品放在波特兰一栋大楼中间的原因。



美国纽约，《扩张》。创作者 Paige Bradley 在阐释这个作品时写道：“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好像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刚好容纳我们的空间：社会保险号码、性别、种族甚至是智商的高低。我觉得人生往往被这些东西所限定，而非由内在的自己所决定。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些框架，我们是否还会存在？”



英国伦敦，《母亲》，作者 Louise Bourgeois。《母亲》已是伦敦泰特艺术博物馆的著名景观之一。作者晚期的作品均与自己童年“被遗弃”的创伤经历有关。她将蜘蛛喻作母亲，巨大的身躯与细长直入地面的腿，对子女来说是保护，也是牢笼。



罗马尼亚奥内什蒂，《罗马尼亚诗人——米哈伊·爱明内斯库》。爱明内斯库是罗马尼亚国宝级诗人，诗人的脸孔随着这条路一年四季景色的改变而改变，眼神却一直明亮有力。如他的长诗《金星》里的诗句：“你们生活在狭隘的人世上，任凭命运的摆布；而我在我的世界里，感到永生不灭和凄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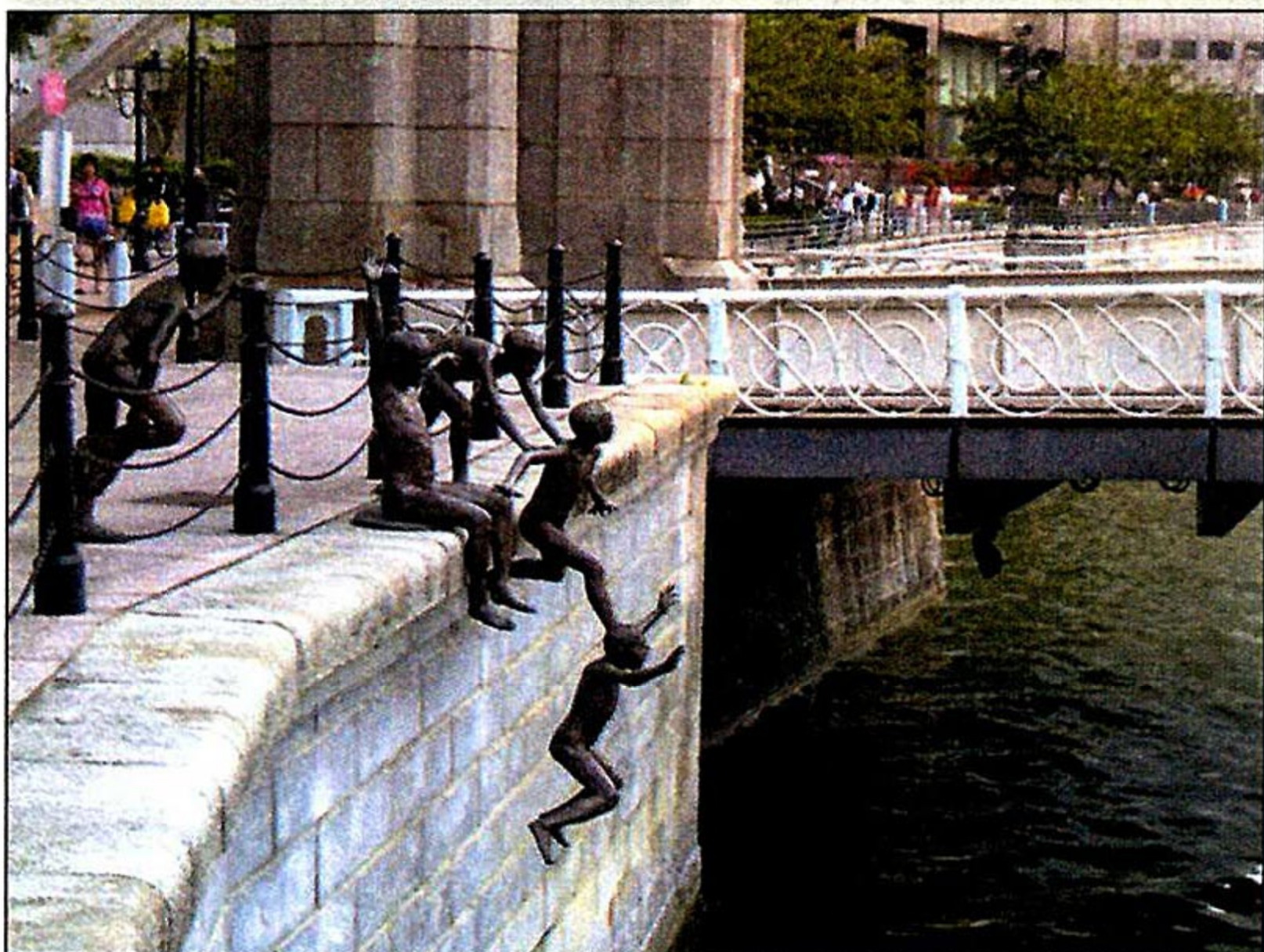
捷克布拉格，《悬吊在外的男人》，作者 David Cerny。这个悬在半空、单手死死抓住救命稻草不放的男人，正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一生多次罹患恐惧症，包括对他自己死亡的恐惧。83岁时，他被确诊患口腔癌，因为无法忍受病痛与恐惧，让自己的医生朋友帮他注射了30毫克吗啡自杀。这件作品展示的就是弗洛伊德与死亡和恐惧的不断抗争。



美国得克萨斯州，《野马》，作者 Robert Glen。《野马》坐落于德州欧文市的威廉姆斯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描绘马的雕塑群。在城市建立之前，这片土地曾是野马的重要栖息地。这件作品也是为了纪念“老居民们”而作。野马代表驱动力，以及主动和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工作中的男人》，作者 Viktor Hulik。这件颇有趣味的街头雕塑，一不小心就会将走在街头的行人绊倒。他的“头”还被偷过两次，以至于到后来警察不得不列一个警示牌来保护他的“休息”。这位工人顶开井盖伸出头和手臂休息，为何满脸惬意？因为他在“偷看”来往美女的裙内春光。



新加坡，《跳河小孩》，作者 Chong Fah Cheong。这件坐落于新加坡河畔的雕塑作品，被网友评为“看到就想与他们一起跳入河中玩耍”的清新之作。

任继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该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所敬重的先生。这些回忆非常琐碎，七宝楼台，拆卸不成片段，但写下来，对于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学家的风貌，或许有一点点帮助。

1968年，我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先后在抚顺铝厂、辽宁冶金设计院工作。1978年，我决心改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我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

任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我体会这副对联的意思：做学问很苦，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但其中自有一番乐趣，靠的是献身学术的情怀。

硕士生阶段，我跟冯钟芸先生学的是诗歌。1985年，因为林庚先生当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学小说，报考了吴组缃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无法等第二年再考。冯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话：“你虽然改为攻读小说了，平时还是要读读唐诗宋词，去俗。”我想是这

个道理。明清小说多写酒色财气，多写世俗的生活，而诗歌的秘密在于提炼优美的形象，与世俗离得比较远。我也由此联想到，天长日久，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作

用。

我的博士论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分析吴敬梓对科举、对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觉。可是，因为懒，我没有去写。对八股的认识，确实是不深的。任先生说：“八股

文，也是一种智力测验。”我体会任先生的意思是，对八股和科举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与任先生谈到国际上的宗教现象，向任先生请教。任先生说：“有的宗教在历史上经历过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没有经历过改革，它们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样。”

我问：“吃素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任先生说：“不一定。据统计，历史上和尚的平均寿命还不如一般人。”

谈起现在教育的问题，任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知识。”

我问任先生：“好像唐朝没有出色的哲学家？”任先生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唐朝的哲学家在和尚里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国的佛教，也就不能说是明白了中国的哲学。

我问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败？”任先生回答：“明朝的历史不是清朝人写的吗？”我醒悟到：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我曾经向任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像陈先生（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样深，为什么对钱谦益这样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谅解和同情？”

“现在对陈先生的赞扬是有点过分了。”

任继愈先生点滴

◎张国风



他有一种遗民情结，虽然他并没有公开表示过。他的家族与清朝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他的诗为证（略）。他没有民族的自信。中国打败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装备，中国不如日本。一个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大家都那么看，那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他的学问还是挺好的。”

“那是当然。他在西南联大开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他的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学问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说是好几种，真正好的，只有德语。其他几种，能读，不能说。他最推崇《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也还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兴亡。”

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任先生说：“农民意识，重个人恩怨。要突破个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级制，很厉害。臣子见他，目光不能超过他的肩膀。”

谈到知识分子，任先生说：“司马迁，汉朝对他并不好，但他的《史记》还是赞扬汉朝。他之所以伟大，也在这些地方。朱光潜、冯友兰也是这样。虽然个人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爱我们这个国家。鲁迅之伟大，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国民性。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对象。但他们大多数，还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劳动

者。”

讲到红学，任先生说：“以前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光‘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俞平伯的书，周汝昌的书，我现在还在读。”

1988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先是到参考研究部，大约一年以后，又被调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说：“图书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要有学术品位。工作人员要有学术素养。”为此，在任先生的建议、安排和推动下，善本部办了一个有关《书目答问》的讲座。

一个制作收集名师授课录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声，希望采访任先生，请我去动员。任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的时间很紧：“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你们的存折上还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务很重，还有一些项目没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这些项目做完。”

说到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说：“他政治上受了打击，去搞资料，人又聪明，结果因祸得福。”

谈到朱自清，任先生说：“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儿人才多。不像王伦，嫉贤妒能。好妒之人，目标不会高远。但是，王伦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一个长处”。

谈到“文革”，任先生说：“‘文革’时期，考古学没有停滞，有很重大的发现

……造神不是一个人造起来的，大家都有责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荐，我在国图文津街老馆讲了一次《红楼梦》。主持人是蔡萍老师。讲完以后，蔡老师告诉我：“任馆长来听讲座了。”我一惊，问蔡老师：“任先生现在在哪儿？”蔡老师说：“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蔡老师向我解释说：“任先生不让告诉。怕你紧张吧？任先生经常来听讲座。”

从人民大学退休后，我带女儿张岩一起去见任先生。因为女儿很想见见这位大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记得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退休了，有什么好处？”

“不用老填表了。当年冯友兰先生也不喜欢填表，说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张岩大笑。任先生问张岩：“笑什么？”张岩回答：“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话。”

谈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任先生说：“概括力不强，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要挑主要的讲，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60万字，该讲的都讲了，从黄帝讲到当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书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价值与部头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任先生常常问起我《太平广记》校勘的进展。可惜，我的进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我是最棒的，我甚至在知道我已经是最棒的之前就这样说了。

◇在家里，我是一个乖乖男，但我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发现，低声下气的人不会走得太远。

◇比赛的输赢并不在于裁判裁定的时候，而是在拳台之下，在健身房内，以及在外面的道路上，比我在彩灯下表演要早很多。

◇如果一个人50岁时看到的世界与他20岁时所看到的是一样的话，那么他已经浪费了30年的生命。

◇服务他人，是你为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支付的房租。

我是最棒的

◎[美]穆罕默德·阿里

◎陈荣生 编译



◇昨晚，我的动作真快，我按下了酒店客房的电灯开关，爬上床之后房间才变暗。

◇这只是一份职业而已。草生长，鸟飞翔，浪淘沙，我打人。

◇重复的肯定导致相信。而相信一旦成为一种深刻的信念，事情就开始发生。

◇我对每一分钟的训练都感到讨厌，但我对自己说：“别放弃。现在受苦，将来你就能作为一名冠军过完你的余生。”

◇做人就要像蝴蝶般飞舞，像蜜蜂般蜇人。

（天堂飘雪摘自《讽刺与幽默》2016年6月10日）

《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他说：“《太平广记》有用，别人要用。你以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校勘《太平广记》的意义大。”我对任先生说：“像《太平广记》这样的项目，我一辈子也就只能做一个了。”任先生说：“做一个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在图书馆不适合搞学问。任先生说：“要学王阳明，一边做官，一边搞学问。”

讲到研究文学的学者的知识结构，任先生说：“光是艺术分析，不搞考证，是缺腿的。”我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几次知识结构的调整，先是从理工科转为文科，接着是从诗歌转为小说，又从事文学研究，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课，可以说是恶补。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国图的几年，我完善了我的知

识结构，也培养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问冯老师，任先生如此高龄，身体是如何保养的。当时任先生有80多岁。冯老师说：“每天泡枸杞吃。”我也从此喝枸杞，从2000年到现在。任先生说：“枸杞利肝利肾，药性温和，副作用小。”

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重文轻武的历史现象。我问任先生：“是不是从隋唐实行科举以后，重文轻武的倾向就越来越严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说：“是从宋朝开始的。”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学者，写过一本中国文学与禅宗的书，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我没有佛教知识，就问任先生：“您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说：

“他不懂禅宗。”

我去见冯老师和任先生，从来不带东西。倒不是有意脱俗，只是书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从家乡回北京，带了一盒无锡的三凤桥酱排骨，送给老师尝尝。冯老师：“张国风也学了一点小世故。”说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北京医院度过。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在。任先生说：“医院不愿意病人长住，占着床位。”我说：“医院考虑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任先生说：“只讲利益，就不能长久。”这是我和任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

（小柯摘自《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13日，李晨图）

民国吃家

◎二毛

袁世凯算得上是民国吃家第一人，好吃清宫菜，更爱吃家乡河南的美食。袁氏娶了九房姨太太，其中还有三房朝鲜姨太太，其中多位都擅长做菜，包括苏菜、天津菜、高丽菜等等，他也是有口福。

袁世凯饭量很大，连餐具都是大一号的，大瓷盘、大瓷碗，吃起来够痛快。快六十岁的时候，袁世凯还能吃下整只鸡和鸭。袁氏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常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

更绝的是袁世凯爱吃人参、鹿茸之类的滋补品，但他不像常人那样用水煎服，而是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嚼着吃，有时候吃得自己流鼻血。

都说鲁迅的笔下功夫厉害，他在“吃”上也不落后，在北京生活期间，到处惹摸好馆子吃好吃的。鲁迅爱喝酒，每顿饭必喝酒，酒量不大，还经常喝醉。因此，鲁迅很喜欢当时北京广和居的一道叫“三不粘”的菜，这道菜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更主要的是它还有解酒的功用。

虽然我们印象中的鲁迅总

是严肃的，但是你能想象鲁迅其实超爱吃零食和点心吗？鲁迅最爱的点心是萨其马，鲁迅觉得吃甜点可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嗯，很多女孩子也是这么想的。

梅兰芳的口味南北兼通，既爱北京的传统小吃，也爱吃川菜里的宫保鸡丁。但受家庭影响，加上唱戏保护嗓子的需要，梅兰芳的饮食基本上还是以淮扬菜为主，如鸡汤煮粥、



蜜汁火腿、霸王别姬等都是他爱吃的菜式。

梅兰芳每天必喝的是鸳鸯鸡粥。为了保护肺和嗓子，且因喜欢清淡，梅兰芳养成了“三不吃”的饮食习惯：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不吃红烧肉之类的油腻东西。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徽州一品锅是绩溪名菜，也是胡家

待客的拿手菜。

胡适好酒，但酒量不大，年轻时曾因饮酒误事，后又患心脏病，所以后来饮酒很节制。一次胡适去青岛，闻一多等教授设宴款待。席间，三十坛花雕酒转眼喝完。胡适眼看酒力不支，于是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请大家传看，只见戒指上刻着两个字：戒酉。原来这两个字是夫人江冬秀为劝丈夫戒酒亲自刻上去的。只是由于江冬秀文化水平低，将“戒酒”误刻成“戒酉”。大家看了，便不再为难胡适。

张爱玲在小说《心经》中有段描写：“许太太对老妈子说，开饭吧，就我和小姐两个人，桌子上的荷叶粉蒸肉用不着给老爷留着了，我们先吃。”

张爱玲爱吃粉蒸肉已经到了哲学层面，她曾说，上海女人像粉蒸肉，广东女人像糖醋排骨。

张爱玲爱吃的菜多是母亲、姑姑亲手做的。只有在和胡兰成热恋时，才喜欢拉着他吃街头小吃，一副小女人情态。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提到的一个小吃叫“大饼油条”。

（珠 珠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民国吃家》一书，王原图）



你所悲悯的人

◎ 顾怡

中国文人墨客的传统，是见到辛苦劳作的百姓，都要悲悯一番的。寒冬腊月卖炭的老翁，正午锄禾的农夫，风波中捕鱼的渔人，在文人的诗句中，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人。自然，农业社会，劳动力的价格并不高，商业也不发达，卖苦力的人，收入和境遇，确实比吟风弄月的文人们要差不少。文人从高处俯视，发些众生辛苦的感受，也颇合情理。

需要辛苦劳作的行业，现代社会也不少。在写字楼里吹空调的上班族，或是各色文艺青年和“小清新”们，也是颇流行关怀“弱势群体”的。在朋友圈里发张寒夜里环卫工人的照片，或是清晨卖早点的小贩的图片，配上一些鸡汤文字，即可获点赞无数。

其实清晨早起卖力的人，

不只是卖早点的小贩。NBA篮球明星科比也曾说过“你知道洛杉矶凌晨4点是什么样子吗？我知道”的金句。然而并没有人去悲悯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开始高强度训练的科比，只有羡慕和膜拜而已。看来，几点起床和劳动强度如何，并非“小清新”们是否投以悲悯的关键，关键只能是收入。

那么，如果“小清新”们发现，卖劳力的小贩经济收入也并不差，甚至可能胜过自己，不知又该作何感想？媒体近日报道，山东临沂有一个村子，村民们在上海经营早餐煎饼，每个摊位年利润25万元，多位村民已经在上海买房，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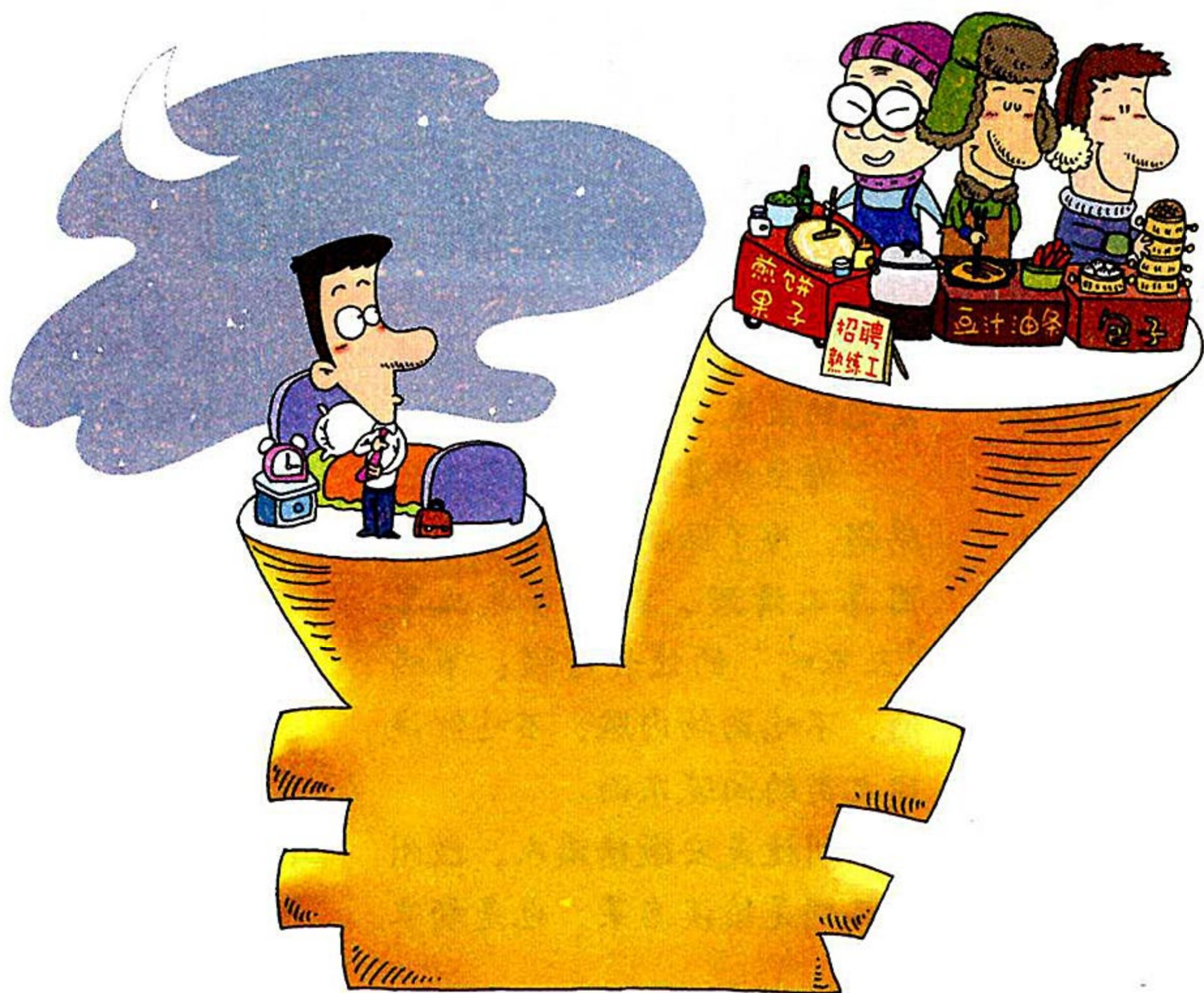
记者是这样算的：按每个煎饼卖5元钱、成本1元钱计算，每天至少卖出200个煎饼，每月毛利为2.4万元，一年毛利为28.8万元。一个家庭有3个摊位，则一年毛利86.4万元，扣去3个摊位每月

租金1万元，一年净利近75万元。而2014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710元，瞠乎其后。

当然，这个收入的计算可能有夸大之嫌。记者还说，“整个上海市区90%的煎饼摊”都来自这个村子，不知有没有经过调查？但城市中辛苦劳作的人，或卖早餐，或贩肉菜，或送快递，或搬砖砌墙，每月所获高于不少写字楼中的白领，乃至在城中买房置业，早已不是新鲜事。

有个段子说，上海陆家嘴地铁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去高档写字楼上班的小白领每天都会在他那买上一袋水果。几年之后，因为租金上涨，小白领们搬到了更遥远的郊区；小贩却在陆家嘴地铁口买房置业了。这反映了某种事实。

悲悯与同情，往往基于某种优越感。维系优越感的，往往是更高的收入或社会地位等。但当你蓦然发现，你所悲





情人节的英文原文并非“Lover's Day”，而是“Valentine's Day”，直译应为“圣瓦伦丁节”，那么汉译是否发生了“翻译事故”？我觉得多少有点。

在情人节，如果登录美国时尚网站，输入“圣瓦伦丁节”几个字，出来的结果80%是关于吃的，其中的80%更关乎巧克力，每个页面都让人看得垂涎三尺。

据说，日本巧克力公司一年的收益有一半都来自情人节；也有统计说，情人节那一周，全球的巧克力销量高达2630.8万公斤。

我一直觉得情人节与巧克力结缘，实在是现代时尚的一个奇迹。要知道，罗马天主教皇正式确认2月14日为圣瓦伦丁节，发生在公元5世纪晚期，那时候，欧洲人还没听说过巧克力呢。远在拉丁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倒是先享用了将近1500年巧克力。欧洲人吃到巧克力，要等到15世纪哥伦布从美洲大陆返回之后了。在他向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敬献的礼物中，除了黄金，还有这种像春药的东西。欧洲贵族立刻迷上了它迷人的口味和神奇的传说。寻常百姓则又等了几百年，到19世纪初才吃到英国吉百利糖果公司批量生产的巧克力。此时，它

跟圣瓦伦丁节仍然没有任何瓜葛。1861年，吉百利家族一个名叫理查德的人突发奇想，做出了一只心形包装盒，并特意选在情人节上市，这才算正式开启了巧克力与情人节的不解浪漫之缘。

现代科学研究随后发现，巧克力中含有苯乙胺，这种元素可触发某种如堕爱河的感觉，更为巧克力与情人节结合的浪漫关系做出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情人节登陆中国，应该是近十几年的事吧。网上有不少关于西方情人节和中国七夕情人节哪个更受欢迎的调查，答案大多是前者，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年轻人觉得七夕不够浪漫。其实，如果了解中西两个

情人节



巧克力

◎于晓丹



情人节的由来，就会知道此言差矣，七夕不知比圣瓦伦丁节浪漫多少呢。

据西方宗教传说，2月14日非但不是一个浪漫的日子，简直是个悲苦的跟殉道和牺牲有关的日子。几种传说中最被肯定的一个故事是：罗马皇帝认为已婚男子不愿离家当兵，因此发布了一道禁止结婚的法令，一位名叫圣瓦伦丁的主教却违背皇帝旨意，秘密为青年恋人举行婚礼，因此遭到监禁。因为他不肯接受皇帝对其放弃基督教的规劝，于公元273年2月14日被处死。圣瓦伦丁节在这个故事下面存在了1000多年，直到1382年英国诗人乔叟发表《百鸟会议》一诗。他在诗中写道：“因为这是圣瓦伦丁节，这一天所有鸟都会来此选择他们的配偶。”圣瓦伦丁节这才有了青年恋人相爱的寓意。不过，也有人指出，其实2月中旬的英格兰还很寒冷，不可能是鸟类的交配日。但无论如何，圣瓦伦丁节从此有了春日万物恣情生长的寓意，那么，最后它与巧克力结缘，也就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时尚故事了。

（翔飞摘自《外滩画报》）

悯的“弱势群体”收入比你高，那种滋味不好受。农民工起薪高于应届大学生起薪，已不是新闻。互联网正在摧毁大量传统白领职位，但体力活的

行情却一年年看涨。公司文员辞职当月嫂，大学生回炉学技工，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

中国传统有看不起做体力活的心理，“君子不器”“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商业社会，消费者用钱投票，这种心态迟早要扭转过来。

（不见不散摘自《南方周末》，小黑孩图）

放心

身高一米六的李经理调走了，临行前，他对身高一米八的新来的王经理说：“这个部门不好管理，家庭有背景的人太多，水很深啊……”

王经理笑了笑：“你一米六都没淹死，我一米八就更不怕了，你放心去吧！”

咽下去

昨晚讲完睡前故事，女儿表扬我讲得好听，我赶紧表态：“爸爸能做的事情都会为你做。”她轻抚着我脖子上的喉结，说：“你把这块骨头咽下去。”

我漂亮

周末在家玩电脑，老妈来我屋里，一边看着老爸擦地一边说：“闺女，像你这样一点家务都不会做，以后会嫁不出去的。”我看了她一眼说：“您也不会做家务啊，不也嫁了吗？”老妈淡定地说：“我漂亮啊。”

小青

一哥们儿胳膊上文着“小青”两个字，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你女朋友叫小青？”他说：“不是。”“那你是喜欢《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小青？”“也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只见他45度角仰望天空说道：“当时我只是文了一个‘情’字，只不过后来我长胖了……”

终于明白

今天在学校食堂买了两根



大骨头，跟舍友一起在那儿啃。啃了一会儿，舍友语重心长地感叹道：“活了十来年，终于知道为什么狗啃骨头的时候要歪脑袋了，能使上劲！”

二胎

一同事想生二胎，劝儿子说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好处多多：“会陪你玩，给你当马骑，当你的小跟班。”结果儿子冷静地反问道：“零食会被分一半这事你们怎么不说？”

机会

老家的高中开高考动员会，校长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改变你们一生的机会就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底下一个孩子低声问道：“我们村要拆迁了吗？”

原来是你

去换药，护士大姐面无表情地让我到治疗床上趴好。脱了裤子，揭下纱布，看到伤口，她突然在我背后说：“哦，是你啊！”气氛突然变得欢乐起来。

表白

甲：“表白被拒绝是什么感觉？”

乙：“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砸脚上了。”

花

我有一个挺要好的女同学，在班上是班花，在系里是系花，在学校也是校花。毕业后她考到政府机关，我打电话问她现在是不是“局花”，结果我们“友尽”了。

空腹

男友肚子饿了，就去冰箱拿香蕉吃，我对他说空腹吃香蕉不好，他特认真地说：“吃第一口是空腹，第二口就不是了。”

长寿秘诀

有同事说她的奶奶今年98岁了，还思路清晰，偶尔打麻将。我问老人家平日有啥好习惯，同事说奶奶平时从不做运动，没事就躺着，最喜欢吃麦当劳之类的煎炸食品，到70多岁才戒的烟，数钱的时候最开心，但一辈子没上过班。好的，我懂了。

为什么吻

带女儿参加一个婚礼。8岁的女儿看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有时搞得我很崩溃。

“妈妈，婚礼上为什么新郎要吻新娘？”

“就像你为了不让别人吃你的巧克力而在上面吐口水一样。”

party 的幽默

● [美] 阿拉贡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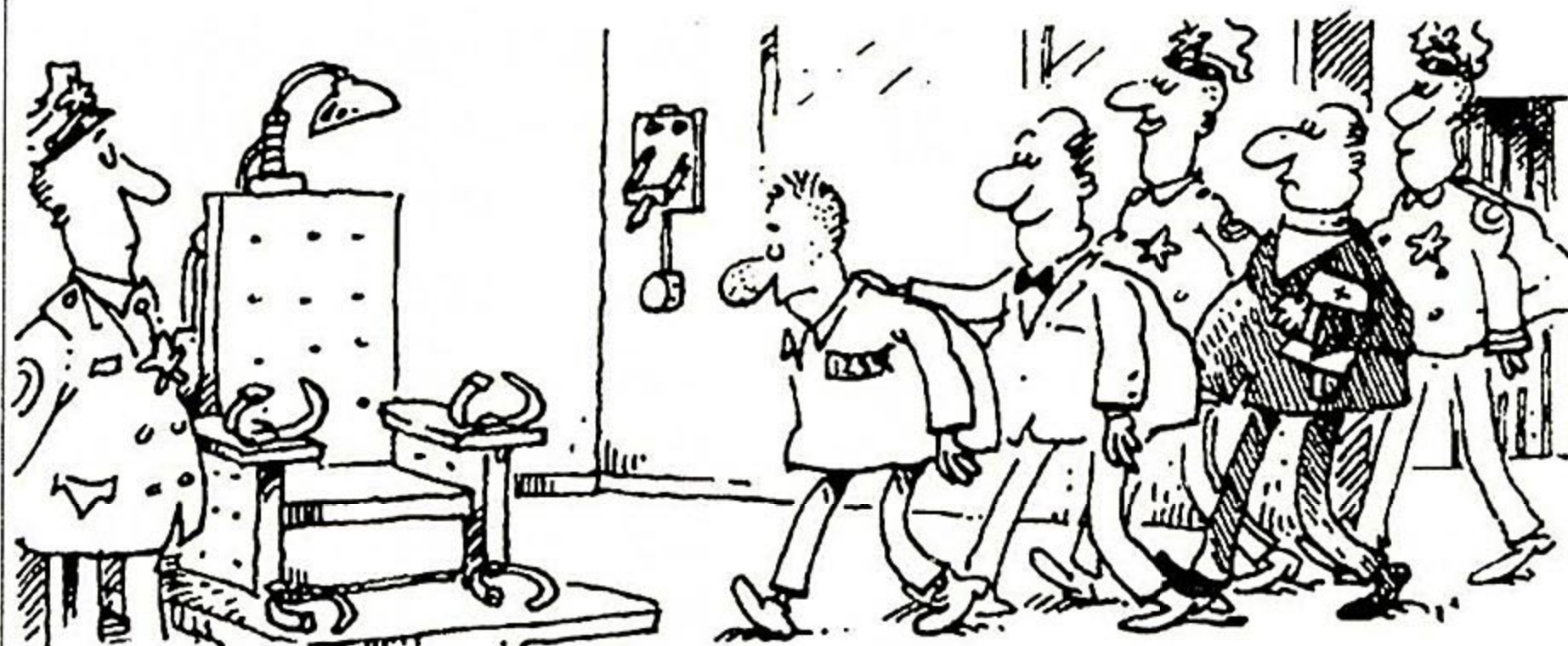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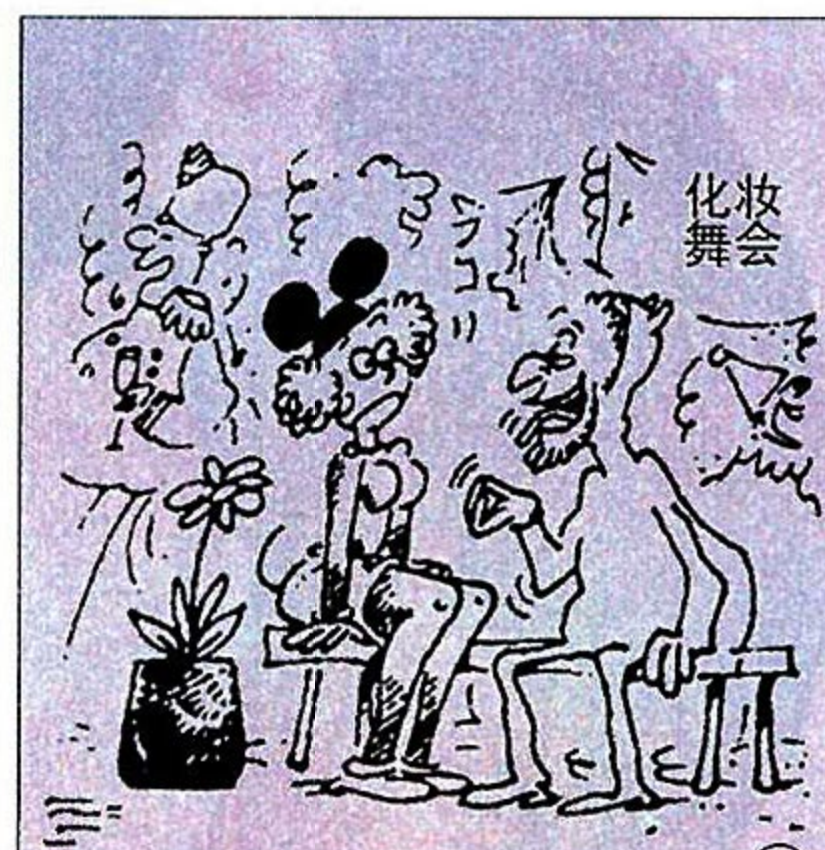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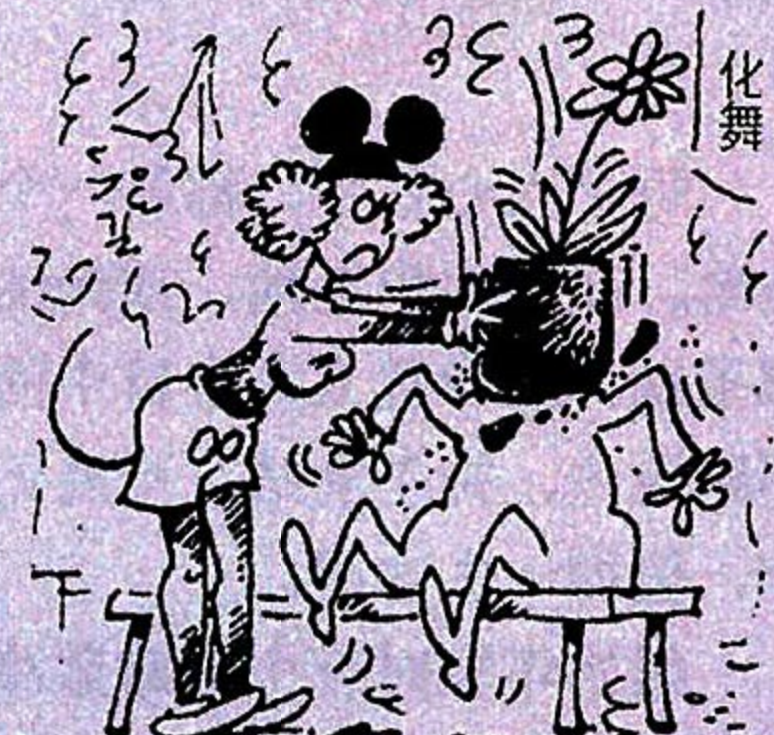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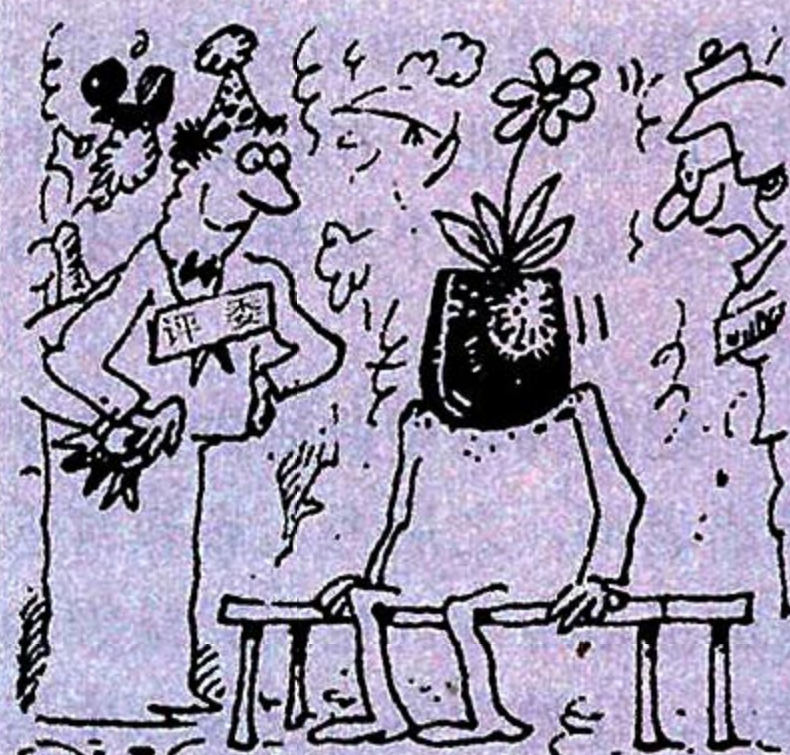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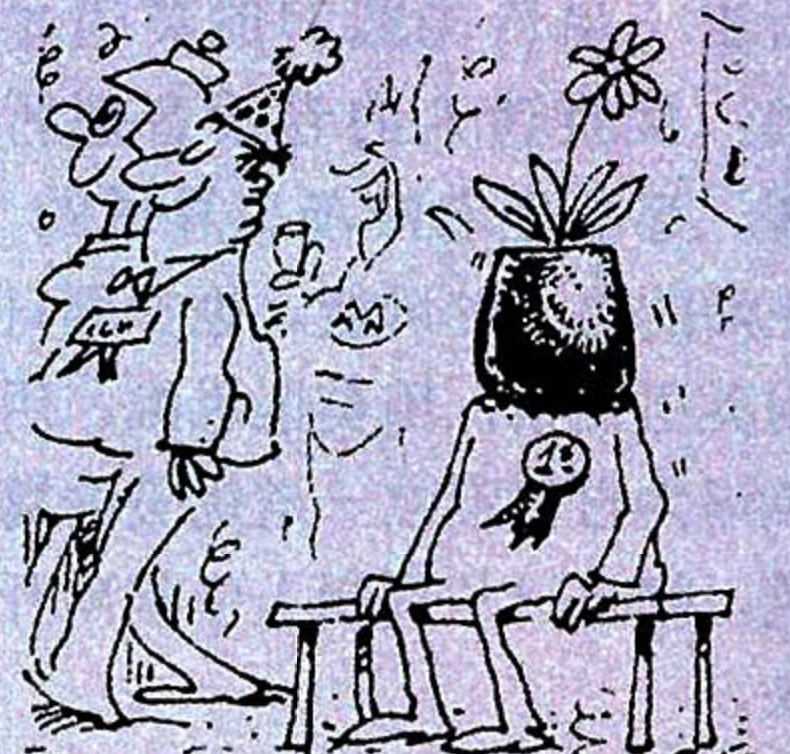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耶路撒冷

◎碎 碎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圣地。或为理想高地，或为情感圣地。就像犹太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神圣清洁，至高无上，值得一生守望。

姐姐年轻时有个耶路撒冷一样神圣的梦想高地——在京城工作，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过儒雅深邃的知识分子生活。对于师范毕业、在县城长大的姑娘来说，这个梦想可谓步月登云。

姐姐师范毕业后先做中学英语老师，之后考上省教育学院的英语专业。也许就是因为英语，让她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她喜欢脱口而出一串玲珑圆润的英语单词，优雅迷人的卷舌音翘舌音，那象征着浪漫与异域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她宁愿只用英语说话，用英语思维，用英语为自己设立一道优美的篱笆，把自己从周围人中隔离开来。

所以她一心考研，想到北京，然后留在北京。家里有一间书房从上到下排满了书，

这是她心心念念的梦想。以她的心气，这个梦想似乎触手可及。她的眼神、她的作为、她的心性，都在为她诠释，她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她是绝不会属于我们那个县城的。

那时姐姐二十出头，除了工作，从早到晚都在看书学习。她反打扮，反享乐，反日常，沉默寡言，过着修女一样的生活。她是众人眼中的异数，是所有人眼中的书呆子。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忙着吃喝，跳舞打牌，悠闲自在。姐姐没别的朋友，只有一位比她更加志存高远的男朋友，她是孤独的。但是，她乐于这种孤独。表面热闹的生活是她看不上眼并且一心排斥的，她愿意让孤独把她和众人区分开来。

她那种反县城生活的做派，让父母心里有种隐约的骄傲，又有不知所以的恐慌。姐姐的追求，她所要的生活走向，不是一辈子生活在县里的父母所能想象的。也许是对身边庸常的排斥厌恶，也许是觉得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

许是除了学习之外始终没有同步的心理建设，姐姐经常失眠、眩晕、呕吐。每次考研她都发挥不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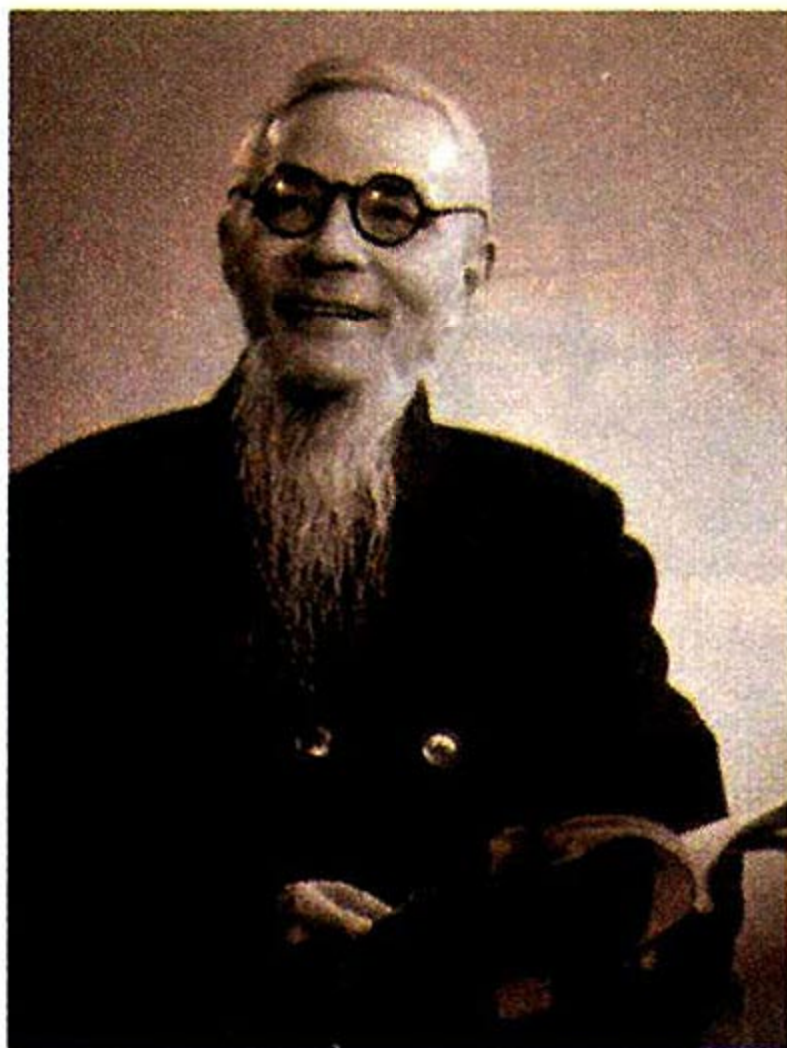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爸爸一再这样说姐姐。这话背后是无尽的叹息。姐姐成了周围人眼中的废物。往往，很简单的几句话她都说不顺，很简单的关系她都处不好，她总是表现得坚硬、迂腐、不通达，总是得罪人，总会惹人哂笑。

考试临场发挥不好，除了她的性格缺陷，或许也与县城人格有关吧。在小县城成长的人，却觊觎大都市的生活，要走通此路，自然需要强大的心力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姐姐过不上她所向往的更远更高的生活，此地的生活又令她不屑一顾，这让她感到压迫与巨大的不满足，她整个青春期都是在这样的压抑、封闭中度过的。有一次考研过后，因为又没发挥好，她的男友对她的耐心终于耗尽，无尽地声讨和指责了她，这令她几乎崩溃。她

父亲在他的《画师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赞美的话不足道，批评的话才可贵。”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他的虚怀若谷。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那时我家在嘉兴。有一天，父亲带我们到烟雨楼去玩。我剥吃南湖菱的时候，忽然听到邻座有几位游客提到父亲的名字。我正要说话，父亲立刻示意我不要作声；但他自己却急忙坐到茶客的背后去，“偷听”他们的议论。

其中有个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脸上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其实这是父亲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叫作“有意无笔”或“意到笔不到”。这样可以更含蓄，更耐人寻味。但父亲还是听取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



父亲“偷听”

◎丰宛音

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的神情。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0年。那时我们全家逃难到贵州遵义，寄居在郊外的一座庄院里。有一天，我随父亲到庄前田野中散步，走累了便坐在一条石凳上歇脚。不一会儿一群人路过这里，见了石凳，也坐

下来闲谈。其中一个人指着庄院说：“你们知道吗？丰子恺就住在这个庄院里。”另一个人说：“我总觉得丰子恺的画的背景比较单调，往往几幅画背景都差不多。再说他最近在报上发表的几幅画，人物穿的是内地的服装，背景却是江南。看来他画惯了江南的山水，内地的山水一时还画不像。”

我知道父亲一定在聚精会神地“偷听”他们的议论。果然，他一回家就把这事记进了《画师日记》。打那以后，他常常到郊外写生。他后来画的《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蜀江水碧蜀山青》《蜀道难》等画中山形奇特，气势磅礴，就是从这些实地观察和大量写生中得到的艺术概括。

（竹西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世上如侬有几人——丰子恺逸事》一书）

把所有的希望，所有对快乐的想象与兑现，都压在考研这一件事上，自觉弃绝了所有可能的生活，也从不愿想象与接纳别的生活。所以她的失败，就是生活全部的破灭与落空。

姐姐对自己也越发没有信心。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让她纠结、犹疑、无所适从、患得患失。她只能选择重返县城，回到她曾经最鄙视、最看不起的生活。

姐姐现在是县城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曾经至高的心气，终于低到了尘埃里，过上了世人眼里正常的生活。现在，节假日我回老家，发现姐

姐也会和亲戚们坐在一起打牌了。一帮妯娌坐在院子或是客厅，吆五喝六带点小赌的那种打牌。姐姐和她们一样娴熟地吐着瓜子皮儿，大刺刺地说着粗放的闲话，争执时也会高声吵嚷，在牌桌前把午后明亮的阳光坐成暮色苍茫。

姐姐以前的那些追求，和她现如今的生活，让我一想起便觉心塞、刺痛，冰水一般漫过的彻骨寒冷。

有则流行的鸡汤文，题目叫“你配过最好的生活”。可是想想看，谁又不配呢？每一个善良、洁净、努力、用心生活的人，谁不配过最好的生活

呢？可是最好的生活，往往都在我们的彼岸。姐姐曾说过的在北京当大学教授的生活理想，她可能早就忘了，但是我还记得。时光仓促，岁月混沌，谁还敢回想最初的心跳？很多事情，选择遗忘，也是对当下的慈悲。

耶路撒冷还在远方，在午夜梦回时闪闪发亮。生活呢？生活教会每一个人世故，或者妥协。在县城生活的姐姐，也会享有在那里生活的好吧？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格格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12日，勾犇图）



故 乡

◎蒋方舟

1934年，32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而从北平返回湘西。阔别18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湘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灵感发源地，是遗世独立、平静祥和的家园，是中国古人对乌托邦最早的想象。

重回故土的沈从文，却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

望的。马尔克斯在成名多年之后，陪伴着母亲回到他出生的小镇阿拉卡塔卡（也就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他惊讶地写道：“我的故乡仍是个尘土飞扬的村庄，到处弥漫着死人似的寂寞。昔日不可一世的上校们只好窝在自己的后院悄无声息地死去，唯有最后一棵香蕉树为之作证。还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处女，用下午两点的酷热浸湿她们汗迹斑斑的遮羞布……”

沈从文的失望亦如是，故乡的堕落是土地的堕落，是温情脉脉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

堕落。长达20年的对外抗敌和内战，让农民的命运如浮萍般无助，性格灵魂也随之被改变，战争动乱让他们失掉了平和正直的性格本质，而城市的浮华奢侈又让他们有了崇尚成功的价值观。沈从文失望地写道：“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沈从文敏锐地察觉到，表面的巨大进步中蕴含的是堕落的趋势。家乡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种“大力”所扭曲。这种“大力”，就是现代性的大潮大浪，它不可抗逆地席卷了黄土地与黑土地，改变了数千年的乡村形态。

从家乡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开始动笔写《边城》，写一条溪、一个女孩、一条狗、一个漫长的梦。《边城》的写作是一种对于逝水年华的追忆，对于美好时代的挽歌，亦是对于乡愁的自怨自艾。沈从文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因此他在文字中，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

（邓钧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一书，李晨图）

我爱听，
人家把星
叫做星星。
夜空是另一个世界，
星星是它的子民，
谁也不排挤谁，
彼此密密地挨近。
它们是那么渺小，
渺小得没有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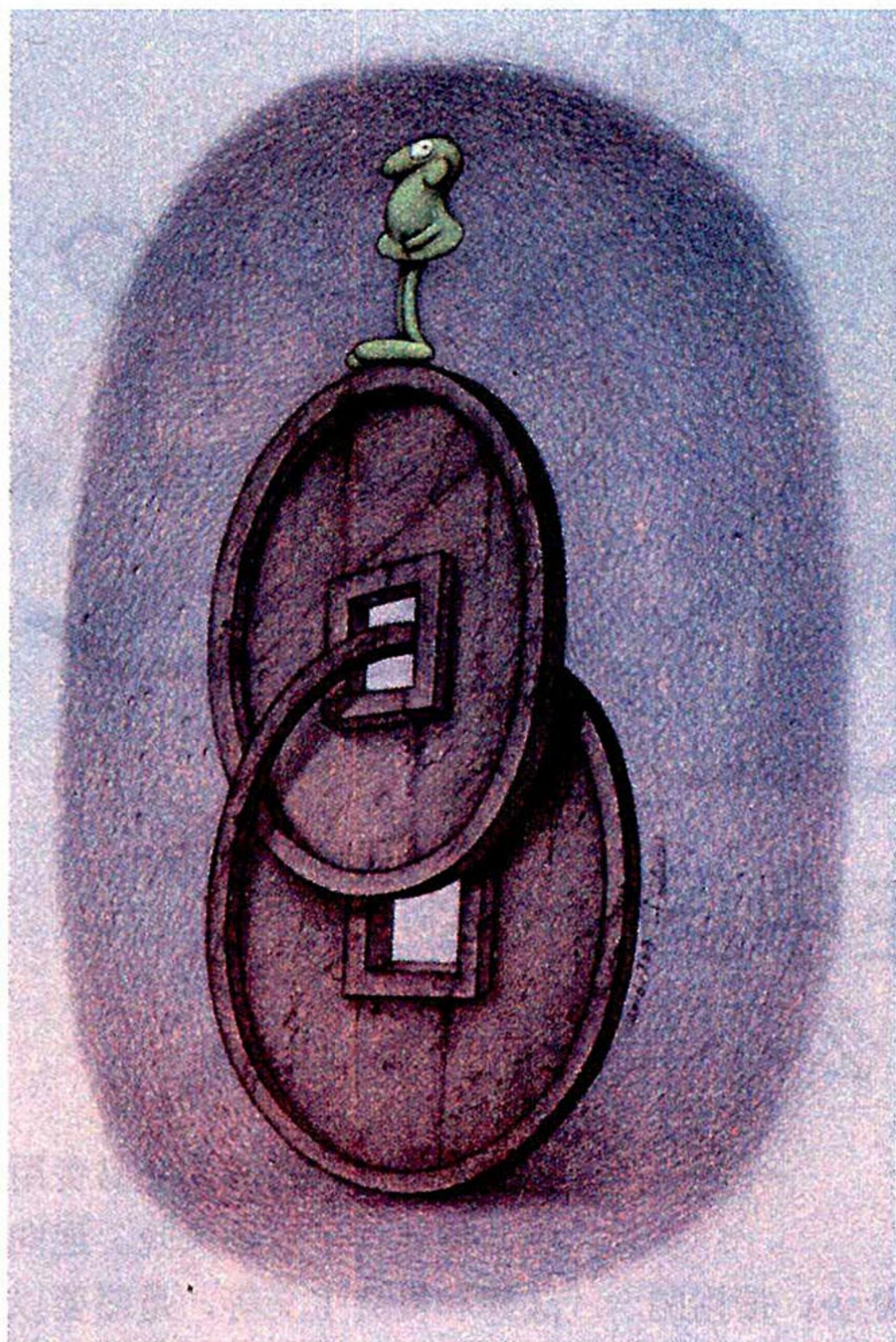


星 星

◎臧克家

它们用自己的光圈，
告诉自己的存在。
扬起脸来，
向着那白茫茫的银河，
一，二，三……你数，
呵！它们是那么多，那
么多……

（唐丽光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臧克家诗选》一书）



切换角度看富人

◎罗振宇

今天我来回答一个问题：富人凭什么挣那么多钱？

当然，我指的不是那种贪赃受贿、当“黑社会”老大挣来的钱，指的是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凭自己的本事获取的钱。

富人赚到钱，通常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禀赋。比如说我，我没有明星的脸蛋，自然挣不到那笔出场费。

第二，人家吃的苦我们没有吃过。我还记得“雕爷”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创业？创业就是修行，它的心法就是一口真气不散，不管多难，这口气都不能散。”这种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精神，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没有，所以，我们得服气。

第三，就是敢于承担风险。面对同样一个机会，你因为害怕风险退缩了，别人因为敢冒

风险而成功了。你凭什么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

第四，富人最终获得的财富和他创造的财富相比，其实只是很小的一块。这一点，如果没有学过经济学，就很难理解。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消费者剩余”——所有创新活动都会创造出一块新增的财富，这就是“消费者剩余”。这块财富随着时间的推进，渐渐都会归于消费者，而不是归于资本家。资本家能够获得的，仅仅是一个时间窗口里的一小部分财富。

可能还是有一部分人觉得：我就是穷，我挣不到钱，所以，我看富人挣钱，就是不爽。

那好，我现在就切换到你的角度看，你会发现，你这么想还是错的。为啥？因为穷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富人的。

就拿马云来说，他超越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可是他坐首富位置的前提，是他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大量的淘宝商家有钱可赚，他才可能是那个首富。

好，那假设现在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让穷人的生活改善十倍，让富人的财富增加一万亿，这两个结果同时出现，我们要不要呢？反正我要是穷人，我就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化，贫富矛盾会变得越来越来大。没错，如果贫富矛盾是穷人根本吃不饱饭、啼饥号寒，那这确实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可是，如果穷人的生活也在改善，只是富人改善得更快，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的结果。

为什么？因为一旦摆脱了匮乏经济之后，实际上我们和富人之间的差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我们穷人也可以开上一辆三万元的“QQ”，其实也挺好。富人再嘚瑟，不过买一辆几百万元的迈巴赫，他跟我们的差距好像有几百倍，但是两种车都能上高速公路，都能开到郊区去野游，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社会并不会因为表面上的贫富差距而变得不稳定，关键是财富的总量是不是在增加。

（宁静姿涵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一书，刘宏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1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温州做调研。那时的温州人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臭名昭著，杭州等城市公开焚烧温州皮鞋，北方的一些商店门口甚至贴出告示，“狗与温州货不得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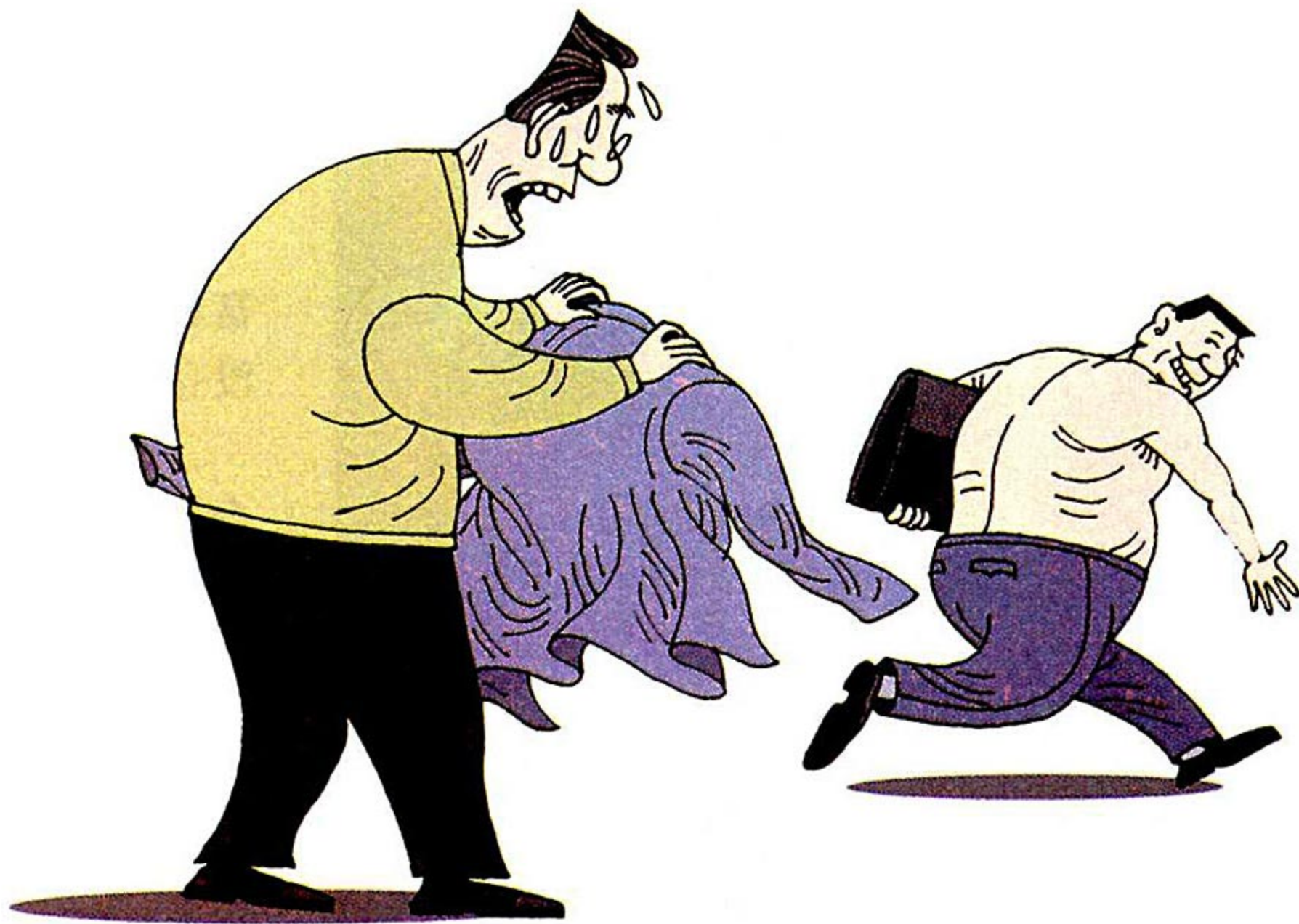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外界看来信用已经全面破产的温州，我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十分意外的现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状况居然非常好，两个同村人借钱是不用打借条的，几万元的现金，有借有还，仅凭口据。

为什么彼时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道理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个。

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产品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仍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呢，这笔生意之后，他们又会在哪里？



信用在中国 为什么不值钱

●吴晓波

2

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

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最大的一部分。

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3

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只要能够最终攀上财富



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来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因为在中国，侵犯名誉权的惩罚额度，最高为50万元。用区区50万元或者几个50万元的代价达到阻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4

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的。

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元乃至数十亿元，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

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而这两个事实，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甚至还在崩坏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严重的社会疾病。

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弊病：

——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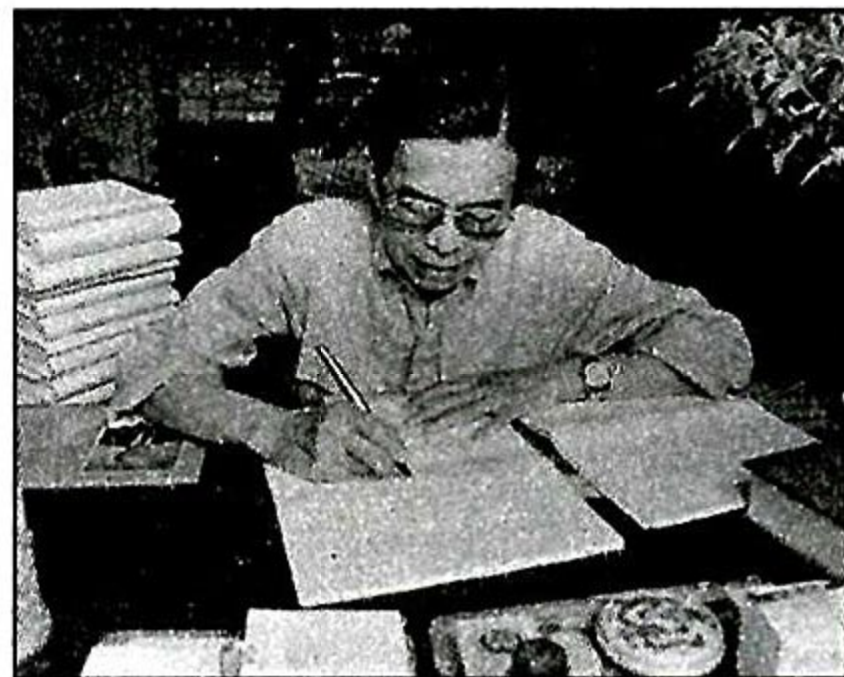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人性是最不可靠的，唯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黎青图）



草婴的 “翻译六步法”

◎秦 湖

同为俄语翻译界的老前辈、草婴先生多年的好友高莽，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草婴先生的“翻译六步法”：先反反复复读原作，把原作读懂；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仔细核对译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离开原文，从中文角度审阅，朗读，努力做到流畅易读——老朋友孙道临曾经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这之后交给出版社，根据编辑意见作调整；校样出来再最后通读一遍。

草婴先生曾对高莽说：“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战争与和平》四卷作品，草婴整整译了六年，针对其中的559个人物，他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

（余娟摘自《做人处世》2016年第7期）



尊重每一个生命

◎爱玛胡

一

晚上，埋头趴在电脑前查找资料，突然屏幕上弹出一个新闻窗。瞟一眼，不相信，点开来看，是真的：杨绛先生走了，105岁高龄。

不知怎么，我的眼睛湿润了。

虽然很小就看过《堂吉珂德》，可我对杨绛先生的了解仅限于她是钱锺书的夫人，而钱锺书是我最爱的两位中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老舍。是在钱锺书去世后，她写的《我们仨》，让我了解她、心疼她、尊重她。在18年之后，他们仨团圆了。我感慨，中国少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科室小医生知道我好读书，问我借《我们仨》。我很惊奇，他是从来不读闲书的。问为什么？他说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全是杨绛先生的各种文

字。他想知道真实的她是什么样子。

二

上专家门诊，来了个老太太开防治心脏病的药，讲到注意事项时，我怕老人忌讳“心跳骤停”“死”之类的词，便说得很委婉。老人倒痛快：“我不怕，我已经到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献表，人死了，还能派上点用处，多好。器官老了不能用，皮肤总可以用吧，或者，做科学实验用，再不济，给医学院做解剖也行，骨头做成骷髅架子，我看你们骨科都挂着的。我儿子不同意，我问了，只要我态度坚决，表达意愿，能行。我相信，我儿子最终会理解我。我不愿在临死前还要遭各种罪，我是不愿被抢救的。人总有一死，你说是吧医生？”我被老太太乐观豁达的态度感动了，

握着她的手说：“我为您保驾护航，先好好活着，享受生活，再平平静静地百年。”

三

下班路上，恰逢暴雨，我随着缓慢的车流朝家的方向行进。交叉路口，横七竖八的车堵在一起，谁也过不了，我前面两辆大越野车互不相让，挤在一条车道，都想着有机会先过。我索性拉了手刹，捡起副驾驶座位上备着的书，做好长时间等待的准备。

隐隐约约的警笛声，透过雨声穿进车窗。凭医生的直觉：是救护车。这样的雨，这么多车，怎么走？我抬头环顾，在我的前面，隔着那两辆大越野车，忽闪着警灯的，果然是救护车，实在挤不进正向的车道，进了我们这条逆行道。可是两条道都是车，没有避让车道，怎么让？大约是没



五十二赫兹

◎郁喆隽

海洋生物学家在太平洋里发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鲸。一般蓝鲸的“歌唱”频率在十五到二十五赫兹，长须鲸在二十赫兹左右，而它的频率是五十二赫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条鲸听得到它的声音——它是这个世界上孤独的鲸。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等末班地铁——城市人反复咀嚼、玩味着自己的孤独，但终究是要拿来和别人说的。那些不能与人说的，才是孤独的底色。时髦青年刻意追求特立独行，但往往落得大同小异、人云亦云。真正的孤独并非形单影只，而是生来的与众不同。人生而不同，却总是在消弭自我。

海洋生物学家估计，“五十二赫兹”长约四十英尺，重二十吨。如此庞然大物在大洋中也仅是一颗水滴。美国海军的水声监听单位在上

个世纪80年代末偶然记录到了它的声音。此后二十年中，人们在世界各地听到了“五十二赫兹”的特殊嗓音，逐渐勾勒出了它在各大洋中独自遨游的轨迹。最后的记录地点在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和科迪亚克岛。它从未停止歌唱，虽然没有同类。

有人说，鲸会流泪，但是我觉得“五十二赫兹”不会。海水已然太咸，不需要再多一滴泪。人总渴望被倾听和理解，却不愿孤单地直面自己。然而有些事情终究需要每个人独自去完成——读书、思考、恸哭乃至死亡。现今绝大多数的人习惯了前呼后拥，容易忘记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是感同身受。即便坐拥一座城池，人仅仅占据肌肤之内的空间；纵然阅尽万千人事，我总要回到本心的那潭止水。歌可以唱给自己听。

我愿像“五十二赫兹”那样，把心变成海，把海当作肌肤，巡游四方。

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曾写道：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较之深埋于它内心的，/皆为微沫。（《一只孤独的船》）

据说，有人将去寻找“五十二赫兹”。其实大可不必。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悠然而远行。

（留痕摘自《书城》）

有希望过去，救护车灭了警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挂上挡，打了右转灯，放下右侧车窗，缓慢向右侧挤去，冲瞄着我的隔壁车道车上的司机指指前面，又指指他的方向，示意我想给救护车让路，要挤进他的车道。其实，我心里没底，他会让我吗？我一辆车过去了，有用吗？我后面那么多车，会有人像我一样，让一条生命之路吗？前面还有那两辆

大越野车堵着。

隔壁车道的车慢慢往后退，让我过去。我冲司机挥手，小心翼翼摆过去。看后视镜，突然心头一热，我后面的车都打着右转向灯，准备挪动到隔壁车道。大家车挤车，可秩序井然。前面两辆大越野车休战了，一辆车慢慢后退，另一辆也打起了右转向灯。

说起来漫长，其实过程大约只有1分钟。我左侧的车道

空了，救护车明显迟疑了一下，才重新拉响警报，呼啸过去。我不知道它能畅通地走多远，希望它有足够的时间到医院。

在剩下的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激动，为我、为素不相识却有缘同行的司机们点赞。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若子摘自《北京晨报》
2016年6月20日）



我在欧洲读书期间，为了赚生活费，曾经做过兼职导游。我带了不少国内来的旅游团，这些团的客人虽然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不同地方，但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经济条件普遍不错，人手一只名牌旅行袋和奢侈品手袋；其二是不管他们操着什么地方的口音，下了飞机之后一定会问我以下几个问题：

“这里的奥特莱斯在哪里？”

“我要帮朋友带点化妆品，要去哪里买？”

“我听说这里的xx名牌包很便宜，什么时候安排购物？”

虽然我很努力地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但城堡、教堂、博物馆对他们的吸引力，似乎远远比不上奢侈品专卖店。就算我费尽口舌地介绍各个景点有怎样的历史和底蕴，他们也不过草草拍了几张照片就意兴阑珊。

有一次，我问一个正在卖场像买白菜一样疯狂抢购名牌箱包的客人，为何千里迢迢地来到欧洲，却把时间都花在这些国内随处可见的品牌店里？她带着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我，举起她刚刚抢购到的包说：“怎么会一样呢？这可是限量版啊，无论是做工还是质地，都是国内买不到的。”

在那一瞬间，我很想回问她：“那么你这一次所看到的风景、走过的道路、吹过的海风，何尝不是全球限量版的，为什么不好好欣赏？也许你这



限量版人生

●黄竞天

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宝贵的邂逅！”

但是我没有这样问，就像我不明白一个用动物皮制成的手袋为何能够受到如此疯狂的追捧，卖出比它的成本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价格一样，她们也不会明白，这些看似普通的风景和日常的瞬间，究竟有什么意义。

二

很多追求“限量版”这三个字的人，实际上并不明白“限量版”这一概念的由来。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流传着不少关于英伦贵族的传说。其中一个，与皮鞋有关。

在那个时代，贵族阶级的绅士们大多都有几双价格不菲

的皮鞋。这些鞋子都是手艺出色的匠人花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纯手工制作的，价格很贵，品质也很优良。如果是穷人家，一双鞋可能穿几个月就要换。但对于很少自己走路、又颇为爱护皮鞋的绅士们来说，一双皮鞋甚至可以保存十年、二十年。在主人日复一日的精心护理之下，时间久了，这样的皮鞋不仅是鞋主人独一无二的珍宝，也成了他们身份的象征。这就是最早的“限量版”。

我曾经看过一本人物传记，书里描写了一个旧时代的伦敦绅士，他的日常爱好之一就是擦鞋。对他们来说，使用历史悠久的旧物不仅不寒酸，反而能体现爱物惜物的绅士精神。

但到了如今，虽然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穿得起昂贵的皮鞋，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对它们细心护养呢？几乎都是穿了没几年就已破旧不堪。而鞋子的主人也毫不心痛，大不了

切记人生苦短

◎〔德〕赫尔曼·黑塞

◎窦维仪 译



人生苦短，我们却费尽思量，无所不用其极地丑化生命，让生命更为复杂。仅有的好时光，仅有的温暖夏日与夏夜，我们当尽情享受。玫瑰花及紫藤已开开落落了两次；白日渐短，每个树林、每片叶子都带着惆怅，轻叹着美景易逝。晚风徐徐，拂过窗前树梢，月光洒落在屋内的红色石板上。故乡友人别来无恙？你们手中握着的是玫瑰或是枪弹？你们是否依然安好？你们写给我的，是友善的信，抑或是谩骂我的文章？亲爱的朋友们，一切悉听尊便，但无论如何，请切记：人生苦短。

（田龙华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堤契诺之歌》一书）

再买一双就是。那些匠人的辛苦、精选的优质鞋料，对他们来说和机器量产的工艺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只看到价格，看不到价值。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边不缺土豪，但少有真正的贵族。

三

一双鞋，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磨砺，成为绝无仅有的限量版；一段人生，同样也能够在时间的发酵下，变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说到限量版人生，我想讲一个设计师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 Phyllis Sues，今年已经是一个 93 岁的老奶奶了。单就名气而言，她算不上国际一流的设计师，但她有一段传奇的人生。说她传奇，并不是因为她是名门之后，或是有惊世之颜、倾城之姿，相反的，她倒像是一朵风雨中的野玫瑰一般。

她 14 岁开始学习芭蕾，20 多岁的时候，成了一名百老汇的专业舞者。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她步入老年之后的人

生。在大多数人都选择退休养老的年纪里，她却选择了不一样的活法。

50 多岁的时候，她创立了自己的时装品牌；70 岁学习作词作曲，并且学了意大利语和法语；80 岁开始跳探戈和秋千体操，从腾飞带来的灵感当中，创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曲；85 岁开始人生的第一堂瑜伽课；90 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次高空跳伞。

而就在去年，她在自己 92 岁生日的时候，和她的舞伴老师一起，给来参加生日聚会的朋友们表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探戈。而这段舞蹈视频，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球。当我在视频当中看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奶奶美丽而又优雅地出场，随着音乐步伐稳健地做出一个漂亮的旋转时，我不由自主地为她喝彩鼓掌。

所谓限量版时尚的重点是什么，是设计、颜色，还是材质？我认为都不是。它其实是一种有关生活的态度。无论是品牌也好，人也罢，最重要的

都是灵魂。没有灵魂的设计不过是在堆砌衣料，而没有态度的人生不过是随波逐流。Phyllis 有这个态度。

四

买一个包很容易，但是要让它常年如新，却考验着主人的功夫。

消磨掉一天的光阴很简单，但是要用和别人相同的时间，创造出专属于你的价值，却不容易。

就像每一个限量版的产品都是工匠心血的结晶一样，你的人生，也是你通过每一分、每一秒的累积，打造出来的独家限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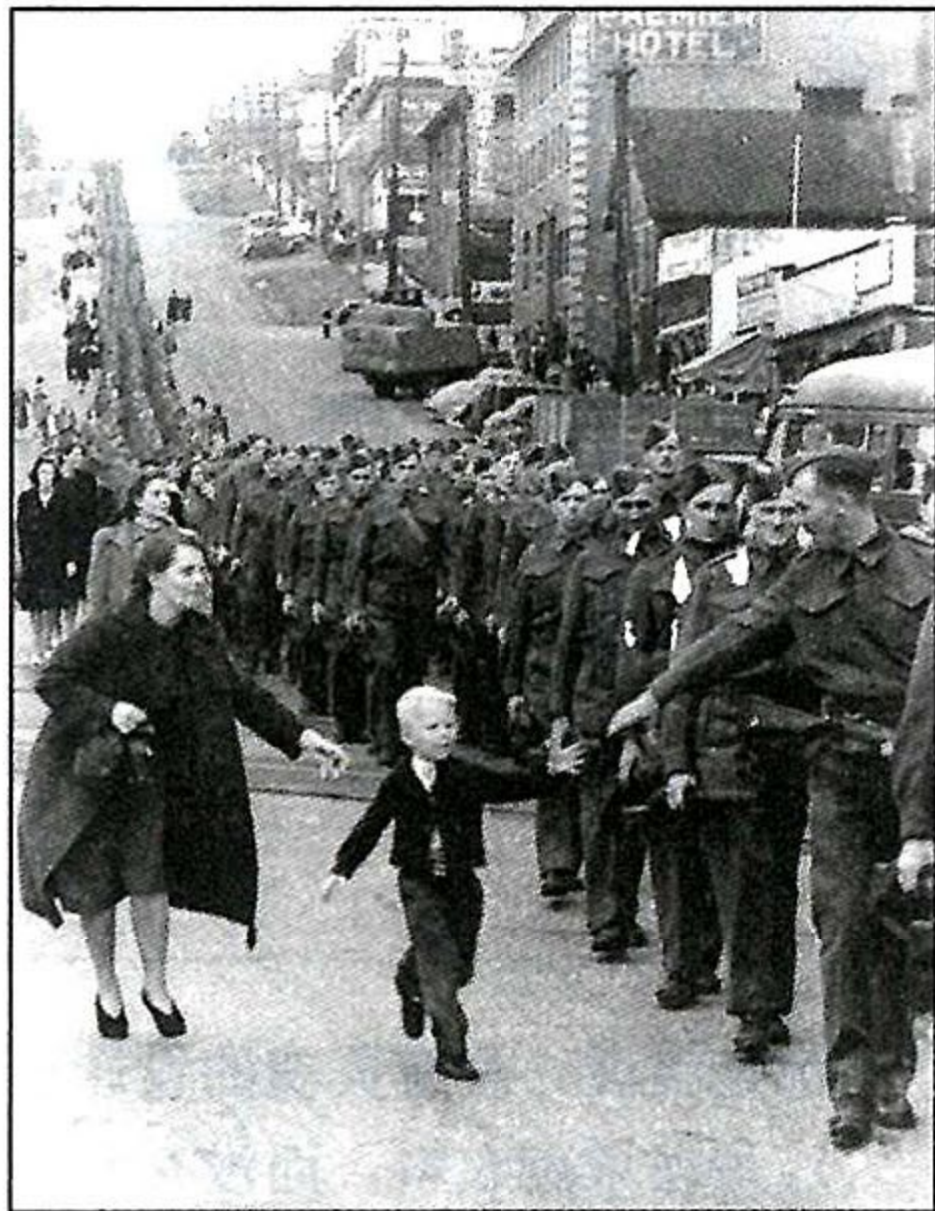
除掉睡眠，人的一辈子不过只有一万多天。所谓限量版的人生，就是充实、多彩地度过生命里的一万多个日子，而不是简单地将同样的一天重复一万多次。

未必奢华，但却独特；无须第一，但却唯一。

（瑞生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体面的普通人》一书，小黑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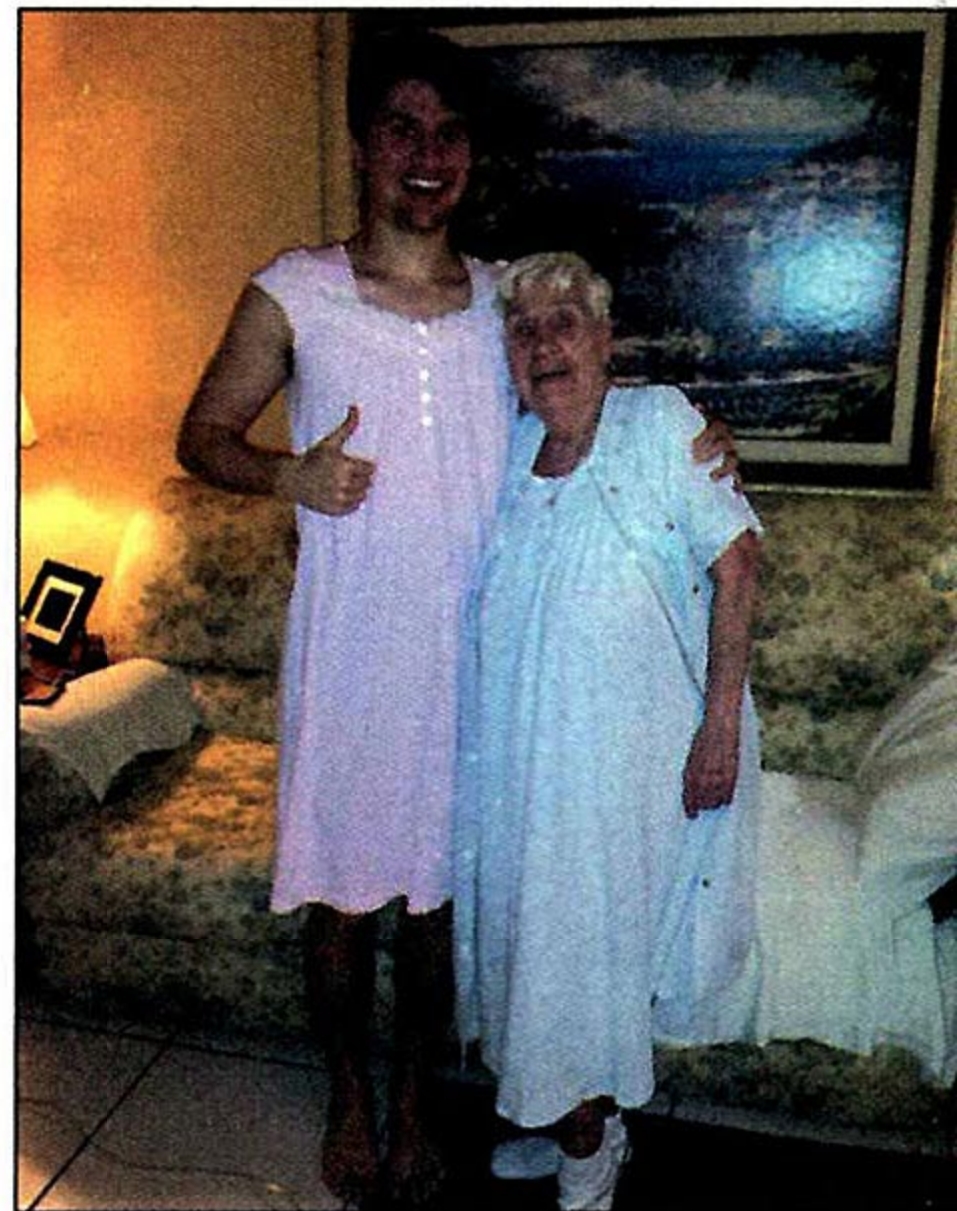
温暖的瞬间



“爸爸，等等我。”拍摄于1940年10月，加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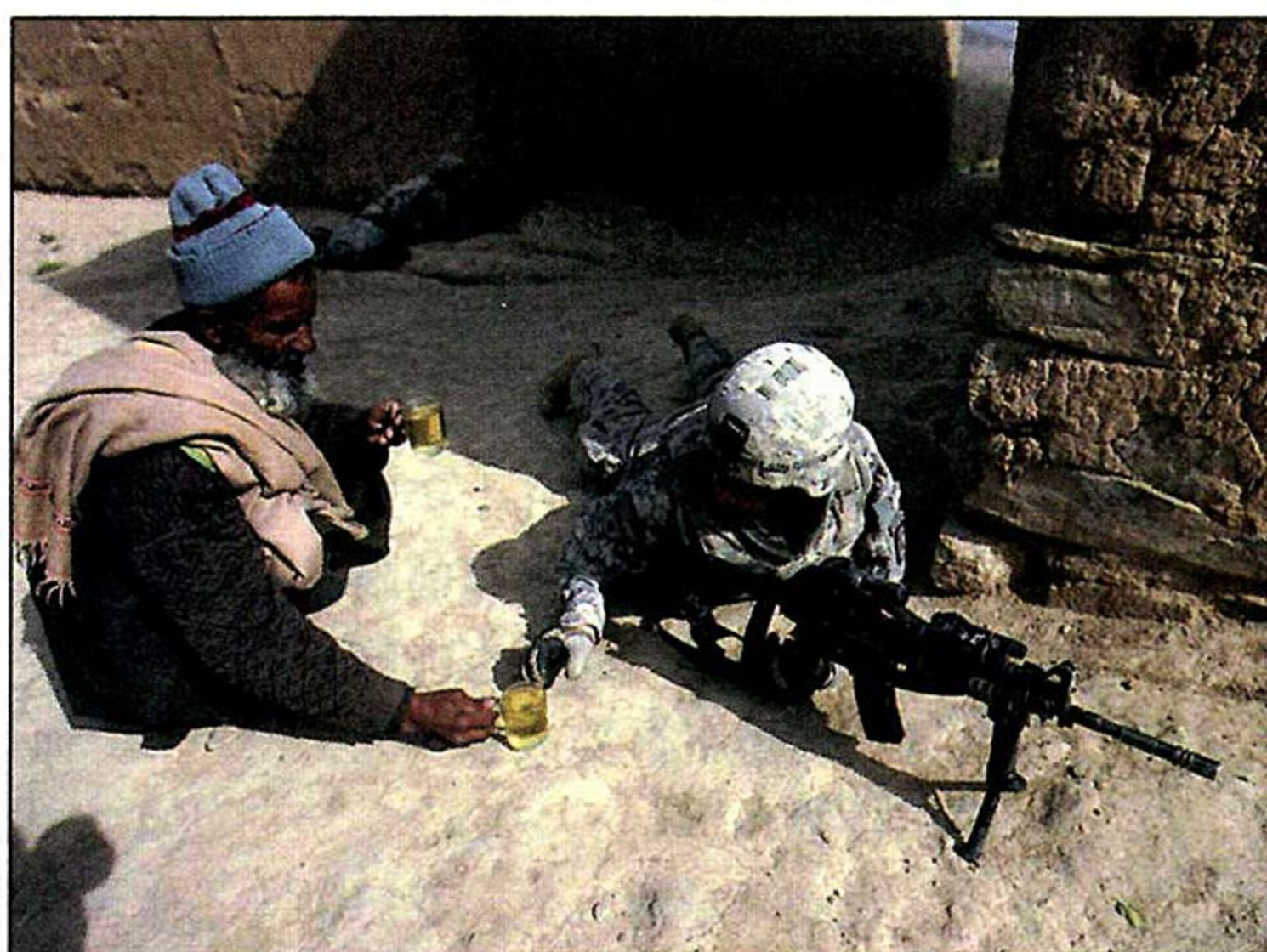
超市里的员工蹲下为老人系鞋带。



患病的祖母没有自信穿上自己的淡蓝色睡衣，她的孙子便陪她一起穿。



巴西里约热内卢，男人脱下自己的鞋送给无家可回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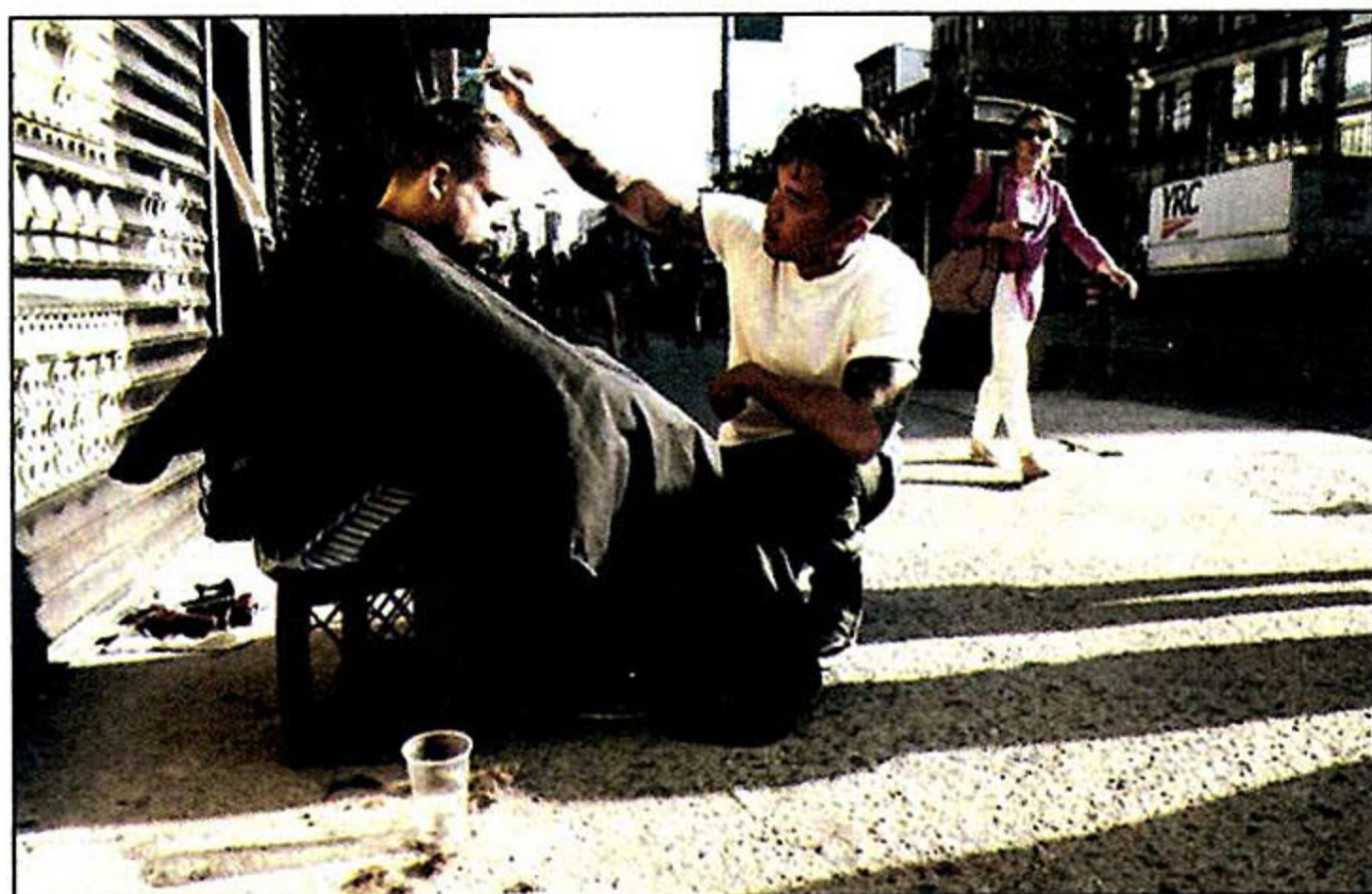
一个阿富汗人为一名美军士兵送去茶水。



在桑迪飓风侵袭后，一户人家贴出这张告示：“我们还有电。您可以在这里为手机充电。”



有人为坐轮椅的孩子建起了特殊的秋千。



纽约，每个礼拜天，这位发型师都会上街为流浪汉们剪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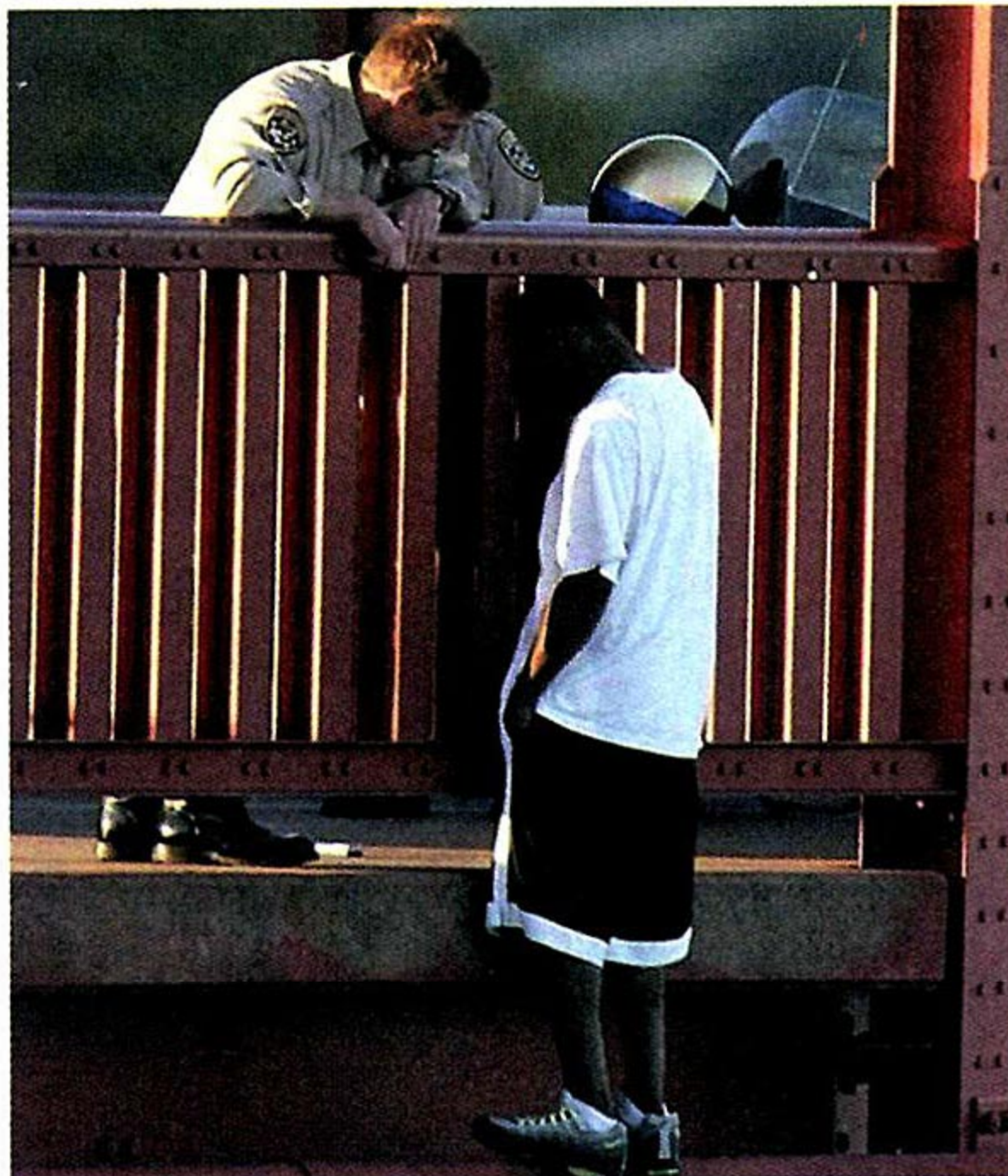
一家洗衣店的告示：“如果您失业了，但需要一件干净的衣服参加面试，我们愿意为您免费清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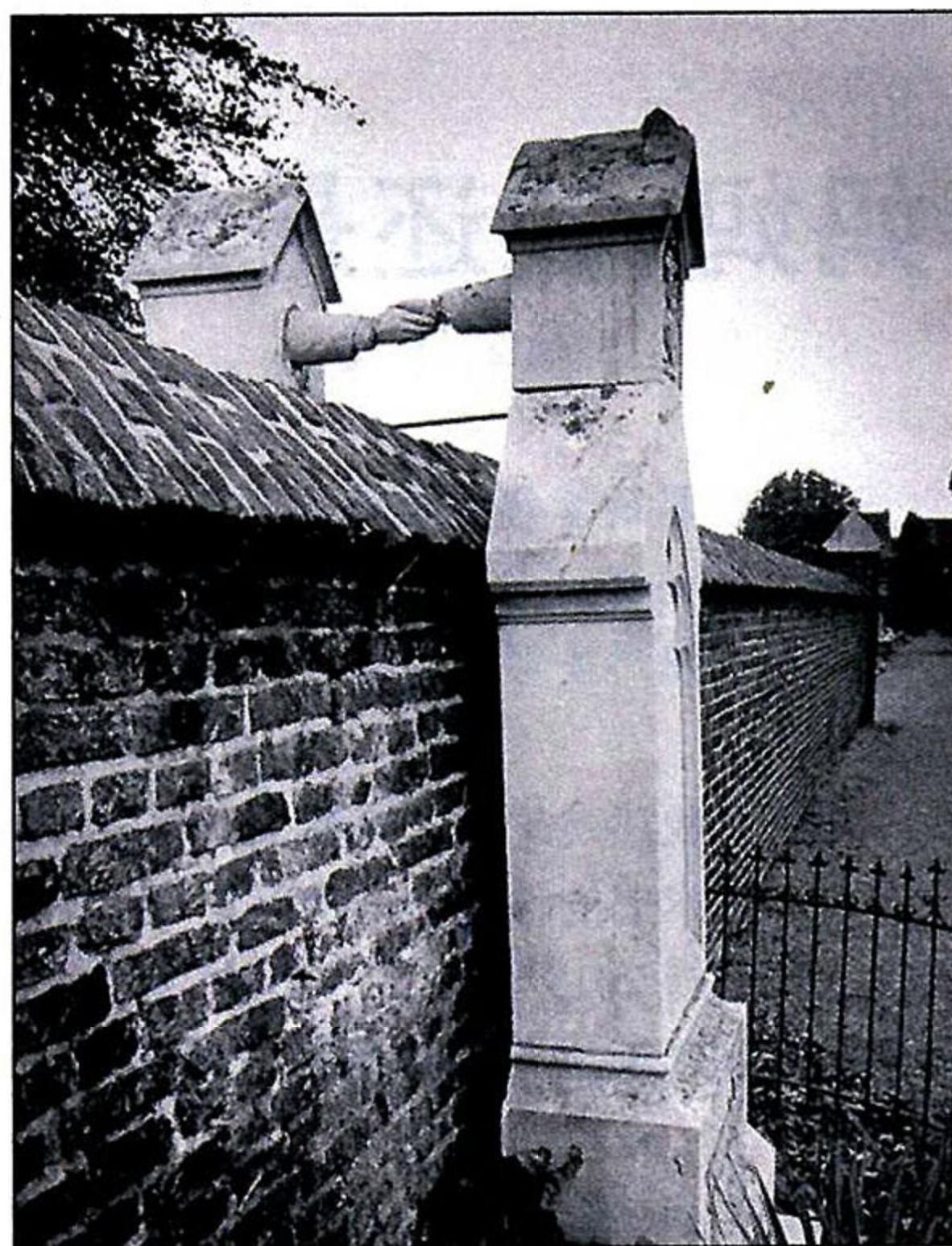
一对70岁的父母至今仍在寻找他们的孩子。



那天，没人来参加这个自闭症小男孩的生日派对。他的妈妈在Facebook上求助，于是这些消防队员赶了过来。



一名警官成功劝阻了这个想自杀的男人。8年后，这个男人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并在美国自杀基金会里为当年救了自己的警官颁奖。



这是荷兰的一个墓碑，墓主人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女子，她的丈夫信仰其他宗教，因此两人不能葬在一起。为此，他们建造了这样的墓碑。



妈妈,我还是想你

◎章铎文

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
面颊上的一滴泪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读完《我还是想你,妈妈》,正是母亲节前的深夜,这本书的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丘吉尔之后,纪实文学作者第二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初看书名的时候,我以为这会是一本像儿童绘本一样的书,有着美好而温馨的短故事,诉说着母亲离去的悲伤。翻开第一页,我才知

道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命题,这是书里101个孩子中的一个讲述的经历:1941年5月,这个叫科夏克的8岁孩子正在参加少先队员夏令营,战争忽然爆发了,孩子们被集体送上火车送往大后方,没有人敢在他们面前提起“妈妈”这个词,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号啕大哭。在整个战争期间,科夏克都在等待,他等着战争结束,然后去寻找妈妈,直到邻居们告诉他,他的爸爸妈妈在某次轰炸中失踪了,他们是在寻找科夏克的路上,在奔向火车站的路上失踪的。可即使到现在,即使有了自己的孩子,51岁的科夏克还是想妈妈……

101位孩子的叙述

小小的年纪,他们知道如何去埋葬死去的人,如何去寻找能吃的东西,如何躲在角落里不出声以避免被德国人发现,如何不去思念,如何不哭泣。

他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在原本应该唱着歌跳着舞追打嬉戏的年纪,偷偷地恐惧着,偷偷地活着。书里的很多孩子都会提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活到现在”。仿佛,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便停止了思考,只是凭借本能活着。哀莫大于心死。

余华的《活着》里有一个情节,县长夫人难产大出血,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因为献血过多,死了。这种近乎荒诞的情节,在战争中却真实地存在着。德国人相信健康孩子的血液能够让受伤的士兵早日康复,很多孩子被送进了这样的保育院里,有一天,他们忽然被很温柔地对待,有好吃的东西,然后,就一去不复返。

即使这样虚伪的温柔,对于处在深渊的孩子来说也是莫大的慰藉。一个4岁的孩子只记得妈妈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当她看到来抽血的穿着白大褂的女人时,还拼命爬过去喊妈妈。

一个孩子发现被带走的吃饱饭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回来过,于是,他总是躲在那个吆喝吃饭的阿姨身后,他一直都没有被带走,直到战争结束。

还有一个住在集中营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妹妹有一双美丽的深蓝色眼睛,有一天她被带走了一整天,回来的时候气息奄奄,在几个月后



的一天清晨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封锁列宁格勒的900天里，每人每天只有一两百克的面包配给，那里的人想尽办法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猫，包括狗。一个孩子回忆说，他妈妈的朋友养了两只猫，舍不得吃掉，送给了妈妈，后来又送来了一只大狗，大狗很温顺，在家待了两天大家都没有舍得杀掉它。后来，妈妈把孩子们赶到大街上去，那天他们吃到了肉饼。还有一个孩子，在领救济粮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尾随他的狗，他用粮食将狗引回了家，他在回忆的时候，一直在说着“小狗，对不起，对不起”。他们说，列宁格勒有很多纪念碑，但是少了一座动物纪念碑。

这些孩子能够辨认出所有能吃的野菜。甚至连泥土都是可以吃的，卖得最贵的是榨油坊的泥土，因为里面有残留的油脂，还有一些放过腌鱼木桶的散发着咸腥味的泥土。解除封锁之后，市民转移到了其他城市，一个孩子跟着父母转移到了乌拉尔的卡尔平斯克市。到了那里，孩子们立刻被放到了公园里，他们不是去玩，而是去寻找食物，落叶松的松针——是那么好吃！从一开春，公园和植物园里就没有剩下一片叶子。保育院里全是列宁格勒的孩子，人们很久都喂不饱他们。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一只活猫，所有的孩子开始追赶它，当地的保育员就像是在看一群疯子。他们无法理解，一只猫对于那些经历过极度饥饿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一个月的吃食。在保育院，孩子们不玩游戏，不到处打闹，他们坐着，看着，吃下所有的东西。

人性的温暖

无数人被枪杀，一个孩子哭着问奶奶，为什么他们要用子弹打妈妈的脸，妈妈那么漂亮。一个孩子从昏迷中醒来，他和妈妈数了数身上的伤口，一共9个，他就这样学会了数数。宪兵执法队按照名单枪杀百姓，如果少一个，就开始搜索，在床下、炕炉后面找到孩子，找齐之后，开枪打死。一个孩子幸存了下来——他家一共6个人，他中枪昏迷，被赶来的外祖父救起，剩下的5具尸体都被烧掉了，收拾回来的骨头还盛不满一个小篮子。

无数房子被烧毁，一个孩子回到烧成瓦砾的家中，夜晚躺在院子里睡觉，他将脚伸到灰烬里取暖。一个孩子看到一座被烧毁的房子窗台上的令箭荷花还在像火一样开放着。

一个11岁的孩子，在父亲的带领下去收殓遗骨，过了几个星期，他和爷爷一起收殓了父亲的遗骨，再后来，就剩下他一个人。但，在那个满眼都是恶魔的世界里，还有人存在着。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孩住进了两个犹太老人的房子，为了避免她们被自己连累，犹太老人主动去了集中营，再也没有回来。一个在森林里捡拾武器的孩子和两个游击队员一起被捕了，在被送去枪决的途中，两个游击队员扑向押送员，孩子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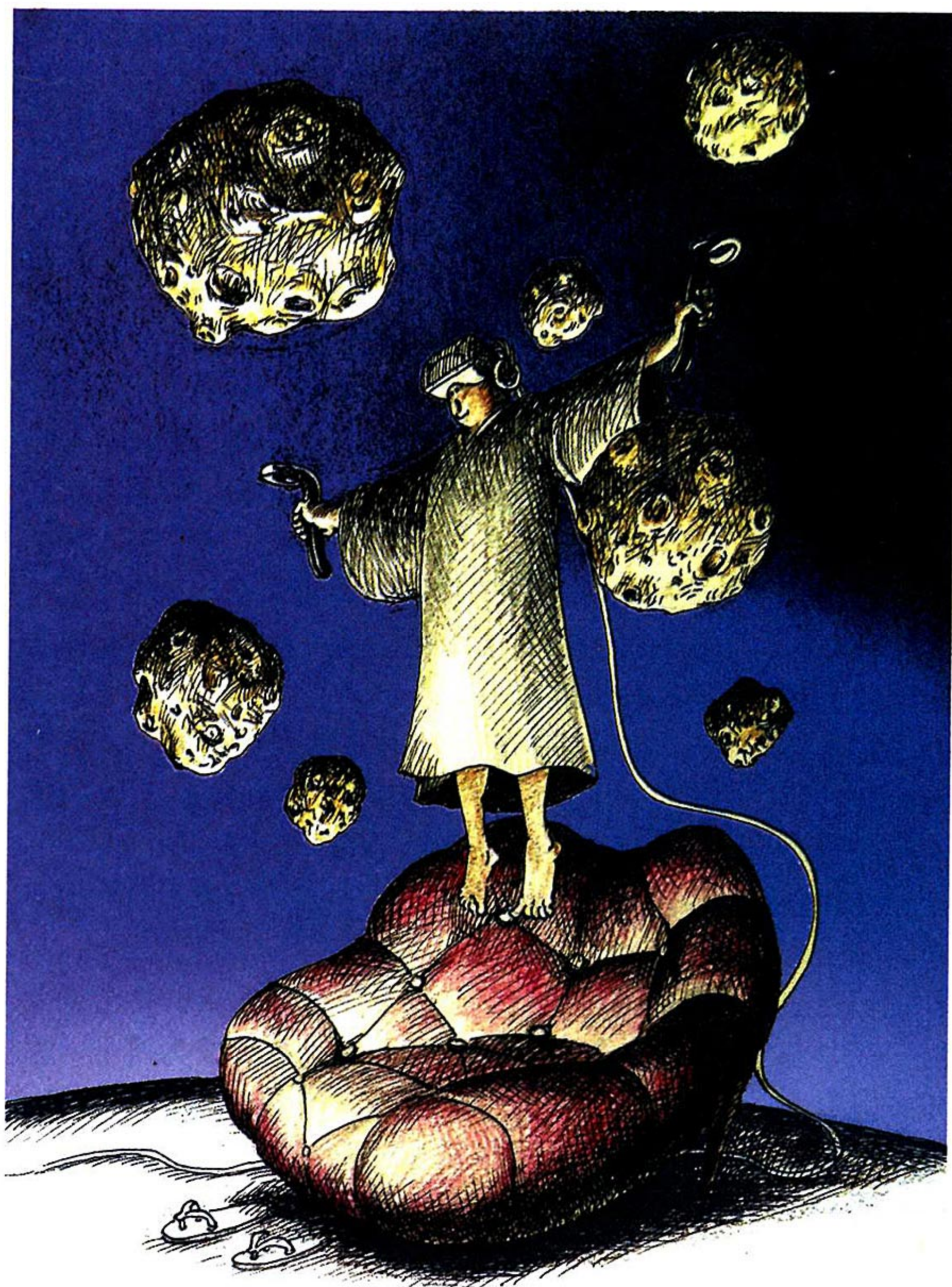
集中营里的一个孩子被拉去做劳工，去河里打捞原木，一个老人冲过去代替了她的位置，后来，老人再也没有回来。

浩劫之后

战争胜利了，城市在重建，新的生活就此展开，可是，这些孩子无论最终成为博士、教师、画家，还是挤奶工、裁缝、电视工作者，他们的心都已经满目疮痍。很多人终其一生无法与人亲近，很多人的家中不能谈论战争和死亡。有人将这段战争记忆深埋了起来，过着不完整的人生，有人害怕汽车发动的声音、飞机引擎的声音，还有的女性一辈子没有结婚，因为她们害怕男人。一个孩子杀了一个德国人，几十年以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场持续的噩梦，当夜晚降临，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在梦里看到了被杀死的妈妈和妹妹，她们在她的梦里哭泣，这个孩子不能原谅自己让她们如此伤心地哭，她一直活在为什么只有自己还活着的内疚中。

这本书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纪录片《浩劫》，那是一部长达9个小时的漫长的纪录片，里面只有人在讲述，有人请求幸存者回忆，幸存者开始说，一直说到说不下去，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他们的身上、脸上。冷静得近乎冷酷。

（楚尘摘自《大学生》2016年6月下，李晓林图）



VR 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夏 斌

戴上一个特制头盔，你就可以“身临其境”地站在火星上，直观感受这颗星球；在房地产交易中，它可以立体呈现公寓房，让买家对室内状况一目了然，而无须每次都去实地看房；它还可以构建一个虚拟机舱，加入飞机颠簸等体验，帮助特定人群减缓飞行恐惧感……这些听上去不可思议的场景，都可以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得以实现。那

么，VR 到底是什么？它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720 度全景无死角

VR，是英文 Virtual Reality 的简称，意为虚拟现实。这种新兴技术能利用计算机图形系统和各种接口设备，包括数据手套、眼球跟踪装置、超声波头部跟踪器、摄录像设备、语音识别与合成等，生成可交互的、提供沉浸感觉的三

维世界。

与 3D 的“视觉欺骗”不同，VR 不仅能让用户完全融入虚拟环境，真假难分，还能捕捉用户的意图、举动，及时进行调整和互动。报告显示，我国的 VR 潜在用户达 2.86 亿。预计到 2020 年，VR 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550 亿元。

VR 应用系统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体感输入，通过数据手套、摄像头等捕捉人的手、头等肢体姿态。

二是虚拟三维场景。VR 与 3D 最直观的区别就在于，VR 实现了 720 度全景无死角。720 度全景，即指在水平 360 度的基础上，增加垂直 360 度的范围，能看到“天”和“地”的全景。

三是显示与反馈。使用屏幕或投影将虚拟场景显示出来，并通过多自由度运动平台等反馈力量和运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触觉反馈。当使用者玩射击游戏时穿上一件 VR 护具，它能够模拟出中弹的感觉。

“坐到”赛车手的位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VR 主要有六大应用领域，分别是娱乐社交、医疗保健、销售、教育、工程设计和军事训练。

基于游戏、赛事、影音直播的娱乐应用，是 VR 大展身手的主要场地。美国娱乐软件协会的调查显示，约 40% 的重度游戏玩家表示，未来一年内很可能会购买 VR 头戴设备。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是，通过全景式的场景制作，头戴



显示设备、各种传感器和辅助设备，玩家可以前所未有地融入游戏当中。

体育将是 VR 进军的下一个重要领域。《纽约时报》的 VR 项目试图让人融入赛事现场，完美地体验原本新闻记者试图用文字、图片和视频信号来表达的东西。美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坐到”赛车手的位置，享受同样刺激的竞速乐趣。

未来，电影也会因 VR 而变得大不同。一方面，观众可以 360 度视角看电影，甚至能从演员的视角来看电影；另一方面，电影将因此衍生多条情节支线、多个结局，交由观众自行去发掘。此外，VR 热潮还将逐渐深入旅游市场。例如，游客可以通过 VR 技术来体验乘坐直升机在纽约上空翱翔的感觉。

诊治多种心理疾病

戴上 VR 眼镜，医学生可以把心脏“捧”在手中仔细观察，或者拿起手术刀练习解剖……日前举行的第 75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上，涌现了不少用于改善医疗培训和诊断的 VR 技术。

VR 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医生利用相关技术帮助心理紊乱的病人。例如，如果某个患者有蜘蛛恐惧症，那么可以利用 VR 技术在他面前展示一只虚拟的蜘蛛。患者可以用虚拟手去触摸它，从而慢慢地适应与蜘蛛接触的感觉，最后在现实生活中消除对蜘蛛的恐

惧感。专家预计，随着 VR 技术的发展，恐惧症、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疾病有望得到更好的治疗。

军事训练也是 VR 技术将进入的一大领域。它能模拟跳伞过程中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因素。新兵戴上头显设备、身穿电脑控制的背带系统，结合软件程序的模拟，不仅可以看到虚拟的天空，还可以模拟各种技术动作。

未来，利用 VR 技术进行远程对话时，可以有眼神乃至肢体感触，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这样的真实感受，还有助于解决一些销售体验的缺失，如打造可试衣的虚拟试衣间。

工业 4.0 的支撑技术

“VR 技术是工业 4.0 的主要支撑技术之一，是现代制造业产品创新设计的先进手段。”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陈钱认为，将 VR 应用于工程设计，可以有效解决复杂系统结构的高危、高成本等难题。

例如，设计师可把产品以模型形式放在 VR 世界里进行测试并收集市场反馈，从而减少产品开发时间，降低开发成本。

在南京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一个长 9 米、高 3 米的超大屏幕颇为显眼。学生们只需戴上 VR 头盔，一个逼真、立体的发动机就会呈现在眼前。如果要了解发动机的内部结构，只需动动手中的交互手柄，就可以对发动机进行拆解，内部的每一个零件结构都会异常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每个结构都可以放

大也可以缩小，甚至可以进行 360 度的观看。

勿混淆虚拟和现实

长远来看，VR 产品将变得像太阳镜一样轻便。届时，可以把多个设备整合成一款产品，从而取代手机和电脑。但眼下来看，技术和内容上的不足，直接制约了 VR 的普及。

VR 软件研发工程师王景隆指出，现阶段 VR 技术的主要难点在于屏幕分辨率不够，即便在 2k 显示器中仍有明显的颗粒感，致使用户体验的沉浸感较差，并可能产生眩晕；头盔便携性较差，暂时难以摆脱用线，等等。

同时，VR 技术在游戏和影视娱乐领域的应用，还面临一个“鸡和蛋”的窘境：如果 VR 硬件保有量不高，开发者对 VR 内容和应用的开发将持谨慎态度；VR 内容和应用匮乏，反过来又将影响 VR 硬件的普及速度。

此外，VR 与各行各业的结合，还可能带来一些伦理和哲学困惑。如夹杂着血腥、色情片段的 VR 电影，可能对人的神经、心理造成冲击。家长还不免担心：普通的 2D、3D 游戏，比如斗地主、CS 都能让不少青少年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控，更别提 VR 游戏了。

总之，VR 技术可能会提升、改变人类生活，但其长远影响值得慎重研判。一个基本准则应当明确，即避免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混淆。

（千百度摘自《解放日报》2016 年 5 月 9 日，邝 颢图）

你可能正在遗弃孩子

●连 岳

有一天，老婆去派出所办事，回来讲了个故事。

听完后我想到发生在鼓浪屿的一件神秘往事。因为住在山顶，我每天回家都要走一段幽静的小路，在这种潮湿的四月天气里，不小心就会踩到小青蛙——从脚底传来软软的、不太妙的感觉。

而猫，是每天要碰到的。

有丰富的食物，比如老鼠、昆虫和天天都堆满的垃圾桶；又有开阔的空间，鼓浪屿上成群结队的猫，像主人一样，有时就霸道地躺在小路中间，感觉若不给它一点钱，就别过去。

有一天，我和老婆走着走着，觉得有东西跟着我们。

一回头，四五米外有只白色的小猫，站定了看着我们。

我们继续走一阵，猛回头，四五米外还是它，也停下来。

如此走走停停，它跟着我们进了院门，开房门时，它依然在四五米外站着。

有那么一瞬间，心里想，不如收养它吧。

马上知道这种承诺之重：养它一生，我没这时间，没这精力，没这持续的热情。还是

相忘于江湖吧，我关上了门。

老婆讲的派出所故事是这样的：

她在派出所时，忽然一个四五岁的脏兮兮的小男孩抱住了她。

这孩子看起来有智力障碍。

一个警察赶紧过来拉开小孩，说：不要看见阿姨就抱呀。

他解释说，这孩子已若干次被人送到派出所了。

我想，是不是这孩子看见成年女性，就觉得是他妈妈，满怀期望地扑上来抱住？

这孩子的父母家人，无论是无意让他走失，还是有意遗弃他，都不太对得起这孩子。

他可没有猫的生存能力。

生孩子，确实要冒一定风险，是勇敢的行为。把孩子生下来，可能就是和他立约：我将抚育你，让你体会人生的快乐，我绝不会遗弃你。

遗弃孩子的父母，是极少数。但是，在每天的行为中，各种嫌弃孩子的行为却多见。拼孩子，是许多中国父母的大乐趣，所以孩子总是各种不够聪明、不够漂亮、不够懂事。就算成绩永远排在第一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父母却更焦虑了，因为孩子在大学很难再排第一了。

这种负责承受父母焦虑，并将父母从平庸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其实从小就是处于“被遗弃”的精神威胁当中的：你不更好，我就不再爱你了！

爱，是无条件的。

你会教你的宠物不要随地排泄，它偶尔犯错，甚至学不会，你照样爱它。

你会教你的孩子学习方法、锻炼方法，但若他真的无法优秀，只能当普通孩子，你也照样爱他。这种真正的爱是装不出来的，否则，孩子必然感受到你的焦虑、你的厌弃，慢慢便觉得人生并无快乐。

（春 生摘自《生活潮》2016年第11期，（法）Jean Jullien 图）





从补充水的角度来说，纯水是最“原生态”的。只要是合格的饮用水，就可以满足要求。任何超越了“补充水”，宣称具有特定功能的水都是忽悠，比如“磁化水”“小分子团水”“富氧水”“矿物质水”……现实的水中含有一些矿物质，对风味和口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纯净水、自来水与矿泉水，喝起来可能会有一定区别。不过这种区别也基本上只是感官体验上的，在营养上的意义小到可以忽略。那些被宣称“来自于xx，常年饮用有助健康”的水，只不过是满足“我有钱，活得比别人精细”而产生的心理优越感而已。

再“好喝”的水也基本上是无味的。茶和咖啡，则是让水具有滋味的饮料。在纯的茶和咖啡中，营养物质少到可以忽略，所以它们是“无热量、有滋味”的饮料。在那些风味物质中，有比较多的抗氧化剂和其他植物次级代谢产物，理论上会对人体健康起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那些作用往往是在细胞实验或者动物实验中显示出来的，在人体中到底有多大效果，也没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大家也就不妨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去看待——有了固然好，没有也不影响喝。

不过，多数人无法享受纯正的咖啡，往往还会加入糖或者咖啡伴侣，也就变成了“含糖含脂饮料”——所谓“咖啡的健康价值”，也就要被增加的糖和脂肪所抵消。中国人传统的喝茶方式是纯茶，不过现在兴起的“冰红茶”“冰绿茶”加了大量的糖，而“奶茶”“茶饮料”则只是借了一点茶味，就更可以算是“挂茶杯卖糖水”了。

果汁是以营养为卖点的饮料。尤其是喝鲜榨果汁，比起吃水果更为方便，也更加“优雅”。果汁营销也经常以“一杯果汁含有xx水果的精华”为口号——纯果汁中的所有营养成分都来自于水果，把它们叫作“精华”似乎也说得通，所以这说法也不完全是忽悠。不过，它多少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水果到果汁，维生素和糖基本上都留下了，但膳食纤维和许多矿物质就丢失了，相



喝点什么

◎云无心

当于把糖进行了浓缩。好喝的果汁，糖的含量往往在10%以上——虽然是“纯天然的糖”，但对健康的影响，也还是一样的。许多营养专家很反感果汁，原因就在于此。

总体而言，果汁还是一种“过得去”的饮料。不过未经调味的“鲜榨果汁”，风味也不总如说得那么好，经常带一些苦涩味或者酸甜不够协调。针对大多数人的口味进行优化设计的，还是各种“果汁饮料”“乳饮料”“碳酸饮料”等。它们的糖和酸，对于健康有害无益，也就只剩下“好喝”了。而风靡市场的凉茶，虽然以“传统”“保健”为卖点，其实跟它们是一类。

简而言之，喝饮料的目标应该是为了解渴和补水。水是最直接有效经济实惠的；纯茶、纯咖啡增加了风味不增加热量，还有一些聊胜于无的健康价值；碳酸饮料、果汁饮料、乳饮料、茶饮料、凉茶，就是“有概念的糖水”而已；至于纯果汁，比这些饮料还是要好得多，但其中的高含糖量还是值得警惕的。

（汤圆摘自《女友·家园》2016年第7期，Magoz图）



两个很能赚钱的民族之命运

●郑蜀炎

物理学家对量子理论有一句精妙的描述：“没有规则的规则。”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以色列 3000 年的历史——在这块狭窄且并不富庶的土地上，有庞杂的军队、多种的宗教、不同的文明，只要了解了耶路撒冷的历史，就能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但凡谈论以色列，离不开犹太人。在 1000 多年的历史中，犹太人定居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在许多国家都长时间生活在偏见甚至敌视中，就连声名赫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也只能住在隔离区里，衣服上还必须缝着侮辱犹太人的黄布条。即便是创造出操纵欧洲金融命脉的财富神话后，他们能把维也纳最豪华的酒店包下来，可作为犹太人，还是不能购置房产，同时还不能当法官，不能做律师……

更难用语言来表达恐怖和震惊的是这样的数字——1939~1945 年，世界上的 900 多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超过 600 万。或许正是这些苦难，使得犹太民族在生存的颠沛中，成为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代名词。可偏偏就是这个最能赚钱、最

会赚钱的民族，总能干出一些毫无铜臭味的事情来。譬如，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出生在奥地利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家庭，是一个标准的“富 N 代”，可他将其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尽，过着清淡孤寒的生活。

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山里，居住着一支几百年前迁徙过去的犹太民族分支。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开始秘密将他们转移回国。行动被发现后，所在国政府索要 3500 万美金的“路费”，消息传出不到 3 天，议会尚未开会，这笔钱就由民众募集齐了。

犹太化学家威兹曼发明出批量生产无烟火药的关键技术，面对近乎天文数字的专利费，

已在一战中打得囊中羞涩的英国政府厚着脸皮找到威兹曼：要么政府分期付款，要么给威兹曼封个爵士。威兹曼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承诺：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按其要求写了一封表态信，史称《贝尔福宣言》。威兹曼没拿到一分钱，但他的头像后来印在了以色列的货币上。

一个能赚钱的民族复国了，另一个能赚钱的民族却消亡了。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粟特人，是曾经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间地段的民族，在公元 5~8 世纪，他们利用所

一个能赚钱的民族复国了，另一个能赚钱的民族却消亡了。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粟特人，是曾经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间地段的民族，在公元 5~8 世纪，他们利用所





中秋夜，月亮那一脸寿斑越发碍眼了。老和尚在一株玉兰树上挂了个纸糊的红灯笼，就退入禅房，隔窗看烛焰明灭。

“师父，你知不知道人世间什么是最恐怖的？”小沙弥傍着他坐定，就问问题；古往今来，老和尚身边，例必有个擅长发问的徒儿，作用就一个：彰显师父的睿智。“最恐怖的，是一个脸色青白的女鬼，忽然间从窗口爬进来，二话不说，就咬掉你的头。”老和尚答。“为什么是咬掉我的头，不是咬掉师父你的头？”小沙弥不解。“咬掉我的头，我就不能去‘恐怖’，也不能告诉你，怎么样才算最恐怖。”老和尚最会为徒儿着想。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蜡烛烧尽了，灯笼熄灭了，周围一片黑暗。蓦地，这个灯笼竟又亮起来了！这座山，就只有我们师徒两人，这灯笼，是谁点亮的？”小沙弥说完，抱着双臂，但觉满室都是寒气。老和尚看着



红灯笼

◎钟伟民

跳闪的灯火出神，半晌，烛灭了，大小和尚同吃一惊，连声怪叫。“三更了，睡吧，夜生活太多，到底不好。”老和尚从蒲团上站起来。“我总觉得灯笼会再亮起来，这么想着，不会睡得安稳。”小沙弥说。“把窗户关上，看不见灯笼，就没事了。”老和尚让他去关窗。“你以为关了窗，灯笼就不会亮起来？”小沙弥讲原则，认为眼不见，不等于就干净了。“你到院子里去把灯笼除下来，一把火烧掉，不就什么都解决了！”老和尚不耐烦。

“万万不可！”小沙弥解释，“师父你年纪大，夜尿频，我把灯笼烧掉了，你半夜里起来，发现灯笼还在那里，亮堂堂照得满院子一片红，你还尿得出来？”老和尚让他说得毛骨悚然，夜尿多，够可怕了，夜尿再遇上死而复生的红灯笼，能不丧胆？他六神无主，反问徒儿：“你……你说该怎么办？”“你是师父，该我问你；如果你问我，那我就是师父了；我再笨，也不会笨得去当师父。”小沙弥答得直率。

这夜，师徒俩没有入睡；第二日，第三日……老和尚仍在苦思这个“灯笼问题”。一年过去，老和尚圆寂了。不过，临终那一天，他心境非常清静，他开悟了，终于明白“最恐怖”的，是不断兴起的妄念；院子里那盏红亮的灯笼，也只是他管束不住的一个妄念而已。

（司志政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在的特殊地理位置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在中国西安至古罗马之间，通过长达万里的商品转运贸易，香料、丝绸的利润可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我国史籍描述他们，“善商贾，好利，利所在无不至”。

他们充满了商业活力，同时也充满了奢侈的欲望，“生资丰渥，家僮数百，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甚至贩卖奴隶……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即意味着必须有选择地放弃一部分。他们既然不愿意放弃任何富贵，历史就选择了放弃这个民族。几百年后，他们的土地、文化、财富……逐步被其他民族侵蚀、吞并，最终被埋入历史深处，直至19世纪才被考古学家发现。

套用文章的开头来结尾吧：赚钱与一个民族的存亡，是没有关系的关系。

（波尔摘自《国防参考》2016年第11期，喻梁图）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这是新疆作家刘亮程在《寒风吹彻》里的一段话。父亲节来临之际，它催生了我潜藏的泪水，将我带进那久远的艰难岁月，也让我分外清晰地看到了那些落在父亲生命中的雪。

查出患心脏病和高血压时，父亲才三十出头，那时我刚上初中。那时候的秋天好像特别冷，9月一开学就需穿上夹衣了。我每周都要穿过四五里长的田间小路回家，带着一罐头瓶腌菜和五毛零花钱返校。

开学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意外听到母亲边哭泣边说：“你这病要长期吃药，又不能负重，卖棉花的白条不晓得哪天能兑现，我看就让蓉儿去学裁缝吧。湾子里就她一个姑娘在读书了……”

父亲的声音干脆利落：“蓉儿聪明，是读书的料。这话以后不要再提。我这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要命，咱们悠着点，日子能过得去的……”

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径去厢房找饭吃。只是后来在返校时，拒绝接受父亲递过来的五毛钱。父亲没有勉强，他默默推出自行车，送我上学。

乡间土路，逼仄坑洼，一边是水沟，一边是田地。自行车买回家才半年，父亲车技不佳。我在车后座上摇晃，提心吊胆。

过谭湖段时，猛一阵颠簸，父亲和我连人带车翻到田里。我只是被稻草扎了一下，并无大碍。父亲却歪在车

下，挣不起身子来。

在我的帮助下，父亲才重新站起来。他拍拍身上

的泥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随即提出要我坐在车上，他继续推车行进。

我说学校快到了，你先回去吧。他没有坚持，叮嘱我好好念书，就调转车头。

绚烂的夕阳余晖中，他摇晃在自行车上的黑瘦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而苍凉。我不忍看第二眼，铆足劲儿朝学校奔跑。

回到学校，在书包的夹层里，我发现了被刻意藏着的五毛钱。每周的这五毛钱，是用来



补充维生素的。

那时候，我们自己淘米，用铝盒煮饭吃。下饭的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酱萝卜、洋姜、霉干菜之类。条件好点儿的学生，可能会带些榨菜炒肉、干鱼什么的。父亲说光吃腌菜不行，要我打点青菜，补充维生素。

五分钱一个的青菜，我本来就舍不得买，这时更不会了。我的零用钱都花在了买纸笔和

蜡烛上。晚自习下课后，教室就停电了。还想学习，就只能点蜡烛。一支蜡烛八分钱，能点

两个晚上。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蜡烛那淡淡的熏香味，记得镜子里那黑黢黢的鼻孔，记得考了好名次后老师那高分贝的表扬声，记得同学们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说到底，那时我更沉浸于小我的感受，并深以自己的刻苦努力为荣。当我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奋斗的时候，我看不到落在父亲身上的雪，那沉甸甸的雪。

落在父亲生命中的雪

◎熊荟蓉



又一个周末回家，见到一脸苦相的大舅正在堂屋里跟父亲说着什么，之后，父亲蹑回房里拿出一张条子交给他：“这是150块，你先对付一下。以后，不要再赌了……”

大舅走后，母亲嘟哝开来：“我们的日子都愁得没有法子，你倒是会做好人，给他钱，丢到无底洞里……”

父亲沉下脸来说：“你忍心看着你兄弟被别人下胳膊下腿吗？他求到我们这里了，总不能让他空着手回去。”

然而，父亲的不忍，终是将自己拖进了更深的冬天。那时候，除了田地的收入，我家再没有其他来钱的途径。家里意外支出的这150元钱，只能通过精打细算、节衣缩食来弥补了。

那一个秋冬，我们连红薯和甘蔗都没有吃足，更不用谈鸡蛋和面饼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被父亲打进了算盘。

红薯和甘蔗都被择优下了窖，留待正月里卖钱。芋环、慈姑各留了两碗，用来招待拜年的客人。花生就炒了一筛子，过年塞了一下牙缝。元宵节，我们甚至连蒸肉都没吃一片。就是这样，我还是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只有90块钱了。”

记忆中，每年的元宵节晚上，父亲都要跟母亲交家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姐弟每学期的学费就得二三十元，还有种子、农

药、化肥，以及三亲六眷的红白礼金，都是逃不脱的开支。我不晓得父亲是怎么用这90元让全家渡过难关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没有向别人借钱。

父亲外表瘦弱，骨子里却硬气得很。他一生都没有向任何人借过一分钱。家里造了两栋房子，都是把材料和钱攒齐了才开工。对家庭事务，他长计划短安排，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后来，即使因病下了辞世的决心，他也是把自己的丧葬费用凑够了才离开。

父亲总是说：“节省要从坛子口开始。”意思是等一坛子米快吃完了，再节省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吃过麦米粥、杂粮焖饭、高粱粑子，但我们家的大米缸从未空过。我们穿过补丁缀补丁的衣裤，但我们在冬天从未挨过冻。

我们生命的每一抹暖阳、每一缕清光，其实都是父亲用孤独的雪擦亮的。现在，当我为了给儿子买房，而甘愿长年累月地躬耕匍匐（在格子里），每天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煎熬时，我总是想起父亲，想起他为我们所默默承受的苦，那些不曾诉说的累，那些悄悄化掉的冰……

父亲，一直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落在他一生中的雪，今天，终于被我看见。

（梁衍军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6月19日，杜凤宝图）

一位成功人士对记者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很勤奋。”

资质不如人，唯有多下苦功。

勤奋的牛虽然不可能名利双收，但最低限度，有草可以果腹。

当然佩服懂得利用机会走捷径的聪明人，出场之际，已晓得找人抬轿、开路，边走边笼络打手，随时把异己打个稀巴烂，假以时日，事半功倍，前途无可限量。

不过渐渐发觉做笨人反而有好处，以不变应万变绝对省力，可专心工作；但见聪明人兜兜转转，偏偏遇着人算不如天算，变了千变也

笨人

◎亦舒



是白变。

随便举个例子：一人不识，活该寂寞，但相识遍天下者，又何尝不在太息知己无一人？故何必劳碌地笼络朋友。

笨是至佳借口：我笨，只会死做，不懂其他，我妈什么都教我，奈何。

到后来，发觉得到的也并不比锱铢必较的聪明人少，笨人自有笨方。

（欲何依摘自新世界出版社《寒武纪》一书）

我的好友 老狼

◎高晓松

老狼是著名歌手，当时出道唱歌的时候，中国的卡拉OK还不普及，你看现在歌手的水平明显普遍比那个时代要高，但是最高水平其实不如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没有卡拉OK，就得自己弹琴、自己创作，大家在草地上一起唱歌。所以那个时代就培养出了一些特别好的歌手，比如崔健、罗大佑、齐豫、老狼等。现在人人都可以在歌厅里唱歌，卡拉OK锻炼出了大量的歌手。参赛的歌手经常有几百人，大家都唱得还不错，但是像当年那么好的，却非常少了。

当年我给老狼录音，听着他的歌声我经常热泪盈眶，像老狼那种清淡的、悠远的，不用大喊大叫就能打动你心灵的声音，今天是越来越少了。这可能也是社会环境的原因，大家现在都紧张，一唱歌都是那样使劲儿喊。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老狼是中国最好的歌唱者之一。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跟他合作，就是因为我找不到第二个能如此准确地演绎出我内心想表达的那种东西的人，而且老狼还能唱出我没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打折扣的，但是这些打折扣的东西老狼都能表现出来。每次我给老狼录音，都觉得这歌不是我写的，而是他写的，因为我们俩实在是太像了。我们俩的成长经历很像，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爸爸也是科学家，但他妈妈是搞音乐出身的——这个我们家没有。我们俩都上了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上了北京四中，他上了北京八中，我们俩学习还都挺好。

老狼和我都是那种北京

孩子，北京孩子之间有一种外人所不能理解的惺惺相惜的东西，而且北京人都比较懒散。这种懒散导致北京人在做其他事儿的时候都不行，比如说做官老做不大，做生意也老做不大，成为科学家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做艺术却不一样，不同的性格会做出不同的东西。不懒散的人、激进的人，像“四大天王”在黄金年代，每年出四张唱片。老狼，以及我的另外两个歌手朴树、小柯，还有叶蓓，都是北京人，大家差不多要十年八年才出一张唱片，都比较懒散。但是这种懒散会使得你在做艺术时很有特点，你歌唱的时候不会那么急功近利，你出的每张唱片，都是认认真真一点儿一点儿地磨出来的，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特质。现在很多歌手都很急，一张口就是“我怎么能红啊”，“我现在就要红”，我说：“你能不能装作热爱音乐，跟我说你热爱音乐，你怎么能一上来就说我要红呢？”我身边的老狼、朴树等全是那种特别淡泊的歌手，我经常跟老狼说，别人那是在唱歌，你是在歌唱。老狼唱歌时不是在用嗓子使劲儿地喊，而是特别平淡，我给老狼录音的时候从来都很少说话，我不用说你这么唱那么唱，因为他太理解我的歌曲中想表达的东西了，我基本上坐在那儿欣赏就行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但是能有老狼这样一个人把我内心所有的东西都表达出来，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我和老狼的相识也很有意思，当时我们的重金属摇滚乐队——青铜器乐队找不到合适





久居中国

◎ [印度] 孟莎美



了的外国人，又什么都敢吃——火锅、内脏、各种奇怪的动物，等等。

在中国生活，到底是让人变得更胆小了，还是更勇敢了，还真是说不好。

第三个习惯，是开始随身携带餐巾纸（我还见过随身带整抽纸巾的），随时准备好应对没有手纸的厕所。

第四个习惯，是说“拜拜”。

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是——其实，西方人道别，更多时候只说一个 bye，或者更正式一点说 goodbye，也有更随意一些的说意大利语的 ciao（再见），但基本很少连说 bye-bye。

我不太清楚“拜拜”是怎么进入中文词汇表的，但如果我听见一位国际人士说“拜拜”，就基本可以认定：他/她是在中国待过的。

（余娟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第15期，康永君图）

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国际人士，不知不觉中，会养成一些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习惯。

第一个，也是我和朋友们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一个，就是喝热水。

喝热水绝对是“中国特色”。一般西方人只喝凉水和冰水，热水只用来泡茶，就算是身处亚洲的日本人，一般也只喝冰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很多不但喝热水，而且只喝热水。

我专门问过这其中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从中医角度来讲，热水对人体有益，特别是能够保护生殖系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但我确实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居然也开始喝热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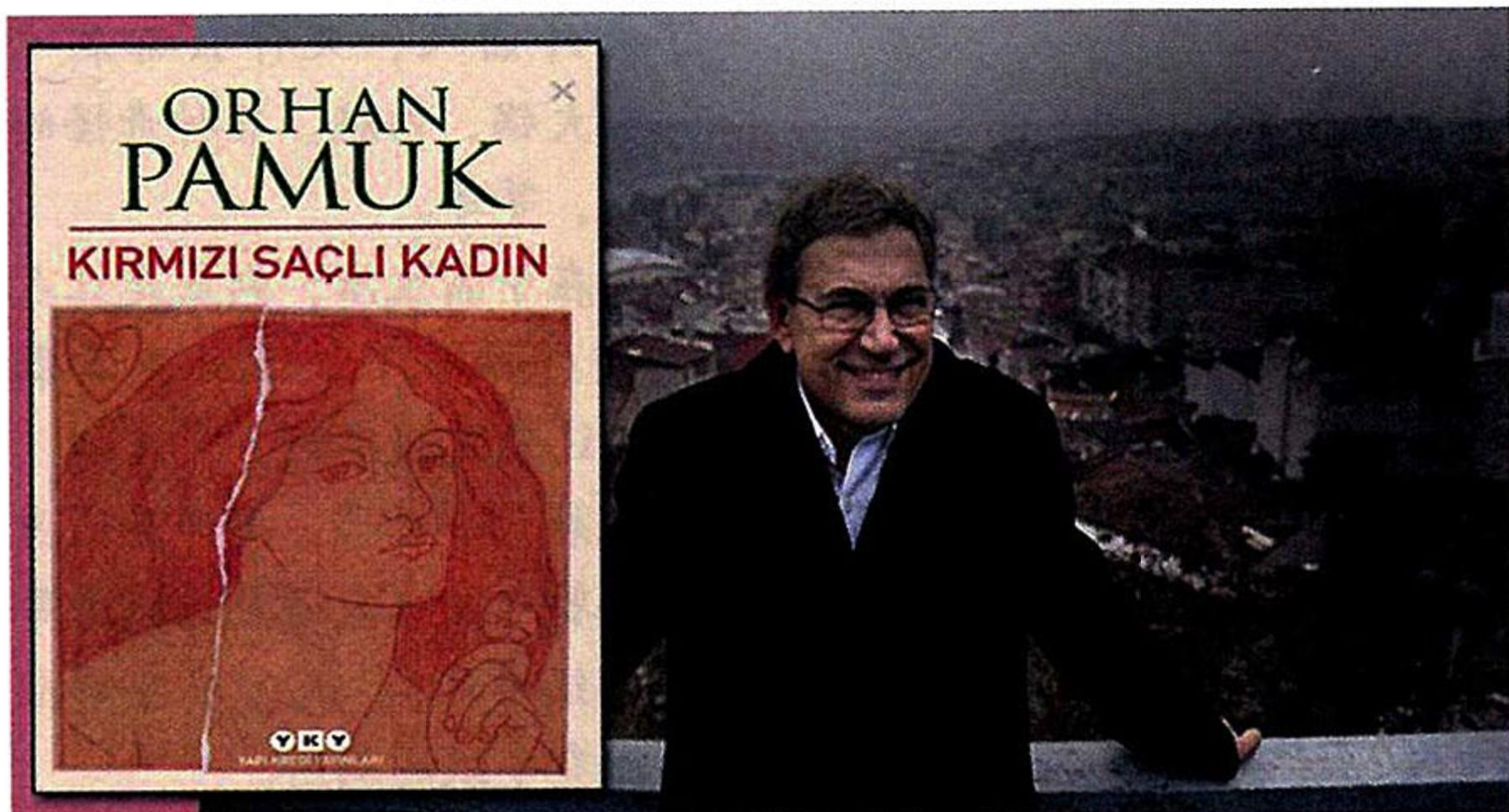
第二个习惯，是吃饭前会先仔细检查餐具，并且喜欢用茶壶里的热水烫筷子、洗盘子。

这看起来是个很谨慎的习惯，但实际上，在中国生活久

的主唱，有一个女歌手就跟我们推荐了老狼。后来我们就约在了北京的一个建筑设计院的门口见面。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戴一顶草帽，穿一身军装，那时候北京孩子特爱的那种打扮，还穿一双拖鞋，特别懒散地在那儿待着。他当时是和他女朋友一起去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成了他的老婆。这个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改变了，包括婚姻、爱情，大家都是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而老狼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的、没有被改变的人。老狼从小就平平淡淡唱歌，爱着一个女孩，到今天我们两个已经认识了26年，这个女孩还在他身边，变成了他的太太，他还是那样唱歌，和26年前没什么区别。他的物欲也很淡，大家很少看到老狼出来

做什么宣传、做什么节目，他要么在家看书，要么就是一个人背起小包出去走穴。老狼也是非常少见的没有经纪人的歌手，偶尔我的经纪人会帮他谈一些事情，大部分时候他就自己接电话，自己谈，然后背起小包就去了。身边有这样的人其实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老狼跟黄磊，我说：什么叫时光，就是我的成长叫“时”，你们就是“光”，因为你们在我身边，因为你们一直没有被时代改变，因为你们一直的那个样子，让我在名利场上摸爬滚打的时候，才不至于迷失，不至于完全忘记自己的初衷。

（司志政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鱼羊野史⑥》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奥尔罕·帕穆克

爱情博物馆 ● 罗 强

故事发生在 1975 年的伊斯坦布尔，“我看见自己的幽灵从身体里走出来，正在天堂的一角拥抱着纳莉。”凯末尔爱上了纳莉，但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两人相爱。纳莉是凯末尔远房的贫苦小表妹，门不当、户不对，更重要的是年龄——他们相差 12 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凯末尔即将与近乎完美的未婚妻订婚。

相爱仅 47 天，却刻骨铭心。随后，纳莉就在凯末尔的生活中消失无踪了。

岁月流逝。再次相聚时，纳莉已嫁为人妻，凯末尔想尽种种办法，以一个奇怪的角色留在了她的身边，纳莉消失那天起的 339 天后，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她。在这之后的 7 年 10 个月里，为了能见到心爱的人，凯末尔以种种理由去了她家 1593 次，平均每个月 16.9 次。能见到心爱的人，哪怕不能在一起，不为相爱，只要相见，便是幸福的。

每一次见面，他从不谈爱

这个字，但眼神里，是满满的情意。看她洗衣，看她做饭，看她风情万种，哪怕是穿着睡衣来开门，都是那么美，美到时间都停止，美到呼吸都停顿，美到风儿都停下。

悄悄地，他甚至积攒了纳莉的 4213 个烟头，是的，确定是 4213 个，不会多，也不会少一个，他在乎，他深爱，他不会忘记每一个细节。

时光蹉跎，终于，很多年后，他们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了。那是半个世纪的等待，但凯末尔依然觉得此生好幸福。就在两人做好结婚准备的时候，天意弄人，那辆 56 式雪佛兰轿车以 105 公里的时速，将纳莉交给了一棵老枫树。

痛，绝望的痛。

为了纪念逝去的挚爱，凯末尔用余生建了一座博物馆，悉心收集有关纳莉的一切。她爱过的、触碰过的一切：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

针，甚至是她抽过的 4213 个烟头……那是一个虚实莫辨的女人留下的印迹，也是凯末尔一生的执念。

他将这座博物馆命名为“纯真博物馆”。

凯末尔在狭窄的街巷中买下了一幢三层小楼，从木匠那里得来传统样式的窗户，1000 多件零碎的收藏，他要决定怎么安放，还要去监督现场施工，最后将物品串进纳莉的生活里。当所有细节被累积排列起来，你会突然发现，串联起它们的，就是爱情。

为了介绍故事，他写了一部名叫《纯真博物馆》的小说，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区别于所有宏大的博物馆，纯真博物馆那么小，小到只有一个男人对恋人的记忆，关于生活中琐碎的片断，关于回首，关于求之而不可得的感情。

纯真博物馆共有 83 个展区，代表着小说的 83 个章节，一共 1000 多件物品。以最初纳莉遗落在公寓的耳坠和公寓的白色纱帘为起点，“她取下那对耳坠，仔细地把它们放到了边上的茶几上。”在这里展示的其中一只耳坠，作为博物馆的第一个物件。她放耳坠的那种神情让凯末尔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走到最后”。

紧接着是纳莉买给凯末尔的手提袋，和两人重遇时纳莉脚上的黄色高跟鞋。

“她走到橱窗前，一下脱掉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高跟鞋，露出一只脚趾上精心抹了红色指甲油的脚，她用那只脚踩进橱窗的底座并向模特探过



每一个你都如此斑斓

◎〔葡萄牙〕安德拉德

姚风译



已经看不见麦子了，

那山坡上徐徐翻卷的波浪。

不能说它们已同你远去，

你带走的

只是你的童年：如何翻墙而

走，

如何把一把红透的樱桃

塞到嘴里，或者

把微笑藏进衣兜，

你带走的是，向斑鸠吹响口

哨

或者要一杯水喝，

然后像毛线团一样蜷缩着睡

去，

只有猫儿才这样睡去。

这一切都是你，桑葚渍染的

你。

（秋水长天摘自豆瓣网）

身去。我先看了一眼那只鞋，然后是那双修长的、非常漂亮的腿，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的美丽，她那条精致的裙子，抑或是别的东西让我感到了不安，我显得有些不自在。”

还有纳莉送给凯末尔的古龙水。

“当我迫不及待地张开手掌，等待纳莉来倒古龙水时，我们的目光会相遇。那时我们会像一对一见钟情的情侣那样深情地凝望彼此。当我去闻手上的古龙水时，我根本不会去看自己的手掌，而是始终看着纳莉的眼睛，有时我眼神里那种浓烈、坚定的爱意会让她忍不住笑起来。那似有似无的笑意会在她的嘴角停留很长时间。在那个微笑里，我会看见

一种对于人生，对于我的爱恋以及我每晚的拜访的怜爱和嘲讽，但我不会因此心碎。恰恰相反，我会在刹那间更爱她，会想把古龙水的瓶子带回家。”

一整面墙的烟蒂，烟头下的文字说明，写着是哪天抽的，以及纳莉当时的心情。

1975年5月的第10天，他在迈哈迈特公寓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装着他从藏宝口香糖里收集来的演员照片的锡盒。就从那天起，他明白，这个充满魔力的房间将在他一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喜欢站在缝纫机、裁缝用具、旧报纸、杂志以及开着的柜子和杂物堆里，喜欢用眨眼的工夫往口袋里塞一样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减轻自己对纳莉思念的物件。

2012年4月28日，纯真博物馆开馆，BBC的报道称之为“大概是作家之中最具魄力的工程”；2015年，它获得“欧洲最佳博物馆”称号。

故事的主人公凯末尔，在现实世界中叫奥尔罕·帕穆克，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说，他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花了一生，建了只纪念两个人爱情的博物馆。

“爱情是什么？”

“爱情就是，纳莉在公路、人行道、家里、花园和房间里转悠时，在茶馆、饭店和家里的餐桌旁坐着时，我看着她所感到的一种依赖的情感。”

（路凌摘自《知识窗》2016年第4期）



纯真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1884年，日本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他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

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将遭到巨大的内部阻力。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被袁世凯在朝鲜以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提出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



总是爱酣睡

◎雪珥

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基于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对于“言官”之危害，伊藤看得相当准确。10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而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内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

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军机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此事对李鸿章刺激颇大，他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还看到了即便是中国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发表这通“中国又睡觉矣”的高论不久，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两国的改革。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讷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使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不接茬，

谁都会挑毛病

◎赵长春

很偶然认识了一个画家，他不用手机，只埋头读书和作画。我说了微信上对他画作的评论。他说：“挑毛病谁都会，并且谁都有毛病。关键是我得画下去，坚持不懈。这样，才能让别人有挑毛病的对象，才能保证我独立的存在、敏感、思考和判断，建立起我的社会责任和表达。”

这样说时，他笑着，很自信。

（纹章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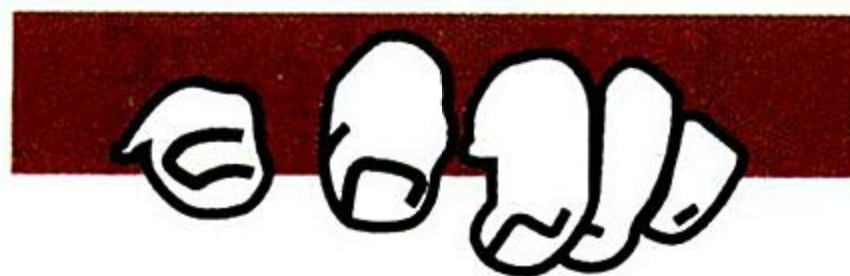
无 题

◎陈先达

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有个人物茹尔丹，他是小市民，偏偏醉心于贵族生活，处处假装爱艺术、爱文学。他弄不清什么是散文，别人告诉他，你说的就是散文。他说，天哪，我整天说散文却不知道什么是散文！恩格斯曾引用过这个故事。他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

他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唯有叹息。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剑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意 ·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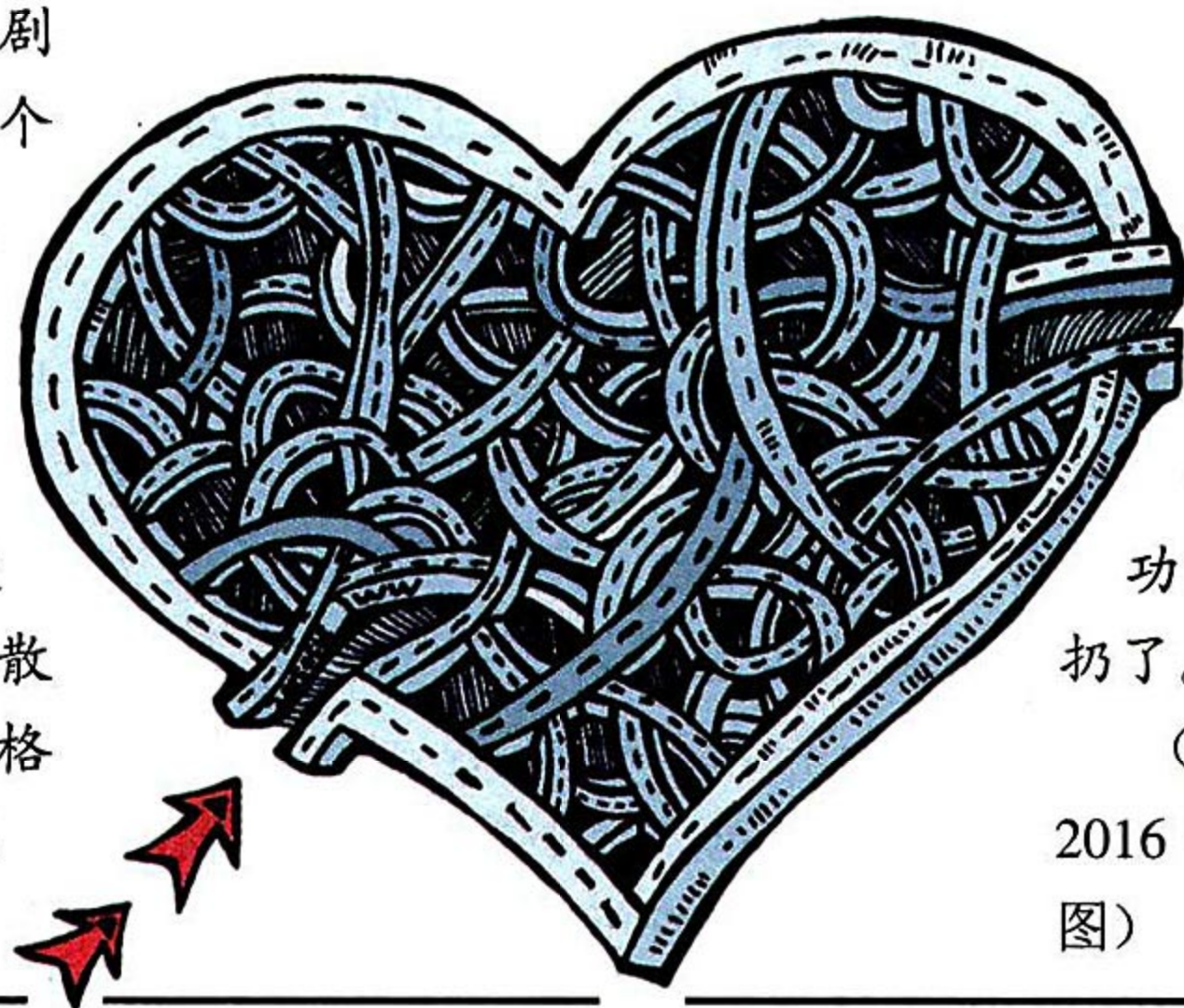
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

（江 怡摘自《党建文汇》2016年6月下）

母亲最尊贵

◎席慕容

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别只描述你贵族的母亲，你也写一些世间平凡的妇人吧。你知道，有一些母亲没有美丽的面容，没有丝质的衣服，没有



学识，没有地位，甚至没有娱乐，整天只有那无休无止的工作。跋涉在山间的小径上就如同跋涉在人间的长路上一样，有些很困苦的母亲，在走着很困苦的路呢。”

我回答他说：“母亲有了你和你的弟弟妹妹，再困苦的路她也肯走。你怎么能用外表的一切来衡量母亲的心呢？你要知道，所有的母亲，都是这世间最尊贵的。”

（生如夏花摘自《临汾晚报》2016年6月15日）

字纸篓

◎戴逸如

老舍说：“字纸篓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牛博士说：“扔吧，朋友，扔下去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可是，有太多富有天分的朋友，还没有等到成功的那一天，就住手不再扔了。岂不可惜！”

（欲何依摘自《今晚报》2016年6月29日，望穿秋裤图）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流 光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2期，王 青图）



人民生活

◎野夫

去她那儿第一次夜饮，美女丽莎等人亦在。

原本狭路相逢的一堆陌生江湖儿女，在我一路生扑胡侃之下，很快就气氛活跃，打情骂俏起来。我的问题是瘾大量浅，滚罢雷阵，才到中场，很快就把自个儿放翻在侧。次日醒来，才听说诗人默默和摇滚阿婕酒到残局时，兀自火并了一场。彼此掷杯飞盘，弄得遍地狼藉，不欢而散。这样的相识，正是应了古话。内心歉疚的我们，次日酒醒，见着阿婕急忙表示惭愧。大家相逢一笑，又仿佛没事一样，开始了接下来无数次的捉杯厮杀。

阿婕去了丽江工作，九月就托给小孟夫妻打理。小孟来自京城，也是个流浪歌手，在滇西北道上遭遇了川妹小薇，男欢女爱，竟然在丽江雪山音乐节的舞台上宣布了婚讯。小孟朴质温良，每夜在九月驻唱，待人礼数周全，一时迷住了大批过客。小薇也算勤勉努力，小两口夜出昼伏，日子原本过得还算滋润。

不知什么因缘，小孟忽然就开始食素。一向寄生于酒色欢场的乐手，不仅未学会嗑药溜冰之类恶习，反而喜欢上护生和打坐参禅之类修行，这已经有些奇怪。但在人民路上，这样的怪物不少，我也算见惯不惊，也就没去问个究竟。好几次回大理，拉着蒲大爷去九月，都没见着小孟，顺便询

之，才知道他真的上了鸡足山，在那里尝试着过佛门生活。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小孟是猎奇或者好玩，过几天佛门的清规生活，耐不住寂寞了自然就会下来。蒲大爷更是骂骂咧咧，唠叨小孟不负责任。倒是小薇独自撑着九月，一副无怨无悔的样子，也许她深信她的爱人，割不断三千情丝，最终还会下山来与之偕老。

去年我游历欧洲，年底才回到大理。蒲大爷见着我，伤感地说：明天小孟就彻底上山削发了，今晚是他在尘世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我们都去坐坐吧。我听着也很觉意外，似乎有点说不出的味道，下午便去了九月。小孟和他的一个弟兄在调音，见我赶来，有些感怀地说：真是缘分，野哥也来送行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他的心路，便围着火盆坐下沏茶开聊。

一个人要出家为僧，说来其实似乎也很简单，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对世事伤心或绝望。如果说因缘，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前世埋下了慧根，轮到今生才来了结。大理人民路有个素食圈子，看上去多像是一些茹毛饮血的猛人，但他们确实自觉坚守着食素。小孟原也是和我一样的酒肉之徒，但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们食素起来。吃素了难免打坐，打坐了不免念念

——
我真正像人民一样，混迹于大理古城人民路之时，已经是2006年的10月。

那时的人民路，似乎还很萧索。多数的瓦顶都长有野草，房屋也多歪斜，如一街的醉汉。美女苏苏带着我们哥几个去一些人家的茶饮酒，直接就能蹿房越脊，坐在那些瓦楞上俯瞰那条小街上的市井生活。

这样的坊肆到了黄昏，便很宁静；斜阳从苍山上投来残照，炊烟缭绕下的古城，就如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睽违已久的熟人社会。大家晃着晃着，即可遭遇一些新老朋友。随便歪在路边一个堂口喝茶，很快就会加入一些或熟或不熟的面容。彼此交流一下流浪的方向，拱手道别，抑或接着喝酒去。

二
我们常去的酒吧，唤作“九月”。

那算是地处人民路中段的一个老院子，在被改造成九月之前，还有过许多倒闭的过客，以及其他名字。九月的老板是著名的女汉子阿婕，来自北京，算是中国最早一批玩摇滚的时尚女孩。我们这伙人刚去大理的时候，她就已经另外霸占了一个更老的大院。哥们蒲明带着我和默默、赵野等人



《金刚经》，偶尔也可能灵魂出窍，感受到一些表象世界之外的神迹。

于是，小孟决定去印度走走，从古老的滇藏路向西，渡过大江大河，翻过雪山草地，山那边就是佛国。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这一趟行脚，令他决心皈依佛门了，只是还需等待因缘具足。然后，他回来就去了鸡足山，在那里果然有个净土宗的大德，很快点化了他。于是，这次他是真的准备彻底遁入空门了。

他和小薇办完了离婚手续，收拾起简单的行囊，过完此夜，从此便僧俗两隔了。这样的事情，亲人都难相阻，朋辈更是不好参言。我只说也好也好，都在大理境内，改日我去给你添油送米。他握着我的手，鼻翼翕动着，彼此都要泣下，各自别过头去，不敢再看一眼。

晚上的告别演唱，人民路

的故旧倾巢出动，把九月填得满坑满谷。我和叶帅、蒲大爷等占着中间的火盆，一趟一趟地传送着空酒瓶。小孟独自在台上，尽情尽意地弹唱着，依旧平静而憨厚的样子。他比我小，已然满头银发，他没有孩子，活得像个赤子。我和叶帅、蒲哥都喝大了，酒或者泪水，把我们几个老头的眼睛染得绯红。最后一曲，他的发妻小薇上去和他对唱，千古的骊歌不免都是黯然销魂者，两人都像素日一般平和庄重，只那座上的各路青衫红裙，倒是湿却大片。

次日大早，小弟等兄弟开车将他送到鸡足山后山的路尽头，那里有一个约好的农夫，牵着马在等他。行囊只是一卷被窝，漫山风雪狂卷，小孟就这样跟着瘦马，踏上了他的古道西风。最后的拐弯处，小孟回身长揖，那些被丢在俗世的兄弟，无不怆然泣下。

没了小孟的九月，我们也不爱去了。仿佛那里的酒气茶烟，都没了往日的道气。

三

许多年来，King叔一直晃荡在人民路的酒风醉尘里。

几乎每个夜晚，他都会像路灯一般定时出现。从上段的凤凰吧开始独自起喝，一般喝到中段时，影子便开始有些飘忽。半夜扫街的上路了，大约就是他打转的时分。大理像这样过活的人，并非仅他一个，但是问题在于，他自己就是开酒馆的老板。

King叔究竟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不知。他喜欢女孩叫他阿King，但整个古城，看他白发白须若一银袍老将，都只取谐音叫他“坑叔”。坑叔是香港人，十年前单身来大理，赖着就不走了。他隐居在洋人街上段一个死胡同顶点的老院子里，那是一个完全没有





过客的幽深古宅。门口种着大丛水竹，院内且多果木，一片浓荫之中赫然住着这样一个满头霜雪的怪叔叔，完全让人怀疑他是一个埋名江湖的刀客。

他把这个破旧的院落命名为“竹园小厨”，独自经营着他的私房菜。他只做晚餐，只接受预订，院内顶多也只能坐下三桌人，且凳子桌子还都是参差不齐。他没有菜单，也不兴点菜，你头天预订了，他才去亲自采办原材料。鱼必须是洱海的黄壳鱼，鸡还得是乡下的土公鸡。他只雇了个村姑帮他洗菜洗碗，其他的厨务全是亲力亲为。

一个只会做粤菜的人，放在大理，多少有些埋汰了他的上好手段，不能完全发挥。但他的蒸鱼依旧还是人民路的一绝，因为只有他才会强调酱油的品牌，以及葱丝的粗细老嫩。更绝的是，他是大理唯一打着秒表做菜的人——对火候他有自己的独门心得。当然，他的豉油鸡也非常可靠，连装

盘都有模有样。

一个人只有对厨艺发自内心地迷恋，才可能选择这样一种不要门脸房的亲炙生活。他的后厨摆满了各种酒坛子，上面的红纸上书写着各种花草的名字。他用各种苍山野花泡酒待沽，我们于是只好分享这样的花酒夜宴，并经常沉醉在他的蒙汗迷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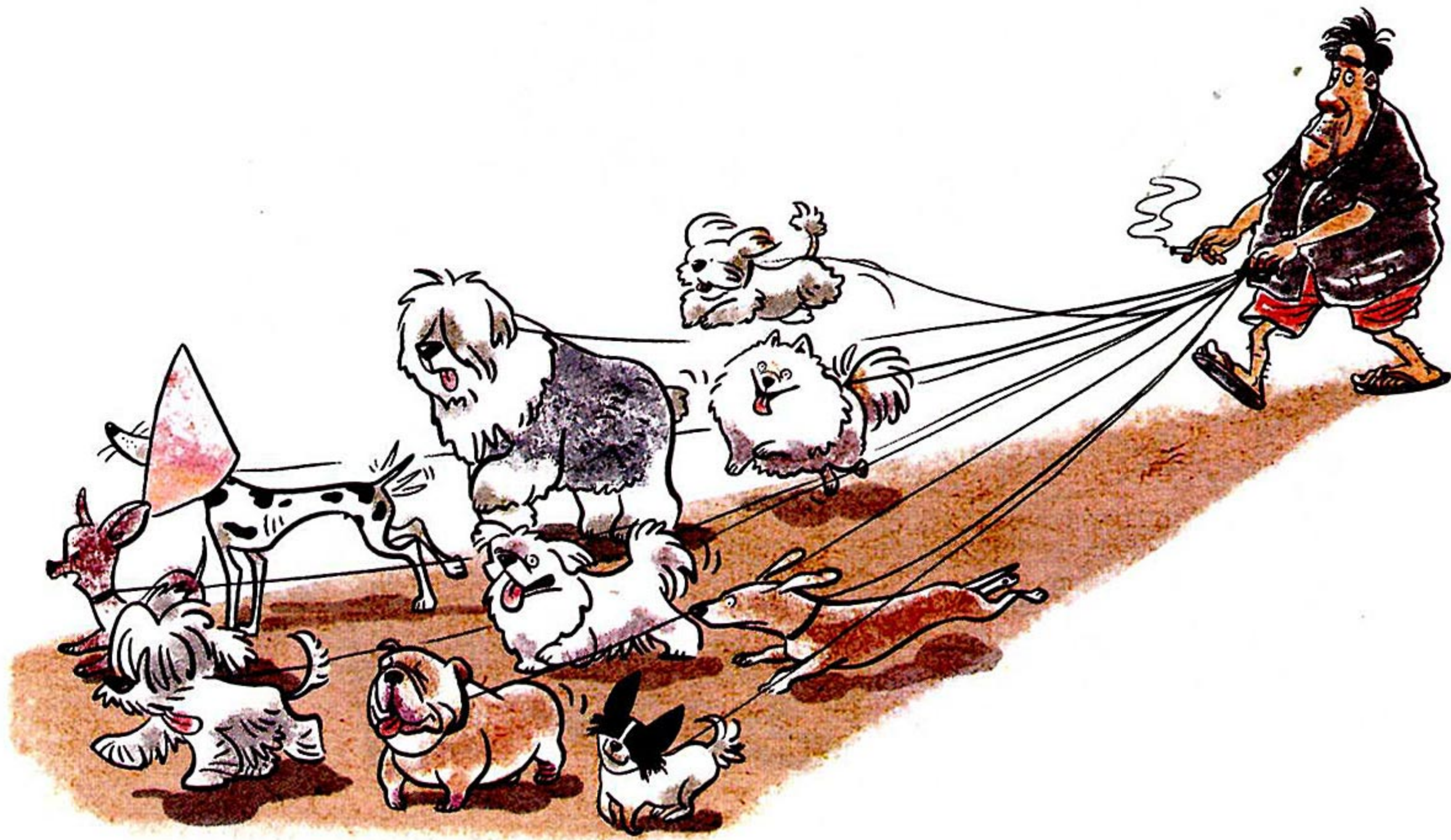
无论生客老客，都要看他的脸色。他的港式普通话如其连鬓须发一般，显得十分生硬。兼之其人身形高大硬朗，完全不像粤人，多数闻名而去的远客，即便醉在他那儿也不敢造次撒泼。我与他渐次熟稔，玩笑着试探问他：“是不是当年在九龙一带混社团，犯事了出来避风卧槽的？”他总是笑而不答。一般他做好了菜蔬，都会端一杯酒来客人桌上陪吃陪喝。至于埋单时，由于没有菜谱，他说多少也就一锤定音了。

很多时候，就像丰子恺先生画上所说——主人先醉客未

醉。他偶尔会乘着醉意，翻出书架上的影集，给大家看他青春年少时的倜傥模样。不免也有客人认出其中一些美女的照片，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三线影星，大家嘻嘻哈哈地打探其中的过节，他更加会欲言又止地故作神秘，令人产生许多绮思艳想。

他卖完晚餐，自个儿也多半跟着吃饱喝足。客人散去，他便锁好门户，单枪匹马幽灵般踏上了人民路，开始他一天真正的生活。他几乎熟悉了古城的各个酒吧，放着自己家中的无数酒坛不理，偏爱去别人的歌台舞榭找乐。他并非一个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多数时间都看见他独坐在吧台边，抱着一瓶啤酒，打发着漫长的夜色。

人民路上段的屋檐下有很深的水沟明渠，原来也没有钢架盖子。终于某夜，醺然返邸的坑叔一脚踩空，跌落在那沟里，众人拉扯上来时，脚骨却是骨折了。等我从外地回来





时，去他那竹园小厨订餐，只见门上贴着一条留言，说是回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了。

坑叔似乎一直单着，不少美女爱去他那儿寻觅美食，也许他并不善调情，真正留下的似乎也没传闻出来。他每晚辛苦挣来的饭钱，几乎当夜又多变成了别家的酒钱，这样的出出进进，构成了他寂寞中的快乐。眼看着青丝完全变成了白发，终于在去年的一天，混大理的老客似乎倾巢出动，人人都在为坑叔凑份子，说是他在才村码头摆长街宴，要庆贺他的新婚。

很久之后，倦旅归来的我，终于在人民路看见了这位老新郎——他一直蓄着的银白胡茬，突然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似乎也染黑了，老嬉皮的服饰也焕然一新。一位女士牵着他的手，显得很恩爱地漫步街头。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我们站在街头寒暄，我送上迟到的祝福。

之后作别，我目送他们的伉俪远去。我在想，这位不爱香港爱大理的老哥，大抵再也不会深夜掉进人民路的深沟里了……

四

那时常出入于人民路的，还有这样一位爷。几乎他每次呼啸而来，都如御驾亲征一般，整个“人民”都要为之让路。他像驭马师似的用缰绳套着一群杂种小狗，形形色色的各种蓬头垢面。他的狗队撒欢奔驰于前，他挽缰调度其后，黑压压如一片乌云压境，路人

无不侧目。

当然，衣衫褴褛、污眉皂眼的他，显得比他的宠物们更加脏乱。他来到一些小食摊前，总会有人布施一碗剩饭残羹，他遂当街居中席地而坐，大快朵颐一番。这时，他那些“宠臣”便环侍于侧，若有生人靠近，顿作桀犬吠尧之状。

多数时候，他都是随着黄昏一起降临古镇小街；他和他的团队浑如暮色一般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就闯进了人们的视线。他从不开口乞讨，也许因为那些品种各异的小狗，可爱得像一群捉迷藏弄脏了面孔的孩子，于是总有人主动施舍。主人和狗受着同样的恩泽，伙食上也就不分彼此了。

最初那些年，他引人注意的是他用缰绳驱赶着狗队，自己却始终背负着一具马鞍。他深藏在他的污脏外表之下，与整个世界沉默地对峙，绝无一句言语往来。路人对狗的喜爱和恩赐，成了他赖以生存的口粮。人类对这样一个看似龌龊和冷漠的同类，却鲜有一分悲悯。我好奇于他的奇异装扮，更对其畸零的身世着迷——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何以如此自己驾驭着自己，懒散驱驰于炎凉的世态中？

后来，本地的朋友告诉我，他原是本地乡下的一个破落村民。也许先天弱智，或者血亲无常，总之，很早开始，就全靠养着一匹马聊度生涯。白天，他的马驮着游客上苍山观景，自个儿在马前揽缰行脚。夜里，无家可归，就与那匹马和衣而卧，长年栖息于洱

海门的城门洞里。每天的苦力所得之报酬，足够他与马的粮草。他们在冬夜的风季中贴身取暖，相依为命地熬过了许多的风花雪月。

上山的马道，崎岖一如人世。每天攀爬于同一条荆途，枯淡也似他的人生。人有多累，马也必有多苦。而正常情形下，马齿尚不如人生之漫长。于是，马将老去，先于其主人而枯萎，而凋零，而在最后的长嘶中一去不归。在顿失唯一的伙伴和真正唇齿相依的马亲的那些夜晚，人民路下段的城门洞，呼啸来去的穿堂风，哀鸣似作人声。

据说，他埋葬了那匹马，然后留下了那具马鞍，从此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那破旧磨损的皮革上，有他熟悉的马的汗血味道。他在世人的眼中，是真的疯了，再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营生。他依旧每夜蜷缩于巍峨的城楼下，开始与古城的流浪狗残羹订交。他用曾经的马缰拴住那些同样迷途的小犬，自己扛着马鞍，每天黄昏逡巡于人民路上。

也许在他的视线里，那些奔跑欢跳的小狗，依旧是他梦想中的马队。他只有背负这沉重的鞍子，驱赶和驾驭着自己，才能找到曾经的幸福。仿佛在过去，他就是这片土地和巷陌的亲王，是市井臣民真正的领驭者。虽然而今壮士老去，匹马无存，他依旧还要巡视自己的封地，还要继续强撑着活在自己孤傲的命途中。

（去日留痕摘自共识网，李旻图）

《读者》美丽人生经典图书礼盒



“今天你成功了吗？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如今这套盛行的鸡汤文字背后，恰恰折射出人们内心的挫败与焦虑。而这种焦虑的背后，是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偏激的单向度的价值观。

我们渴望成功，鄙夷忍耐；寻求安慰，否认苦难；追求上进，唾弃自足。

什么是成功？怎么看待贫穷？怎样面对遗憾？如何解决困境？哪些东西值得一生追寻？我们希望，这套书能为你的人生之路点亮一盏小小的星灯。

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茫然无措。五本书、五个朴素感人的故事，《读者》美丽人生经典图书礼盒，送给每一位迷茫焦虑、内心困顿的朋友。

《读者》美丽人生经典图书礼盒，随书附赠一个纯棉蓝布印花环保袋、一组独家定制的手绘风明信片、一个限量版的精美笔记本。



购买二维码



观看短视频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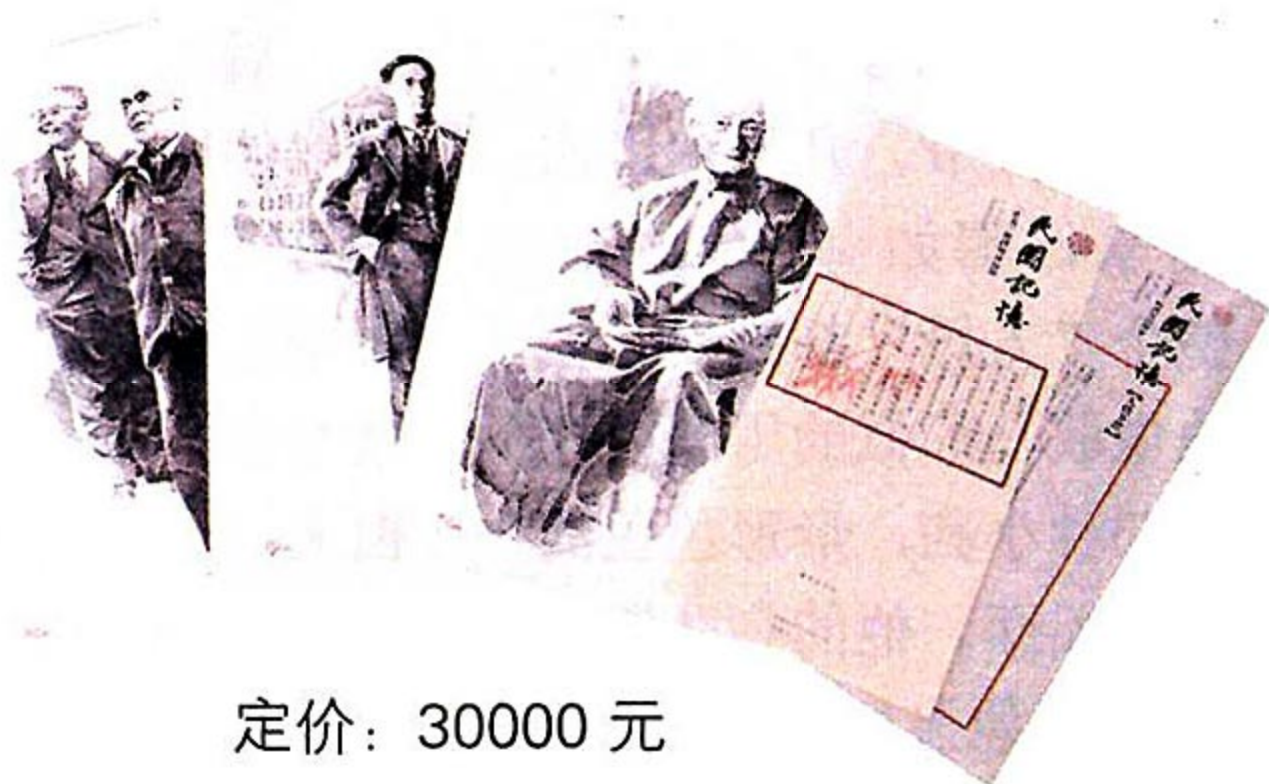


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

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320mm×450mm；



定价：30000元

沾染毒品没有 “幸存者”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 35 岁以下吸毒人员占全国吸毒人数的绝大多数，因此可知由于年轻人好奇心强而尝试毒品后无法自拔是染上毒品的一大因素。由于知识文化水平不够，分辨能力低，无法了解毒品的危害和威胁性也是一部分吸毒者走上不归路的一个原因。此外，怀着侥幸心理，误以为自己能自我控制而轻易尝试，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逃避现实等，也都是吸毒者的常见心理。



中国禁毒网

公安部 禁毒局 官网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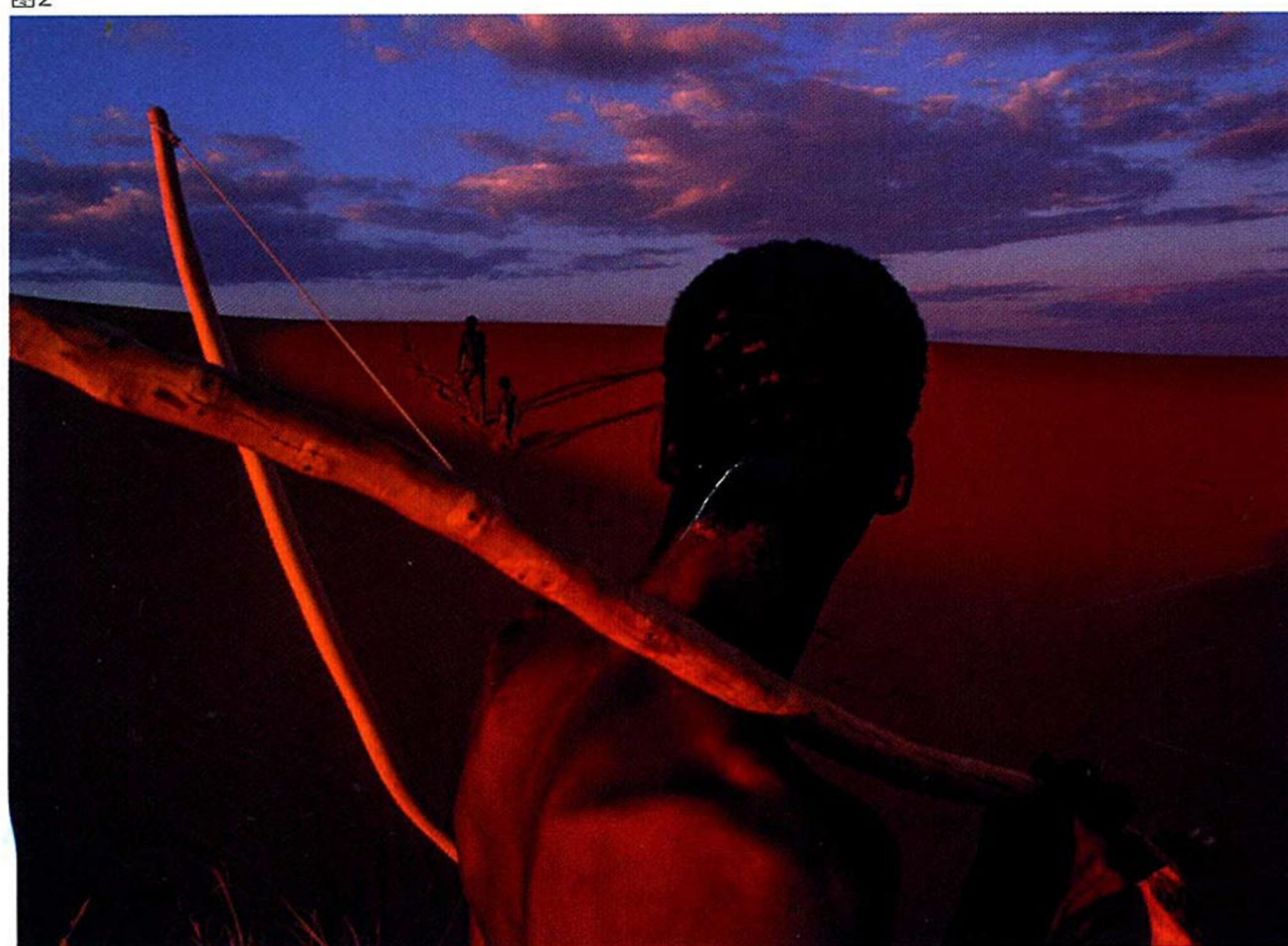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地理》上的经典照片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行于1888年，杂志内容为高质量的关于社会、历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其印刷和图片之质量标准也为人们所称道。这也使得该刊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新闻记者们梦想发布自己照片的地方。这里选取《国家地理》发行以来部分经典摄影作品，与大家共赏。

图1

1957年，B. Anthony Stewart拍摄于美国纽约

图2

1974年，Robert W. Madden拍摄于夏威夷

图3

1995年，Chris Johns拍摄于南非

图4

2005年，John Burcham拍摄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图5

1931年，W. Robert Moore拍摄于中国香港

图6

2008年，Frans Lanting拍摄于厄瓜多尔

图7

1940年，B. Anthony Stewart拍摄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图8

1984年，Steve McCurry拍摄于伊拉克



图4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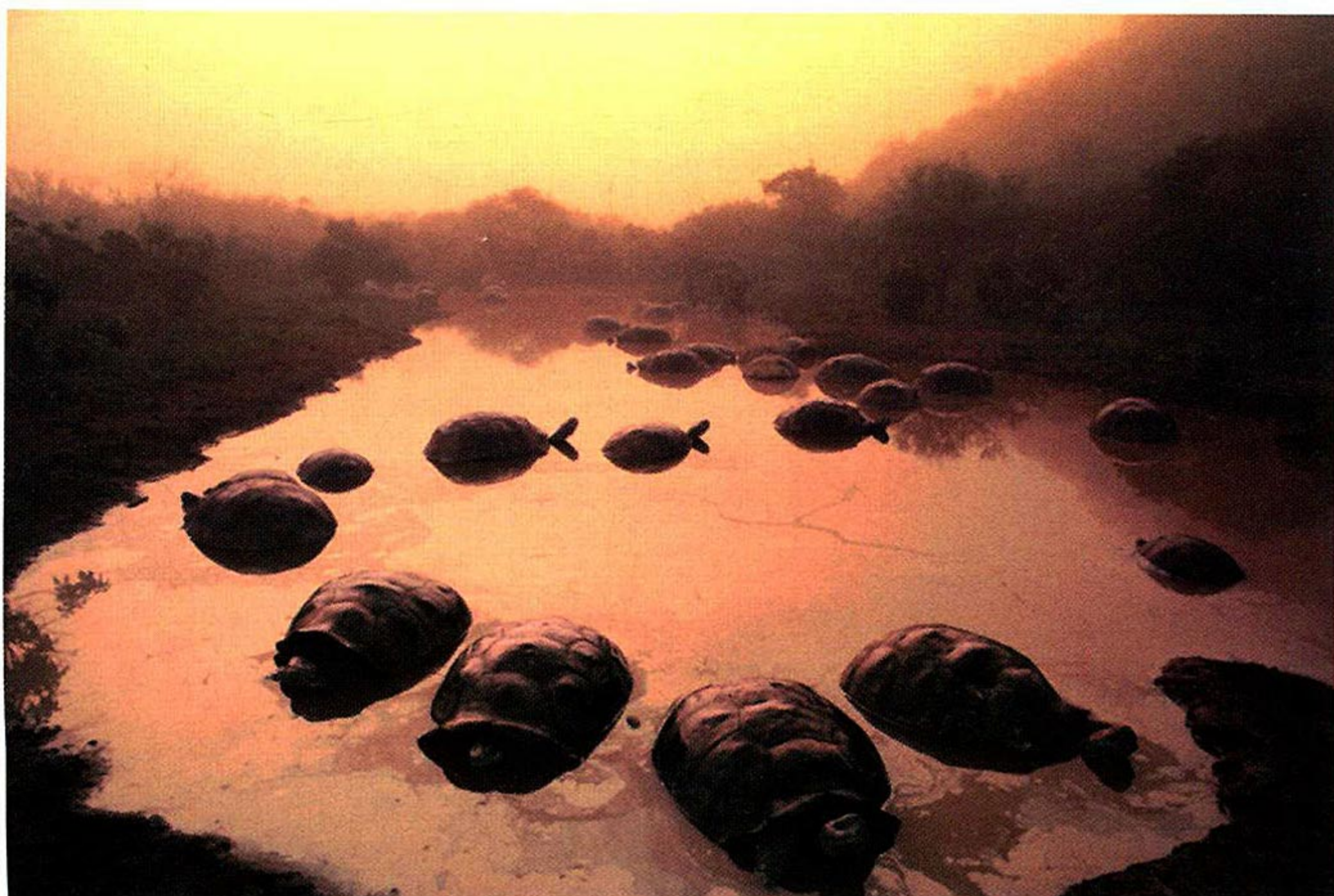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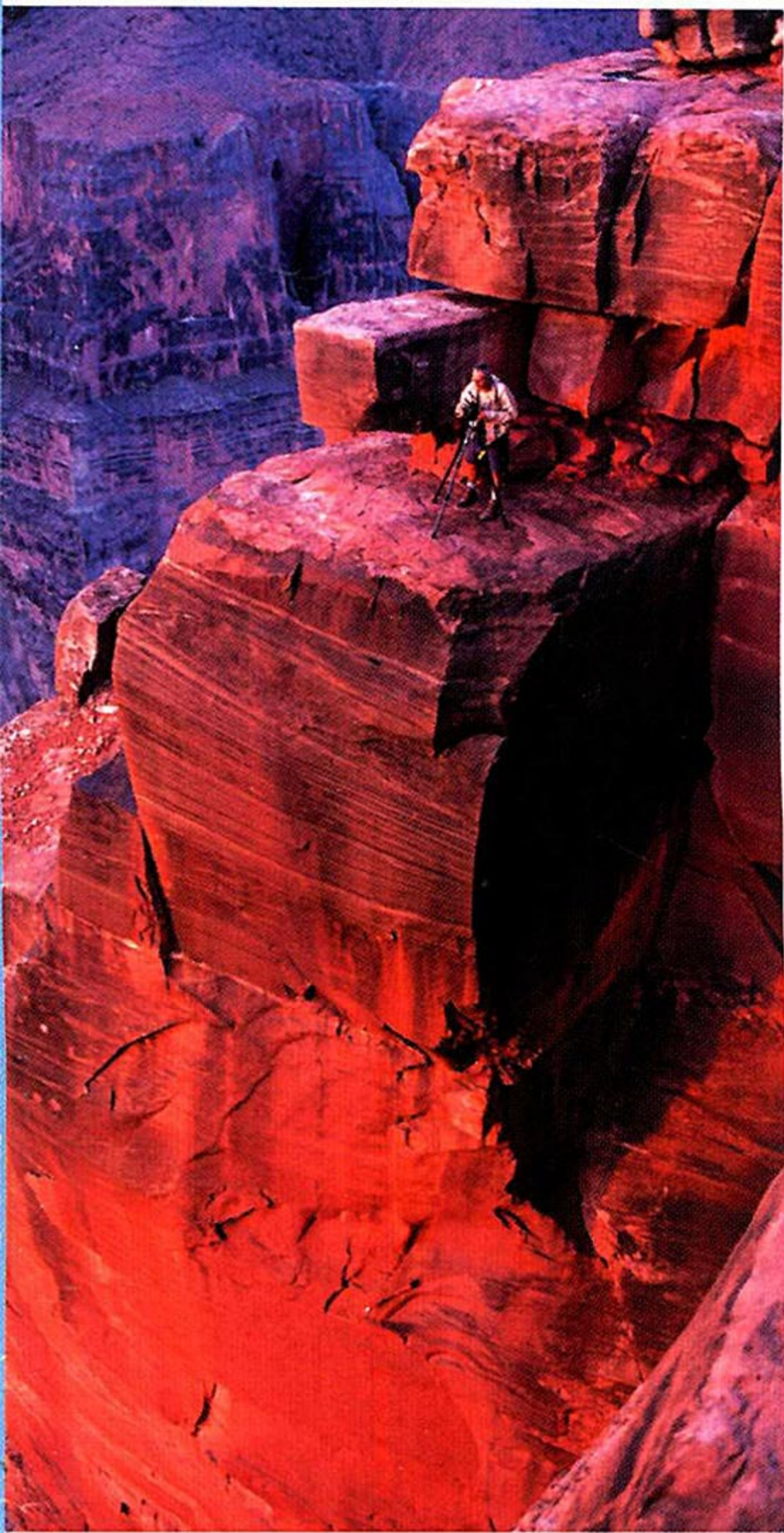


图6



图7



图8



百年交行 您的财富管理银行

始于一九〇八

百年交行 您的财富管理银行

1908年，交通银行创立。
从完成赎回京汉铁路的使命，到成为最早的发钞行之一；
从探索股份制金融改革，到全面推进移动互联网金融。
我们始终有责任谱写历史，更以创新开启未来。
一百年来，诚信之路从未止步。

客服热线：95559 www.bankcomm.com



 **交通銀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始于1908 您的财富管理银行